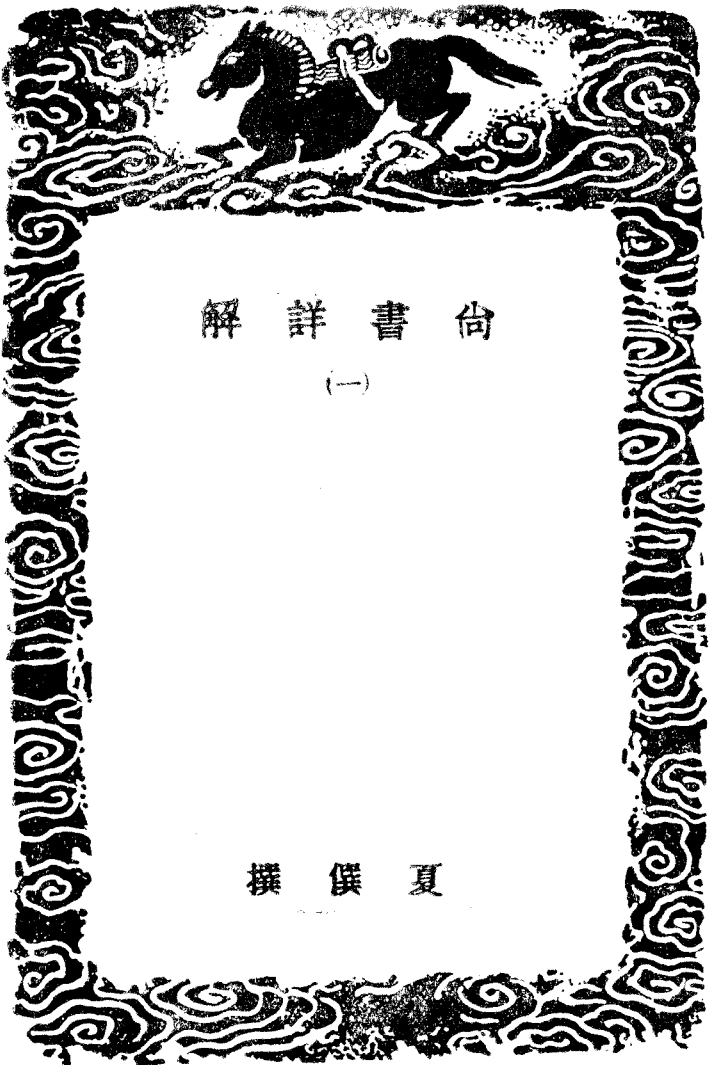


尚書詳解

一





尙書詳解

(一)

夏 侯 撰

尙書詳解原序

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釋乎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蘊也。夫書之爲書。斷自唐虞。迄於秦穆。凡堯舜之典謨。禹啓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備于是。讀是書而求以釋之。其可以叔世膚見料想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乎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于上。皐夔稷契接武于下。都兪吁咈者何謂。讀三盤五誥之書。當思人君布告于上。臣民聽命于下。丁寧委曲。通其話言。而制其腹心。開其利病。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其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僕。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日。又研精覃思。而爲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源。辭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意奧旨。皆有以發其機。而啓其祕于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世。而言論風旨。藹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書說之行于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卓然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程氏溫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于前則有光。而顧于後則絕配。夫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善本。不欲祕爲己私。命工鐫木。以與學者共之。余旣喜柯山之學有傳于世。而嘉劉氏之用心。非私生町畦者之比也。求予爲序。故書以

尙書詳解 原序

贈之淳熙丙午七月日覺齋時瀾序。

尙書詳解

提要

宋夏僎撰。僎字元肅。號柯山。龍游人。時瀾作是書序。稱其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則嘗舉進士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集二孔。王蘇。陳林。程張。及諸儒之說。以時瀾序及書中所引參考之二孔者。安國。穎達之傳疏。蘇者。蘇軾書傳。陳者。陳鵬飛書解。林者。林之奇尙書全解。程者。程子書說。張者。張九成尙書詳說。惟王氏瀾序不之及。蓋王雱新經尙書義。諱言之也。然僎雖博採諸家。而取於林之奇者實什之六七。蓋其淵源在是矣。明洪武間。初定科舉條式。詔習尙書者並用夏氏蔡氏兩傳。永樂中。書經大全出。始獨用蔡傳。夏氏之書寢微。亦猶易並用程朱。後程廢而獨用朱。春秋並用張胡。後張廢而獨用胡也。今觀其書。視蔡傳固不免少冗。然其反覆條暢。深究詳釋。使唐虞二代之大經大法。燦然明白。究不失爲說書之善本。淳熙間。麻沙劉氏書坊有刻板。世久無傳。今惟存鈔帙。脫誤孔多。浙江採進之本。虞書堯典至大禹謨全闕。周書闕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二篇。又闕秦誓之末節。謹以永樂大典參校。惟泰誓永樂大典亦闕。無從校補外。其餘所載。尙並有全文。各據以補輯。復成完帙。書中文句。則以永樂大典及浙本互校。擇所長而從之。原本分十六卷。經文下多附

錄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爲鄙淺。今悉刪除。重加釐訂。勒爲二十六卷。

尙書詳解目錄

卷首	一
卷一	一一
虞書		
堯典		
卷二	三五
舜典		
卷三	七一
大禹謨		
卷四	九七
臯陶謨		
卷五	一〇九
益稷		
卷六	一三三

夏書

禹貢

卷七

禹貢

一五七

卷八

禹貢

一八三

卷九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二〇九

卷十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二三一

卷十一

二四七

湯詒

伊訓

卷十二……………二六二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十三……………二八五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十四……………三〇九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命書詳解 目錄

卷十五……………三二五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十六……………三三五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卷十七……………三五九

武成

洪範

卷十八……………三九九

旅獒

金滕

大誥

微子之命

卷十九……………四三三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卷二十……………四七三

洛誥

多士

無逸

卷二十一……………五〇五

君奭

蔡仲之命

尙書詳解 目錄

多方

卷二十二……………五三三

立政

周官

卷二十三……………五五五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卷二十四……………五八一

畢命

君牙

冏命

卷二十五……………六〇三

呂刑

卷二十六……………六二九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尙書詳解 目錄

尙書孔氏序

正義曰尙者上也言此上代之書後世之所慕尙故曰尙書要之非孔子之舊乃伏生之所加何以知之安國作序言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以口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是伏生之意謂是書乃上古之書故加尙字謂之尙書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三皇之最先所謂太皞是也伏犧之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文籍自是而始著安國作序欲明文籍所起以見是書之本始故先言伏犧造書契代結繩之事結繩者鄭元云約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云識其政事也書契者鄭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陸德明又謂以書契約其事也是伏犧之前洪荒之世結繩而治雖有文字未見于用至伏犧乃始代以書契故三墳五典自是而興故曰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偷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伏犧神農黃帝謂之三皇三皇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言三皇之道簡而大是以其書所言亦簡大故

曰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謂之五帝。五帝之書，謂之五典。典，常也。言五帝之道，非特可行于一時，亦可以爲百代常行之法。是以其書之所載者，皆常道。故曰言常道也。自三皇以前，所以觀神道而設教者，其事雖不見倫類，要之三墳、五典，與訓誥誓命之文，其雅正之詞，深奧之義，各不同。其歸則一揆而已。揆，度也。人之于射，皆發志揆度于的。聖人立教，亦同于至理。故曰其歸一揆。墳，典、訓、誥，皆歷代寶以爲訓式者。故曰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蓋孔子未修六經之初，六經之外，有八索、九邱、索，求也。謂是書之作，所以求索八卦之義。邱，聚也。謂此書之作，所以聚載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若禹貢之厥貢，厥篚，職方之其穀宜，其民宜是也。又必引左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立言者，亦欲明孔子之前，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混殺。雖近在春秋之世，良史如倚相，亦以謂上世帝王遺書，而不知其非也。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

此蓋論孔子修六經之意也。按孔子世家，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尊其祖，故曰先君。言孔子生于周末，見八索、九邱之類，皆史籍之煩文，懼覽而觀之者無所統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正義謂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之曰讚。顯而明之曰述。蓋禮樂之制作。自天子出。已無其位。特因其制度之舛錯。定之以發明先世舊章典法。故禮樂言定而已。詩未刪之前。本三千篇。削其不合于禮義。特存三百十一篇。故于詩言刪。春秋之作。本于魯史。乃孔子依魯史成文。寓褒貶之意。以成一代之書。故于春秋言約。易之爲書。伏犧畫之。文王重之。皆聖所作。不可強改。特因而佐成之。以成十翼。故于易言讚。十翼既作。易道已明。則八索之書。初不必用矣。是以黜而棄之焉。職方者。卽周禮職方氏也。所掌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夫子述其所職而載之于經。故于職方言述。職方既述。則九州所有。燦然在目。九丘之書。亦不必用矣。故刪而除之焉。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墳典之書。傳之既久。不無雜亂。孔子討論而整理之。上去三墳及五典之書。斷自唐虞。獨取二典。訖于有周。其間有雜亂難考之處。皆芟除之。而使至于平夷。浮華無實之言。皆翦截而剔去之。但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以垂示後世。用以教人耳。綱網之索。謂之宏綱。則言舉大綱而衆目張。機杼之括。謂之機。則言撮機括之至要。非泛而無統者也。惟舉其大綱。而撮其機要。故上自唐虞。下及商周。歷世最久。歷君甚多。而典謨訓誥誓命。特百篇而已。大抵孔子定書。皆所以發明張大。二帝三王之要道。以爲後世人

君出治之軌範。軌則如車之有軌。見其所行皆由是。範則如器之有範。見其所爲不能外是。惟吾夫子用意如是。故百篇之書。其間所載二帝三王之制作。坦易明白。後世可舉是而見于有行。實非可言而不可行者。惜乎出非其時。言不見用。百篇之義。第傳之三千弟子而已。不獲推而行之。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按秦本紀。秦王名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諡。以初并天下。故號始皇。始皇欲愚黔首。故滅除先代典籍。焚古書。坑儒士。天下儒者率皆隱身避世。分散于四方。而書無復存者。時孔子七世孫子襄者。知秦法峻酷。又慮其家書不傳。乃于壁中藏其家書。故安國謂之先人藏于壁中者。以子襄爲己之先祖。故稱爲先人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前旣言秦焚書意。故至此又言漢求書之意焉。龍興者。易乾之九五。以龍飛在天。喻聖人居尊位而子兆民。故安國云。漢室龍興。蓋謂漢家繼秦而興也。漢家旣繼秦而興。于是懲秦之弊。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明先王之大道。猷。道也。大道。卽先王六經是也。蓋自焚書之後。學校之廢已久。自坑儒之後。儒雅逃散于四方。至漢興。乃開設學校。而旁求之。謂之旁。則求之非一方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漢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

掌故臣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是書經秦火。至漢文帝訪伏生。乃始僅得二十九篇也。得二十九篇。而謂之二十餘篇者。蓋傷亡爲少也。然史記載秦時焚書。子襄壁藏之。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是伏生于壁內得二十九篇。今安國乃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鼂錯往受之時。乃不執經。而口授之也。以書傳考之。伏生所得之書。蓋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三十三篇。除以堯典、舜典合爲一。臯陶謨、益稷合爲一。盤庚三篇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則伏生之所傳。凡二十八篇也。明矣。今史記、儒林傳。並云得二十九篇者。果何所見而言耶。按馬融云。秦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而書別錄亦曰。武帝末。得秦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故也。但伏生雖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同。不知伏生先爲此語。抑是秦誓出後。後人加此語。是未可知也。考王充論衡。及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者。但馬遷時秦誓已得。或者至宣帝時。河內女子再得。亦未可知也。書之本名。惟曰

書而已。未有尙字。伏生自秦火之後。裁得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彼鄭元依書緯。謂尙字爲孔子所加。故書譜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尙書。殊不知安國親見伏生。旣言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何云孔子所加。是知書是本名。尙是伏生所加。故朱子引書。直云書曰。若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尙書者也。書本百篇。遭秦火散失。至伏生口傳。僅得二十餘篇。餘則名存而義亡。已不聞。故曰百篇之義。世莫得聞。今之書諸序。皆附見諸篇之末。則百篇之書。名存而義亡也。審矣。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經秦火散失之後。至漢文帝。伏生口傳。僅得二十餘篇。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七世孫子襄所藏屋壁古文書。乃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故安國作序。旣先言伏生口傳之事。至此。則又言魯共王壞宅得書之意。共王景帝之子。名餘。封爲魯王。死。諡曰恭。安國生武帝時。共王已死。故有諡可書。共王存日居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壞孔子宅。以廣其所居。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子襄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雖得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乃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其神異。乃不敢壞宅。上言壞孔子舊宅。此又言不壞宅者。蓋前經壞其屋壁。得書之後。又聞八音。乃止餘者不壞耳。科斗。蝦蟆子也。言字形多頭粗尾細。腹狀團圓。似科斗。故謂之科斗書。其字乃蒼頡本體。周猶爲之。故屋壁書所以皆科斗文字也。科斗文字。古人所爲。今人不用。故謂之古

文安國作序不言得古文尙書而云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蓋屋壁所得上直題爲虞夏商周之書本無尙字故不言尙書而云虞夏商周之書是亦安國欲以此知尙字非孔子之舊乃伏生所增也及傳論語孝經陸德明謂傳爲春秋又謂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惟正義謂安國之意謂古文書于書之外又得傳卽論語孝經是也論語孝經非先王舊典乃孔子傳說故謂之傳又引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傳言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曰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書通以論語孝經爲傳明矣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此言魯共王旣懼神異不敢壞宅乃以其所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與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也科斗之書始于蒼頡其文至三代不改周宣王時雖史籀有大篆十五篇猶與科斗並行故終三代所用者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及秦焚燒先代典籍絕滅古文別立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故科斗文字經秦廢而不用至漢則其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以人無能知識之故而已欲傳之乃以前所聞伏生口授之書比校起廢考論古文之義

定其可知識者爲隸以寫古文。故曰爲隸古定。正義謂隸古者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是也。蓋存古則可慕爲隸則可識故也。安國旣爲隸古定。于是別更以竹簡寫之。顧氏謂策長二尺二寸。簡一尺二寸。竹簡者蓋以竹長一尺二寸爲之也。書自伏生口傳之後。除秦誓後出。實得二十八篇。至此以屋壁古文校定。乃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蓋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凡二十五篇也。伏生初得二十八篇。今已增此二十五篇。是已得五十三篇矣。而五十三篇之中。伏生舜典合堯典爲一篇。益稷合臯陶謨爲一篇。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顧命爲一篇。今皆依古文。分堯典、舜典爲二篇。益稷、臯陶謨爲二篇。盤庚爲三篇。康王之誥、顧命爲二篇。是于五十三篇復出此五篇。并孔子所作書序。昔自作一篇。在百篇之後。是總得五十九篇也。旣云得五十九篇。又云爲四十六卷者。五十九篇除序在外。不以卷計。餘五十八篇。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同卷。是減八卷矣。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三篇同序。共一卷。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序。共一卷。是又減四卷。前減八卷。後減四卷。共十二卷。以五十八除十二。是四十六卷也。然顧命與康王之誥所以別卷者。以二篇雖伏生合爲一。而古文乃各自有序。故別卷也。實宜。故正義謂伏生之本亦壁內文。其所以有合篇與共王所得古文不同者。乃伏生老以口授時。因誦熟而連之耳。自五十八篇之外。其餘皆錯亂而無序。磨滅而不明。不可強通。故安國乃并與竹簡所寫五十八篇上送于官。藏于祕府。以待後世有能整

理而讀之者焉。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

安國前既備言尙書興廢之由。故此又言已承詔作傳之事。蓋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安國既考證古文。乃曰。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于帝。帝令註解。故曰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傳者。傳通其意也。其名出自左邱明。大率秦漢之間。注解者多名爲傳。于後儒者以傳之多。或有改云注解者。亦有同稱爲傳者。初無義例。說者乃謂前漢稱傳。後人稱注。誤矣。安國謂既欲作傳。而聖道洪深。須當詳悉。于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于經籍中採摭羣言。互相參考。作爲訓傳。明不敢率爾也。然安國又謂作傳之體。雖欲廣證。亦不可失之太煩。故此傳之作。約省其文。然雖約省其文。又必申盡一書之義。使其志意敷布而宣暢。庶幾天下後世即得其傳。而求聖經之理。有所補益耳。

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書序。卽今書諸篇首所冠者。若昔在帝堯。至作堯典。虞舜側微。至作舜典者。卽此序也。古文本自作一篇。在百篇之後。安國意謂此序之作。乃欲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一篇之義。觀序則昭然可見。但作序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在下。今吾既欲著述是書。豈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宜引而分之。各冠其本篇之

首使與本篇相從附近。此正安國言己所以分序冠篇之意也。書本連序五十九篇。今序既分。是損其一篇。故言定爲五十八篇也。安國此傳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奏聞。但會國家有巫蠱事。武帝好經籍之道。至此滅息。用是故不復以其所傳聞之于上。惟自傳于己之子孫。使之貽與後世之人行之耳。然安國雖欲貽與後人。亦不敢望後人必行。故云後世若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之君子。與我同於慕古之志。發明吾道。亦庶幾傳而不至于隱蔽也。按王制言。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元註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曰巫蠱。蠱者。總名。漢書武帝末年。上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奸人江充因而行詐。先于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于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己。因而殺之。帝不知太子實冤。謂江充言爲實。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鬪。不勝而出走。奔胡關。自殺。此卽巫蠱事也。

尙書詳解卷一

宋夏 撰

虞書

堯典

陳少南謂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爲名。或以爲謚。其說皆無據。觀大禹謨序言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則皋陶、益、稷皆名也。觀師錫帝曰虞舜。帝亦曰格汝舜。又曰來禹。又曰咨禹。曰棄。曰臯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命之。則舜禹不得不爲名也。舜禹爲名。則堯亦名也。惟論語曰。予小子履。說者謂履爲湯名。履爲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一。將爲王。改爲履。又曰名履。字天一。皆不可知。不可知者。余請闕之。其可知者。據書而言。則舜禹當爲名。舜禹既爲名。堯亦名也。歷觀諸家之說。則少南之說。似近人情。故余請從之。至于堯書謂之典。孔氏則謂典言常道。是以典訓常。伊川則謂典者。則也。上古淳朴。因時爲治。未有法度典則。至堯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其治可紀。故書稱典。余謂以典訓常。以典訓則。皆不若訓爲典籍之典。蓋謂以堯事載之典籍。故謂之堯典。以舜事載之典籍。故謂之舜典。以二篇皆堯舜之典籍故也。堯典于篇次實居其首。故謂之第一。然一、二字。余意非孔子之舊。乃安國所定。何以

知之。以孔子所作書序考之。舜典之後。有汨作。九共九篇。共十篇。而後及大禹謨。堯典第一。舜典既第二。又加此十篇。則大禹謨當第十三。今乃云第三。湯誓之後。有夏社。疑至。臣扈。典寶。共四篇。更加此四篇。則仲虺當第六。今乃第二。篇次類皆如此。以是知篇次之一。二。實安國所定。若是孔子所定。則禹謨應第十三。仲虺應云第六。不應從今現存云第三與第二也。

堯。唐帝也。書應謂之唐。今云虞書者。正義謂舜登庸。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乃作于虞史。故謂之虞書。余謂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書。則必題一代之名。堯果唐帝。書自應謂唐。豈可謂唐帝書作于虞史。乃題爲虞哉。又况舜典載陟方乃死之文。則舜典亦非舜存日所作。必舜崩後禹時之所追錄。舜典禹時所作。尙題爲虞。而不謂之夏。何堯典舜時所追錄。乃不謂之唐。而謂之虞哉。是以近世作史之體。若班固作前漢史于後漢之時。特謂之前漢史耳。未嘗以其成于後漢而題爲後漢史也。陳壽作三國志于東晉之時。特謂之三國志而已。未嘗以其成于東晉而題爲晉志也。然則堯典謂之虞書者。其亦有說乎。余爲之說曰。堯典雖虞史所錄。其實題爲唐。舜典雖夏史所錄。其實題爲虞。禹謨雖後乎禹者所錄。其實題爲夏。然今書特舜典自題爲虞。而堯典禹謨不題爲唐書夏書。乃與舜典同稱爲虞書者。非史之舊。乃孔子定書之後序正也。何以知之。蓋禹謨所言。左傳引之。大抵皆云夏書。若莊八年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曰。敷納以言。襄二十八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是莊襄之時。孔子未序正。禹謨實謂之夏書。禹謨于孔子未序正之前既謂

之夏書。則堯典于孔子未序正之前。亦謂之唐書也。何者。禹謨以其所載者皆禹之行事。故謂之夏書。則堯典亦應以其所載者皆堯之事。亦謂之唐書可也。雖然。孔子于三聖之書。不仍舊貫。而必爲之序正。爲加序正。而又不俱謂之唐。不俱謂之夏。而必謂之虞者。抑又何意也。蓋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實守一道。自古繼繼承承。未有粹然出于正。如三聖人者。故孔子序書。欲後世知三聖人。其時雖異。其道則一統。而無有間斷。故序正其書。同其題號者。蓋書同則道同也。其不俱題爲唐者。堯授舜而已。授禹者非堯也。謂之唐。則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禹。不俱題爲夏書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也。謂之夏。則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于堯。下授于禹。以虞名書。則上可以該堯。下可以該禹。三聖之道。觀此。則混然一流。略無間斷。夫子之意。顧不深歟。○安國蓋孔子十一代孫也。武帝時。古文尙書。厄于秦火。而復出。帝以其家書。詔令作傳。故其所注解。謂之孔氏傳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李校書曰。書序本自作一篇。列于百篇之後。鄭元、馬融、王肅皆以爲孔子所作。然觀其領略大意。而盡于數言。至于一字不可增損。蓋聖人之文。非吾夫子莫能爲也。本在百篇之後。今冠于每篇之首者。安國之所分也。昔在帝堯者。確論謂其時既往。其遺風餘烈猶在。故曰昔在。其時既往。其事必察而後見。故曰在昔。然皆失之于鑿。不若林少穎之說爲當。少穎曰。昔在者。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于篇首。其意蓋謂。昔日在於帝堯之時。其聽聰。其視明。其文煥然。其思湛然。有是四德。故居天

下萬民之上而甚光顯。今也功成身退。將遜遜是位而禪于虞舜。故堯典之書。由是作焉。蓋是書之作。自放勳而下。至于九載績用弗成之言。皆聰明文思光宅天下之實也。自咨四岳遜岳而下。至往欽哉。皆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之實也。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故不得不撮其大要而爲是言焉。然光宅之說。孔安國謂爲聖德之遠著。而正義推廣其說。則謂是德充滿居正而遠著于天下。陳少南則謂宅者。居處之所言德之光輝顯著。隨處而有。徧洽天下。胡益之謂德光自上及下曰光宅。自內及外曰光被。然是數說皆不若伊川程先生之說簡而當。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林少穎謂此堯典二字。乃史官之舊題。古者序自爲一篇。故每篇必首揭其題。以爲一篇之目。孔安國引序冠篇首。因存而不去。故今書諸篇皆重言本目也。然此旣揭堯典二字爲題。而於下又繼以曰者。蓋史官旣揭其題於上。故稱曰以發其辭。自若稽古帝堯至篇終。皆其辭也。文體自應云耳。而李校書乃以此曰字與吳越之越同。連下文若字。讀爲越若。謂與召誥越若來三月之越同。猶今作文之體。越自上世以還。是併以越若二字爲史官發語之辭。要之。易字而解。不若從本文爲近人情也。蓋史官旣揭其題。又稱曰以發其辭。故於下言我順理而考於古。得帝堯之行事而載于書曰。堯之爲君。其豐功茂烈。放乎四海。無所不至。故稱放勳。若孔子言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卽放勳之謂也。堯不惟有大功。其行已也。欽。遇事也。明。發于政事。而其文煥然。運于心術。而其思湛然。是堯又有此四德。

也。堯有大功，又有盛德，常人處之，則必矜其功，耀其德，惟堯有是功，有是德，處之安安然，初不知其爲功爲德，方且允恭，方且克讓，蓋謂之允恭，則其恭出於信而非僞，謂之克讓，則其讓出於誠而非假，惟其有大功盛德，而處之以恭讓，故不自大而能成其大，雖四裔之遠，天地之大，而光輝彌滿，且將被而至於無遠弗屆，格而至于塞乎天地之間，故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一節蓋作史者總序堯功德之所成就也。至於本是德而見於設施注措，則又見于下矣。自克明俊德以下皆是也。然若稽古三字，孔傳謂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王介甫謂聖人之于古政，有使今者則順之，有妨于民者則考之，二說皆謂若稽古所以稱堯舜能法古也。然史氏之意，苟以是稱堯之德，則當與放勳連言，今乃揭於帝堯之上，觀其勢蓋非所以稱堯，乃史氏自言其稽古作書之由，故二說皆不如程氏蘇氏謂史之作書也，曰吾順考古昔而得其人之行事，此論甚善。放勳之義，說者不一，孔氏傳謂堯放行上世之功，陳少南謂堯德蕩蕩不可名，但依倣其功烈之成就而形容之，至其他諸儒又皆因孟子有放勳曰之語，遂以放勳爲堯號，以重華爲舜號，以文命爲禹號，允迪不可爲臯陶號，故不以爲稱，夫堯之盛德大業，卓越千古，放行上世，豈足盡所蘊，則孔氏之說未然也。下文克明俊德，欽明文思，皆以美堯之德，豈以德之難言，則少南之說未然矣。死而謚周道也，二帝豈有謚號，則放勳爲堯號又未然矣。要之，放勳寔是美堯有大功，放乎四海，如李校書所謂放者大而無所不極也。如禮記所謂放之四海而準，言堯有大功，放塞乎四海而無不至也。其孟子稱放勳曰放勳，徂落實非堯號，乃

史家本以此美堯之功。後世遂稱爲放勳耳。故林少穎嘗謂鄭少梅曰。史官作史之時。以是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世因史官有是稱。遂以爲號。如子貢稱夫子固天縱之將聖。故後人遂稱夫子爲將聖。正與此同。少穎此論甚當。故予所以有取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旣序堯之盛德。故又敘堯以是德發而見於治天下焉。大抵聖人出而經世。所以綏斯來而動斯和。行之於此。曾不斯須。而彼已不約而應者。非可僞爲也。必其德之感人。也有素。故動之妙。若影響形聲。隨感而應。不待持久故也。觀帝堯之爲君。方克明俊敏之德於一堂之上。以之親九族。則九族不旋踵而盡睦。以之正百姓。則百姓不旋踵而昭明。以之合和萬邦。則黎民不旋踵而不變于善時。臻雍和者。堯豈無自而然哉。蓋有放勳之大功。欽明文思之德。處之而安。不自矜大。德輝發越。素被於天下。故今也出而經世。所以能一明俊德。而天下國家舉躋至治之域故也。九族。孔氏傳謂高祖及元孫之親。然高祖非己所得逮事。而元孫亦非己之所可及見。果何以親而睦之哉。孔說誤矣。惟夏侯、歐陽等。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林少穎謂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謂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蓋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外內之親。如使堯之所親不過高祖元孫。則堯之所親亦狹矣。旣盡也。如旣月乃日。親之旣言。九族盡睦也。百

姓百官族姓也。自其興事造業而言之。則曰百工。自其聯事合治而言之。則曰百僚。自其分職率屬而言之。則曰百官。自其所掌而言之。則曰百執事。自其所主而言之。則曰百司。自其分姓受氏而言之。則曰百姓。平章者。平議商榷之言。蓋記所謂論官。庶官百執事。當論辨而官之。故王逸少稱謝安石于省中。平章尙書。由唐以來。以宰相爲平章事。蓋本于此。正義謂平理之。使之協和。章顯之。使之明著。至王介甫。張彥政。又以謂平其職業。章其功勳。非也。昭明猶言精白以承休德。謂其各揚乃德也。黎民衆民也。一云黎。黑色也。以民皆黑首。故曰黎民。傳所謂黔首是也。

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程氏謂前旣言堯之始于明俊德。而終于和萬邦。此又言立政紀綱。分正百官之職。以熙庶績也。蓋最大最先。莫若推測天道。明歷象。欽若時令。以授人。故最先詳載其事焉。義和者。楚語云云。見正義。是堯之義和。卽顓帝之重黎也。孔子謂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正義謂義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是二家乃以義和爲氏族也。林少穎以爲不然。下文言咨汝義暨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余以經考之。胤征言義和廢厥職。夫堯與仲康之時。相去如此其遠。若果人名者。豈有堯時人爲義和。而仲康之時。其人亦名爲義和也。要之。義和乃官名也。蓋掌天地四時之官。在顓帝時。其職名重黎。自堯以至夏商。其職名_並和也。然下文又言分命義仲。和仲。申命義叔。和叔者。蓋義掌春夏。和掌秋冬。先春而夏繼之。先秋而冬繼之。故其言以仲叔言之。言相繼相承如伯仲。亦猶魯三桓子孫。而云孟孫叔孫季

孫也。正義謂義氏和氏之子，字仲，字叔者，誤矣。乃者，發語之辭，非謂時雍之後始命義和也。蓋義和之官，以授民時爲職。民時之授，當考于歷象。歷爲書，卽洪範所謂歷數。所以紀日月星辰之先後也。象爲器，卽舜典所謂璿璣玉衡，所以參考日月星辰之行度也。是二者豈私意曲說可爲哉。實因在天之象數而立爲成書，制爲成器，以備占步而已。故堯之命義和，所以必使之敬順昊天，而歷象日月星辰者，以歷象不可以私意爲必，當順天道之自然故也。昊天者，元氣廣大之謂也。爾雅曰：春曰蒼天，云云。見正義。王氏云：天色可見者，蒼蒼而已。故于春言其色，氣至夏而行，故于夏言其氣。情至秋而和，故于秋言其和。冬位正乎上，故于冬言其位。皆鑿說也。要之，經傳之言天者不一，以其尊而君之，則曰皇天，以其仁覆天下，則曰旻天，以其自上監下，則曰上天，以其遠視蒼然，則曰蒼天，以其元氣廣大而言，則曰昊天。初無異議也。星，謂四方之中星也。二十八宿布在四方，而隨天轉，更互見于南方。每方各有中星。天子南面而視中星，以知其時之緩急。如春則星鳥，夏則星火，秋則星虛，冬則星昴，是也。辰，日月所會也。正月會于亥，其辰爲陬訾。二月會于戌，其辰爲降婁。三月會于酉，其辰爲大梁。四月會于申，其辰爲實沈。五月會于未，其辰爲鶉首。六月會于午，其辰爲鶉火。七月會于巳，其辰爲鶉尾。八月會于辰，其辰爲壽星。九月會于卯，其辰爲大火。十月會于寅，其辰爲析木。十一月會于丑，其辰爲星紀。十二月會于子，其辰爲元枵。人時者，薛氏云：周建子，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夏建寅，人時也。堯亦建寅，以人時授民。故曰人時。然改正朔始于周。堯舜之時，無三正之異。所謂人時，蓋言民時也。故史記載堯典敬授人時。

亦以爲民時。則薛氏之說蓋不可用矣。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自乃命義和。至庶績咸熙。皆帝堯命義和觀象作歷之事。歷者。民時所係。其事甚大。故諄復其辭也。由是觀之。則前言乃命者。蓋總命以作歷象之任也。此言分命申命者。蓋四子分掌前事也。後又言咨汝義暨和者。既命以所掌。又述而嘆之也。故唐孔氏謂。上言乃命。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義主春夏。和主秋冬。故言分命。就義和之內。既命仲復命叔。故言申命。其說得之。大抵作歷之法。必先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而又驗之以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學者於此。不必他求。惟求作歷之法。斯盡得之。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謂定方隅也。宅者。李校書訓爲奠。蓋謂嵎夷在正東。交趾在正南。隴西。西縣在正西。幽都在正北。作歷之法。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以爲表識。然後地中可求。既求地中。然後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轉運。故堯所以使四子各宅一方者。非謂居是地也。特使之定其方隅耳。如土圭之法。測日之南北東西。知其景之長短朝夕。亦堯之遺法也。先儒乃以宅爲居。謂義和往居是方。又謂時出往驗四極。致日景以定。

分至非其常居。而陳少南謂堯命羲和欲以授民時。乃散處四方之極。則作歷者一何勞乎。其說以爲因假其地以明其各居一方之官。非各居一方之地也。然三說皆不若李校書之說爲當。故余從之。南交者。孔氏云。春與夏交。王氏云。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故曰南交。二說不然。蓋東曰嵎夷。西曰昧谷。皆言地名。不應于南方交相見之時。謂之南交。則南交蓋交趾也。史記五帝紀言黃帝之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其來尙矣。又歷象欲知日月之食不食。常于此候之。故唐之五行云。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據歷當食半強。自朔方至交趾候之。不差。是南交爲交趾無疑矣。然旣言宅嵎夷。又曰暘谷。宅西而又曰昧谷者。孔氏謂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曰暘谷。昧冥也。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蓋嵎夷之方。日出之地。隴西之方。日入之地。據地而言。則謂之嵎夷。西都。據日月出沒而言。則謂之暘谷。昧谷。其實一也。故唐孔氏云。以谷言。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出。乃據日所出。謂之暘谷也。日所入。謂之昧谷也。寅賓出日。寅餞納日者。所以候昏旦也。蓋晝夜百刻。常以日之出沒而候昏旦。不明。則夏至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春秋二分。晝夜相等。何以知之。故歷尤不可考。此堯所以命羲和以謹賓餞之禮也。林少穎謂寅敬也。賓之餞之。非實有賓餞之禮也。唐孔氏謂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出也。從而引之。因其入也。從而送之。各有其宜。若帝嚳之歷。日月而迎送之。卽此法也。至陳少南則以爲導其生出之功。以頒春政。順其歛藏之氣。以頒秋政。其說蓋以謂寅賓出日者。所以平秩東作。寅餞納日者。所以平秩西成。殊不知此一節專爲作歷而設。如下文所言。以殷仲春。以

正仲夏之類。皆是使羲和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以正四時之中氣。以成作歷之法。正不可與下文相連訓解。學者詳味之。則理自可見。然南北官不言賓饒者。日之出沒。止可候於東西。而不與于南北也。平秩東作。平秩南訛。敬致。平秩西成。平在朔易。此皆測時氣也。蓋四時之運。春則萬物並作。夏則萬物皆化。秋則萬物皆成。冬則歲事改易。而萬物皆革。故從新。是皆密運于天地之間。各有次序。未嘗或紊。堯命羲和作歷。既定方隅。驗昏旦。則于時氣之運。又不可不因其次序而考察之。此平秩平在。又不可廢也。平秩者。蓋因其次序。而平均之也。然則朔易必言平在者。歲易之事。有差謬。則來歲之宜。因之而亂。則又不可不察。故曰平在。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而致其功。其說不然。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謂日官居卿。以底日。其敬致。蓋致日之謂也。日月星辰之運行。聖人皆南面視。因其至而致之。以驗時氣之早晚。羲叔主南方。則爲人君敬而致之者。實其事也。若餘三方。皆非候中星之所在。故缺而不言。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者。此所以齊晷刻。候中星也。仲春之月。日在昴。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相等。故曰日中。又云星鳥者。蓋是時朱鳥亦見南方。不言鶉火。而言星鳥。舉四象也。仲夏之月。日在星。入于酉地。初昏之時。大火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故謂之日永星火。此舉十二次也。仲秋之月。日在房。入于酉地。初因之時。虛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故謂之宵中星虛。仲冬之月。日在虛。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昴星見于南方

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故謂之日短星昴。此舉二十八宿也。然或舉四象。或舉十二次。或舉二十八宿。蓋作史者欲備見。故互言之。夫定方隅。驗昏旦。測時候。齊晷刻。候中星。皆所以定四時之中氣。而爲作歷之本。故繼之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蓋以之爲言用也。凡此皆用以定四時之中氣也。然堯猶以爲未也。又使之觀析。因夷。隩。驗農事之早晚。又觀鳥獸之孳尾。希革。毳。毼。驗物類之變化。蓋民雖至愚。而因時作事。未嘗少差。春則分析在田。而以耕。以耨。夏因春事在田。而以耘。以耔。秋則禾稼將成。民獲卒歲之時。而心力平夷。冬則入居于隩。熄之處。以備歲寒。因時而爲。未嘗或紊。故堯亦不敢忽而不考也。鳥獸微物。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不期然而然。春則乳化而交接。夏則毛羽希少而改革。秋則毛羽更生而整理。冬則又生毼細之毛。以自溫。隨時變化。未嘗或差。故堯亦不敢忽而不考也。由此觀之。則堯之作歷。仰觀象于天。俯觀事于民。遠觀于鳥獸。其事可謂不苟矣。正義曰。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受之。故曰化曰孳。孳字古文同乳字。訓愛也。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堯前命羲和以定四時之中氣矣。然後閏餘可得而起焉。自咨汝羲暨和以下。卽所謂命之以置閏之餘也。王肅云。斗之所建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則置爲閏。蓋閏月之置。在無中氣之月。中氣未定。則閏餘亦未得而定。前之所言。皆爲定中氣而作。既定中氣矣。故以閏餘繼之。夫作歷之

法雖始于定中氣。本以置閏。歷之置閏。其事爲大。故更申言之。此論甚當。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者。此起閏之法也。蓋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過半而與日合。一歲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日之行也。日一度。其爲十二月。以三百六十日是一歲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以五百九十二并二百三十五。是一歲日月所餘共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年十日爲百九十日。又十九箇八百二十七。爲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以并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分。爲閏月。得七閏。每月二十九日。爲二百三日。又七箇月餘各四百九十九分。合爲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共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是爲一章之數。二十七章爲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章會統元。運于無窮。此四時所以定而歲功所以成也。四時定。歲功成。然後百工可以允釐而庶績可以咸熙也。允釐百工。孔氏傳謂允治百官。所謂百官得其職者是也。庶績咸熙。爾雅曰熙興也。言衆工皆興。所謂萬事得其序者是也。雖然。常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爲生民之計。可謂急矣。然堯不先命禹以平水土。命稷以播百穀。命契以敷五教。而乃先于命羲和。以有作歷置閏之法也。豈堯先所後而緩所急耶。蓋不然。大禹稷契之所職。不過于百工。而平水與播穀敷教之事。又不過于庶績。惟閏餘既定。則天時正于上。天時正于上。則百官得其職。百事得其序。理亦當然。苟閏餘不定。三年而差一月。則必以

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而差三月。則將以春爲夏。十有九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如欲百工之允。釐庶績之咸熙。不可得矣。雖有益稷臯陶之功。果安所施哉。惟天時既定。則人功由是而施。堯之治無先于此耳。邵康節云。日月星辰堯則之。江河淮海禹平之。其意不殊此。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一段。蓋帝堯在位既久。將傳帝位。博求聖賢也。疇。誰也。咨。嗟也。疇咨若時登庸者。孔傳謂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我將登庸之。馬融謂義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用以代義和。王氏又以若時。子采相對爲言。若時爲順天道。若子采爲順人事。其說皆不然。惟程氏謂此乃堯老。廣求聖賢。以巽帝位之意。故放齊以嗣子丹朱爲對。其文與上相連。此說得之。故林少穎亦依此說。謂疇咨若誰能順是登庸之任。將授以天下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者。蓋堯將攝位。訪于羣臣。放齊以常情揆之。父子相傳。古今之通義也。故以嗣子丹朱爲對。正如漢文欲舉有德以匡朕之不能。有司請曰。子啓最長。敦厚寬仁。請建爲太子。亦此意也。孔傳乃爲胤國子爵。正義遂以胤侯命掌六師。胤子舞衣爲證。其意蓋以胤子朱非堯之丹朱。且以馬融鄭元所言堯之嗣子朱爲不然。謂求賢而薦太子。太子下愚。而言開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殊不知所謂若時登庸。正謂求賢使登帝位。則薦以嗣子朱也。蓋宜。故史記載之。文亦作嗣子丹朱。其說是也。然放齊雖以丹朱爲開明敏悟。可授以天下。而堯獨知其不可。於是而吁。疑怪之曰。嚚訟可乎。謂朱之爲人。口不道忠信之言。而且好爭訟。不足以當

此大器也。胡氏謂自古以來，父子相繼，放齊薦子，義爲當然，有太子而不繼位，且求外臣以登庸者，豈期至此哉。誠以嚚訟遂至旁求，此說得之。正義謂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人，常非庸品，人有善惡，無有不知，然稱嚚訟以爲啓明，舉下愚以對聖帝，何哉。蓋誠以丹朱矯飾容貌，惟以惑人，放齊內少聰明，未能悉知，謂其實可任用，故因帝之咨而舉之，惟堯之聖，乃知其嚚訟，放齊則不知也。故蔡博士曰：嚚訟生于開明，君子順開明之性以爲善，可以無嚚訟，小人因啓明之性以爲不善，適所以爲嚚訟而已。故自放齊觀之，則以爲善，自堯觀之，則知其爲不善也。亦如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惟堯之聰明乃能知之，驩兜則不知也。鯀之方命，兕族惟堯之聰明乃能拂之，四岳則不知也。此無他，蓋因放齊、驩兜、四岳無知人之明，惟堯之聰明於人之才否，無不灼知洞見了無閉塞，故雖丹朱之嚚訟，共工之滔天，鯀之方命，亦不惑其鑿觀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段蓋堯將求一相之職也。采，事也。百揆之職，揆度百事，故曰采。如舜命禹使宅百揆，亮采惠疇，蓋此職也。疇咨若予采者，謂嗟誰能任是百揆之事，將用爲相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者，堯既求之以任相，故驩兜稱都而嘆美之曰：今爲共工之官者，方始鳩聚著見其功，實可選用也。共工，官稱也。既爲共工而又薦之者，亮采惠疇，百揆之職，驩兜之薦，將使堯大用之。方鳩，孔氏謂方聚見其功。林少穎謂此方字當與洪水方割，方祗厥敘，方施象刑之方同，皆是方始之方，非四方之方。此說甚當。帝曰：吁。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者。驩兜既薦共工。帝亦知斯人不可以若予采。故疑怪之曰。此人言不顧行。靜則能言。用則違之。又象貌恭敬。而心則滔天。不可大用也。滔天二字。說者不同。蘇氏云。滔滅天理。釋文云。外貌恭敬。而心中包藏。滔天莫測。曾氏云。誠者。天之道。汨沒其胸中之誠。故曰滔天。審如是說。則下文浩浩滔天。語意斷異。夫典之言滔天一也。豈容有異哉。洪水之爲害。際天所覆。滔滔皆是。故曰滔天。至此言滔天。謂其貌之恭。而心之凶狠。滔滔漫天也。橫渠以方鳩爲共工名。亦似有理。蓋君前臣名。驩兜薦共工于堯。不應稱其官。則方鳩言其名。亦不可知。故兩存之。以待識者。沈光朝曰。共工之象恭。而方命。堯之聰明。已知之矣。知而未能去者。豈堯聰明而猶有所惑哉。當堯之時。其惡未著。朝廷之間。尙猶以爲賢者。姦人多才。善自矯揉。惡行未著。孰不曰善人。故鯀雖方命。而賢如四岳。猶不知其不可用。當是時。堯雖知之。而遽加以罪。人莫不疑其刑之不當。臯陶論知人。謂惟帝其難之。諒其由此。此論甚當。故表而出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帝堯以洪水爲患。求能治人以任其責也。四岳主四方。方岳之官也。咨者。訪問之也。如舜典所謂詢四岳是也。堯將訪問四岳。以求治水之人。故先言其害曰。洪水湯湯。逆流沸騰。方爲世害。而又蕩蕩然泛濫。無有畛域。山之高者。則懷而包之。陵之卑者。則襄而上之。浩浩然汗漫無涯。其浸幾至于天。洪水

之害如此。斯民之被其害也。率皆咨嗟困苦不遑甯處。有能畢是事。將使治之。故四岳于是乎采衆人之言而薦鯀。曰於鯀哉。蓋嘆其才之可用也。然衆言雖嘆其可用。而堯獨知其不可用。故疑怪之曰。噍哉。言其違戾而不可用也。所以違戾而不可用者。以方命圯族而已。方命者。孔氏謂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以方字爲一義。以命字連圯族之文。非語辭也。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云。方猶放。放棄教命。史記亦以爲負命。其說是也。或又謂物圓則行。方則止。方命則逆命不行。亦與此通。圯族者。程氏謂圯壞族類。蓋傾陷忌刻之人也。堯旣言其方命圯族。不可用。四岳于是又曰。異哉。異已也。言已矣乎。嘆當時未見人能賢于鯀也。如孔子每言未見其人。必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皆嘆未見其人也。岳旣嘆時人未見有能賢于鯀矣。故欲堯但試其可治水而已。無求其他。故曰試可乃已。蓋四岳薦鯀治水。堯知其方命圯族不可用。而四岳之心未信。以謂鯀之失雖如此。然當時禹未出。言治水者莫如鯀。帝求人治水。今但取其能治水而已。無求其他。安可以方命圯族而廢之哉。四岳旣採衆言。以鯀爲可用。又自言試治水則可已。故堯勉強而從之。以順四岳之意而試之。故戒之曰。往欽哉。言治水之事。當欽敬而往。是堯已預知其無成也。已而功用歷九年而不成。則堯可不謂之聰明之主乎。夫四岳薦鯀于堯。堯旣知鯀不可用。又屈于四岳之請而試之。卒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謂堯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自信。不智。余謂洪水之害。至堯猶甚。其下民怨咨。口望聖人拯而救之。奈何禹猶隱而未興。鯀雖有方命圯族之心。然

姦佞之人能說美隱惡。天下言治水者皆歸于鯀。賢如四岳猶信其可用。况天下乎。故堯于此以謂民之病于洪水也如此其甚。望人君之拯治也如此其急。而同聲共美。鯀之治水也如此其衆。吾雖知其不可用。然任一己之見而違天下共見之心。則人必謂吾當艱難之際。捨能者不用。而坐觀其害。莫不皆歛怨于己。故吾甯用之。而功不成。然後去之。終不肯自謂不可用而不用也。是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不能治。下民其咨。亦常憂勤。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于鯀。李禹亦謂。堯雖獨明于上。衆多不達于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伊川亦謂。舜禹未顯。當時之人才智未有出鯀之右者。四岳舉之。堯不得不任。苟當時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鯀矣。此論甚當。說者又謂。鯀既無功。早宜黜廢。何待九年。然非無功也。但無成耳。唐孔氏亦謂。水爲大災。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不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以至九年。况祭法亦謂。禹能修鯀之功。夫禹之大功。且修鯀之餘。則鯀實非無功者。特不能成。故誅殛之。說者又謂。鯀性狠極。帝所素知。何早不去。而待于舜。蓋舜之時。治水無功。法應貶黜。而又必誅殛之于羽山。抑又何耶。蓋鯀之才智。天下之所謂大姦佞者。始見堯朝。位卑任輕。則能隱其惡。而居其職。雖堯知其方命圮族。而惡迹未著。何因去之。及將進而用以治水之任。則堯之用過乃分。惡必著見。故吁而言其不可。已而大臣舉之。天下賢之。不得已而試其治水之任。及鯀既居治水之任。九載之間。平昔韜藏之惡。一旦發露。故舜得以殛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彰篡逆之謀。惟用過其

分則有以發其凶慝也。伊川程氏其說如此。說者又謂堯典言咨四岳者二。治洪水也。巽朕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熙帝載也。典三禮也。古者大事必詢衆庶。言帝以此四者事大體重。四岳掌方岳。知天下衆庶之情。倘故以訪之。然岳未嘗有一賢以事堯。至薦鯀。薦禹。薦伯夷。皆言僉曰。而薦舜。又出于師錫。以舜禹之聖。岳不舉。堯之朝。乃有蔽賢之人。如是耶。蓋不然是舊說之過也。四岳。主方岳之官。堯之任官。其常事則訪之左右之臣。其大者則訪之四岳。使于四岳求之。四岳求之。方岳之間。得天下之公議。其始則薦鯀。次則薦舜。又其次則爲舜得禹。又其次則得伯夷。皆言僉曰。與師錫帝曰者。皆采以進之也。岳進僉言于堯曰。鯀可用。堯獨曰不可用。故岳始自進其言曰。試可乃已。謂僉言之不可違也。岳進師錫之言于堯曰。舜可遜。堯曰。何如。岳始自進其言曰。烝烝乂。不格姦。贊師錫之允當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四岳謂任職矣。此蓋陳少南說也。四岳。漢孔氏爲卽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唐孔氏爲平秩四時之人。林少穎因廣其說。謂舜巡狩。四岳首協時日。而後考制度。則四岳爲羲和四子矣。凡此皆以四岳爲四人。據李校書謂春秋外傳謂羲和爲司馬氏之先。四岳爲申呂氏之先。則四岳爲一人。非羲和四子也。蘇氏又引書曰。內有百揆。四岳欲遜位。則四岳爲一人。明矣。其所謂二十二人。蓋十二牧。九官。并四岳一人。乃二十二矣。舊說徒見每訪四岳。而僉曰以答之。訪者一人。而答者衆。故以爲四人。殊不知所謂僉曰。蓋四岳采衆言以進也。凡此皆以四岳爲一人。或謂四人。于經無害。故兩存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繇在下。曰。

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于嬀汭。嬀于虞。帝曰。欽哉。

此序堯禪舜之所由。爲舜張本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耄期倦于勤。將使四岳代己攝天子之事。故咨而訪之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我之命。我將巽之以朕位。巽與遜同。故馬氏亦云。巽讓也。王氏乃謂自下升曰陟。自外入曰巽。遂以巽朕之位。爲堯將使四岳自外入居帝位。與下文言陟帝位同意。蓋巽之爲字。于釋文未有訓。爲自外而入內者。不若以巽爲遜。而堯典之書。亦有將遜于位之言。則王氏之說。爲未安也。孔氏謂堯年十六。自唐侯陟天子之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此說雖不知出于何書。要之在漢之時。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孔氏必有據而云也。堯既使四岳用命。巽朕位。四岳辭讓不敢當。乃告于堯曰。否德忝帝位。自己之不德。萬一受之。適所以忝辱帝位也。陳少南又以爲岳謂帝德重矣。無有德可以辱之者。此說亦通。四岳既辭其否德。忝帝位。堯于是使之舉其所知。卽明明揚側陋者是也。明明。謂其高明者。揚側陋。舉揚其在側陋者。蓋欲不擇貴賤。凡可以當此位者。雖貴而羣臣。賤而庶民。皆舉之也。一說以明明揚側陋。乃堯使四岳明明然舉揚側僻賤陋之處。苟有賢者。舉而用之。其意蓋謂上旣讓四岳。則已求之于貴者矣。至此揚側陋。則又及于賤者也。况堯既使之揚側陋。而岳果告之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則此說亦自有理。堯既使明明揚側陋。故四岳親往方岳之下。求之。果得衆人共錫帝堯之言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虞。其氏也。舜。其名也。舜時年三十。尙未娶。故稱鰥。唐孔氏引

詩何草不元。何人不繇。謂暫離室家。尙謂之繇。不獨老而無妻始稱之也。薛氏謂舉而言其繇。欲帝妻之也。此說雖可喜。然下文言我其試哉。女子時則妻舜。乃出于帝意。若如薛氏之言。則妻舜乃出于四岳之請。夫岳舉舜于側微之中。未知堯之用否。而先請以女妻之。非人情也。但舜時適未娶也。四岳薦之。因言之耳。豈有言以繇而欲堯妻之理哉。四岳既以舜錫堯。然其舉曰。俞。我已聞其名矣。但未知其人何如。堯上聖之君。既聞舜名于未錫之先。又問其爲人于已錫之後者。所以盡衆心。不敢決于一己也。說者謂堯有予聞之言。則堯之知舜已久矣。知而不卽舉。乃以禮讓四岳。四岳既辭。然後使之舉。側陋則必及舜。是堯之意實欲讓舜。但舜時微賤。恐一旦讓之人。必議之。故堯讓四岳。使岳自舉舜。爲出于衆議。而非己私。故唐孔氏謂堯知有舜。而不召以禪之。而信四岳。今令衆舉者。以舜在卑微。未有名聞。卒暴禪之。則下人不服。鄭元六藝論亦謂堯之命在舜。舜之命在禹。猶信羣臣舉于側陋。上下相讓。務在服人。蘇氏亦謂以天下與庶人。古無是理。故必自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岳不敢當。則必舉舜。堯之知舜至矣。而天下不足知之。故將授之天下。必使其事發于衆。不發于堯。故舜受之也。按是說美則美矣。但聖人之作事。直己而行。無事私曲。使其果欲禪舜。則直禪舜矣。又何必先以禮讓四岳。而爲此不情之舉乎。其實以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位。故宜先于四岳。岳不敢當。則使明明揚以下之。可當者。宜得聖人。四岳實聞舜賢。方欲薦之。適堯已聞。乃舉以對。堯時亦聞舜之元德。而未知其詳。故因四岳之薦而審其何如。初非有意禪舜。恐人議己。故陽以禮讓四岳也。伊川之意出此。曾氏亦云。唐

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堯得舜而納于百揆。則前此百揆之官未備也。建官惟賢。官無隆于四岳。則其賢可知矣。德未足以宅百揆。則庸命有所不能矣。故四岳言舜可受天下之事曰。舜乃瞽者之子。其父則心不則德義之經。其母則口不道忠信之言。其弟象則又傲慢而不恭。有此三惡。而舜能諧之以孝。使烝烝乂不格姦。此實人情之至難。而舜能之。故知其可以受堯之天下也。烝烝。孔氏謂進進于善。不若曾氏謂若烝之浮浮之烝。盛德之氣。有以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故烝烝于乂。不至于格姦。瞽。無目之稱也。漢孔氏謂舜父有目。以其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唐孔氏從而廣其說。引論語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言瞽者非果無目也。况史記載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爲之。不得爲無目。但不識善惡。故稱瞽耳。至林少穎則引史記云。盲者子。父頑。母嚚。象傲。則舜父之無目也。審矣。夫盲之爲痼疾。固非善惡之事。然有目而頑。猶可言無目而頑。豈不愈難言哉。要之二說少穎爲長。說者又謂烝烝乂不格姦。則舜未登庸之時。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則舜登陟天朝之後。三惡尙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于此。安得爲不格姦。余謂舜處父子兄弟之不幸。雖堯既妻舜。三惡尤有殺舜之心。則當未舉之前。其欲害舜之心爲如何。惟舜以孝克諧之。雖頑如瞽。無殺子之愆。傲如象。無害兄之罪。則不格姦之言爲可信也。四岳既言舜克諧三惡。烝烝乂不格姦。以此爲可授以天下。堯猶以爲未也。且曰。我其試哉。蓋以試舜以考其行績也。試之如何。妻以二女。觀其禮法刑制二女而已。蓋能制二女。

則夫婦之道正。夫夫婦婦，則家正而天下定。此堯所以試之也。春秋傳曰：宋雍氏女女子鄭，則知以女適人，皆謂之女。謂之女于時者，猶言于是時以二女女之也。古者士庶人一妻一妾，今堯以二女妻舜，竊意二女當有貴賤長幼，其一爲妻，一爲媵，非皆爲妻也。故劉向列女傳云：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則非皆爲妻也。吳孜謂堯舜同姓，俱出于黃帝之後，不應以嫡女妻之。所謂二女者，人君天下父母，民皆臣妾，堯于天下取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天下之本，故知二女非堯女也。殊不知世本之舊，出于後世，豈可據哉。堯既妻二女，以觀其禮法，刑二女而舜于此果能以義理下降二女于媵水之北，使帝女雖貴必從夫，而俱行婦道，于有虞之族，故堯嘆曰：欽哉，美舜也。王氏以釐降爲下嫁，此說雖通，然以釐降爲下嫁，則一篇之載，惟及乎堯之妻舜，不及舜之刑二女。孔氏云：釐降，乃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然經言釐降二女于媵，則降又非降其心，故不若合二說爲一，謂舜能以義理下降二女。雖帝女之貴，亦使下降而居媵，納也。水北曰媵，媵水之北，卽舜所居之地也。旣言媵，納又言嬪于虞，媵言其地，虞言其族也。曾氏云：動容周旋中禮者，聖人之欽也。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其欽但可掩塗人耳目耳。若在其室而與之居者，不可欺也。舜能釐二女而使之嬪于虞，非能動容周旋中禮以行之，不能如此。故以欽哉美之也。李校書謂欽哉爲帝戒，飭二女之言，其意蓋謂舜以微賤能釐降二女，不可不敬其夫，故以欽戒之。此說亦通。周泰叔謂堯禪舜，必試之。舜禪禹，不言試者，當堯之時，洪水橫流，天下愁嘆，帝命治之，由是疏九州，導九河，驅水怪之屬而放之海，汲汲盡力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水功旣

成。民然後獲。陸行而土居。禹之功被乎天下。民之視禹。無異于舜。故涿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予嘉乃績。天之歷數在爾躬。終陟元后。蓋禹之功被民也大。民之歸禹也順。不待舜試而天下安之也。林少穎曰。四岳薦舜。將使堯授以天下。而其薦之者不言其他。而惟曰。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堯之試舜。將授以天下。而其所以觀之者。不觀其他。而惟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者。蓋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尚書詳解卷二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其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舜典篇末載舜終。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虞時所作同。其書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言歷試諸難。作舜典。先儒謂不足以盡一篇之義。不知慎徽以下。所敘皆堯老舜攝之事。故鄭元謂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則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其德實于攝事之時見之。序惟推原陟帝位爲天子之由。以明舜典之所以作。故第曰歷試諸難。舉其大略也。如大禹謨序言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命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未嘗言及禹受命以後事。亦此例耳。其曰虞舜者。或謂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又謂舜自虞卽帝位。都安邑。二說皆以虞爲地名。按堯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虞言其族也。嬪婦也。謂行婦道于虞氏之族也。鄭元謂虞氏舜名。其說甚當。側微微賤也。與堯典側陋同。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聰明卽書所謂明四目。達四聰是也。謂舜以微賤之人。有聰明之德。堯聞之。欲使之嗣位焉。然堯非遽使之嗣位也。蓋堯雖已聞之。而究未知其實行。故其始先試以二女。見其能釐降二女于媯汭。已知其正家矣。能正家者必可以正天下。故至此歷試諸難。則又試以天下事也。陳少南有言曰。堯之得舜。由于師錫。而序篇乃以堯聞斷之。則堯之得舜。故不在師錫之後。

也。人君苟無先見之明，而惟左右近習之人是聽，其于治也亦未矣。司馬文正公有言曰：舜自修于畎畝之中，而聞于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難也。二說尤可取，故特存之。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蓋作史者總序舜之德也。典謨之體皆如此。如堯典之首言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大禹謨之首言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謨之首言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蓋爲此人作此書，必先敍此人，有此德，體制自應如此也。蓋作書者之意，謂我順理而考于上古，得帝舜之行事而載于書。書曰：堯有此文德之光華，舜能重之，協合于帝，堯而無異，不惟能重華而已。而且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濬深宏也，哲睿知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溫粹和也，恭恭敬也，允信當也。塞充實也。凡此八者，卽元德也。元，幽遠之稱。言舜有德而潛修于幽遠之處，然舜之德雖韜藏于幽隱之中，而實升聞于天朝，故堯命以位，使之攝行天子之事。卽下文所謂徽五典之屬也。夫作史者允言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後言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則舜于未登庸之前，其光輝之德固已能重堯之華矣。德旣不約而契，宜其雖處側微而堯獨聞而知之也。由是觀之，則堯之知舜，非聞于言語物色之間也。堯有是德，而舜重之，以心相知，則若契券焉。蓋有非耳之所能聞，目之所能見者。程氏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者以形容其聖德。如稱堯曰欽明文思安安，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皆聖人之德美。此論甚當。王氏云：堯言欽明文思爲成德之序，舜言濬哲文明爲修爲之

序此鑿說也。林少穎皆以爲堯舜之德。此說殊可喜。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故以慎徽五典接堯典。帝曰欽哉之文而爲一篇。至孔氏纂禮中書。始釐爲二。加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由是始爲二篇。正義謂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之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求遺典。始得之。是舜典之書。前此實以慎徽五典爲首也。慎徽五典。司徒之職也。納于百揆。奮庸熙載之任也。賓于四門。典領方岳諸侯之事。四岳之職也。納于大麓。所謂薦之於天是也。凡此蓋舜元德升聞於堯。堯將命之以位。使之兼統衆職。以驗其能否。卽上所謂歷試諸難是也。程氏謂五典克從。無違教。而後浸至於百揆之任。禮待四方諸侯協和。而後至於大麓之任。其意蓋謂先使之徽五典。五典從。而後使之宅百揆。百揆序。而後使之賓四門。四門穆。而後使之納大麓。殊不知上言乃命以位。而繼以慎徽五典。納於百揆等事。則是堯旣命以位。則五典等事。無所不統。舜旣兼統庶事。則以之慎美五典之教。而五典克從。無違教。以之納于百揆。而百揆時敘。無違事。以之賓迎諸侯于四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穆。以之納于大麓。則雖烈風雷雨。不至迷錯。而害物。是皆帝舜兼統庶事。隨所施設。各底成效。初無浸至之理。故唐孔氏曰。舜旣臣堯。無所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

于百揆。非百揆時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此說甚當。按左傳文十八年。載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斲、檮斲、大臨、虯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則徽五典。宅百揆。雖堯以是試舜。舜實舉元凱以爲之。安得爲試諸難哉。蓋將以天下授舜。并以是數事付之。以觀舜所以處之之術如何。非欲舜一一躬親其事也。舜之于此。果能登庸衆賢。分治其事。則舜所以處之者。蓋有道矣。宜乎堯以天下授之也。納于大麓。說者不同。孔氏謂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卽百揆之職也。前旣納于百揆。則此大麓。尤當爲大錄萬幾。說者又謂麓地名。卽禹貢所謂大陸旣作。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旣試舜以諸難。舜隨施設。各底成功。至此特俾之陟帝位。故命之曰。格汝舜。格。來也。言來汝舜。堯呼舜來。謂之曰。來汝舜。我常詢汝以天下之事。與汝反覆辯論。以考汝之言。其措置當爾。其成謀當爾。今三年矣。而汝向來所言。皆以底行。而可以立功。則汝可爲能言而又能行矣。汝其不可庸命。以登天子之位乎。底績。卽上徽五典。宅百揆。賓四門。納大麓。皆舜底行之實迹也。堯旣命舜陟帝位。而舜乃辭不敢當。故曰。讓于德。弗嗣。王氏謂。讓于德者。遜於有德之人也。弗嗣者。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沈氏謂。舜以其德不能繼堯。故辭讓不敢當。二說皆通。故兩存之。正義曰。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旣有功。故使

升帝位。將禪之也。夫繇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何也。繇待三考。冀其成功。無成。乃黜之。緩刑之義。舜既有成。他無所待。故一考卽升。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義謂舜既讓而堯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于堯文祖之廟。蓋堯爲天子。于此事終而授與舜。舜受之而不更始也。王氏徒見此文不加舜字。遂謂堯受終于文祖。故李校書辨之。謂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言在璿璣玉衡之屬。亦豈屬堯乎。正月。李校書謂歲之首謂之正月。猶正貳之正。蓋亦訓長。王氏謂政事當歲易者。妄也。下文格文祖言月正者。亦正月也。特變文耳。王氏謂舜避堯之子。方其未踐位。天下無政。故此格文祖卽月而後有政。故言月正亦鑿也。上日。謂朔日。孔氏謂上旬之日。曾氏謂上辛上丁上戊日之類。三說不同。林少穎謂下文言月正元日。正月朔旦。則此云上日亦宜是朔日。蓋禹受命於神宗。既用朔日。則舜受終于文祖亦應用朔日。不應獨用上旬與上丁之類。其曰上日者。特變文耳。故唐孔氏謂月之始日謂之朔。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其于一歲是上日也。但元日說者泥月令擇元日命民社之言。謂元日乃所擇吉日。非朔日。殊不知月朔謂之吉。擇而用之。亦謂之吉。論語有吉月必朝服而朝。則月朔亦有言吉者矣。吾安知書所謂元日非月旦乎。文祖堯之太祖也。蘇氏謂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所從受天下者文宗。授天下於人必告於我所從受之人。則文祖實堯之祖也。特不知所祖果爲何人耳。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魯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卽堯也。神宗爲堯。則文祖可指爲顓頊矣。但去古旣遠。不可以爲必然之論。故唐孔氏謂堯之文祖不可強實。亦多闕疑意。李校書謂孔氏以文祖爲堯。文德之祖。以藝祖爲卽下文祖。文祖又卽藝祖也。故知藝祖卽文祖。此說甚當。但神宗亦以爲文祖。則有可論者。蓋舜受堯之天下。于受終與告卽政之事。皆宜就堯之祖廟。至禹則受天下于舜矣。則受命當於舜之祖廟。豈宜亦就堯之祖廟哉。故知神宗卽有虞氏神宗之廟。所謂祖顓頊而宗堯者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以璿爲璣。玉衡以玉爲衡。唐孔氏謂是天文之器。漢世謂之渾天儀者是也。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以一人可以運轉。故曰璣。衡橫簫長一尺。孔徑一寸。將考天象。先懸璣於上。運轉之以象天之運轉。然後以衡從下望之。以知星宿。此璣衡之制也。在察也。七政。日月五星。唐孔氏謂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有異政。故謂七政。不若沈博士謂君政得於下。天文序於上。自然之應。故以政言之。此說是也。然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然必謂之齊者。曾氏謂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凌歷鬪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所見。皆時數軌度之常然。不如璣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沈存中謂熙甯中受詔典領歷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卽玉衡也。但璿璣。孔氏云美玉。王氏云美珠。二說不同。後世渾儀旣不用珠玉。用銅爲之。則古之璣衡。或以玉爲之。或綴珠其上。皆不可得而知。孔氏曰。

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此說不然。夫舜既受堯之終于文祖之廟矣。乃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審己之當天與否。使七政有愆。則將奈何。古人授受之義。必不然也。使其不審天心。不符人望。則不受之。既已受之。而方且察天心之當否。豈理也哉。然則舜受終必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蓋既攝帝位。將巡狩方岳。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程氏云。猶後世作文者言于是也。蓋舜攝位。既齊天文。於是乃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告以攝位之事。類。禋。望。徧。唐孔氏謂皆祭名。所謂類者。孔氏謂類以攝位事告。故謂之類。蘇氏亦謂以事告。非常禮。肆師類造上帝注。非常祀。故曰類。與此合。六宗之祭。不見于經。諸儒皆臆度之。誠可疑。晉張髦謂三昭三穆。學者多從之。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者天神。非人鬼也。孔安國曰。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有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理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以私意所能損益哉。春秋不郊。猶三望分野之星。與中國山川。乃知古者郊祀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與類于上帝爲一禮耳。又以祭法考之。則曰燔柴于太壇。况祭法謂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合于所謂六宗者。但鄭元曲爲異說。而改宗爲禋。未可信也。至望山川。徧羣神。

林少穎則依孔氏傳而爲之說曰山川爲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至此時而望祭之。羣神謂邱陵墳衍古之聖賢有功者亦皆祭之。此亦本于祭法而爲之說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之爲言斂也。五瑞五等諸侯之瑞玉也。舜既斂諸侯之五瑞而四方諸侯以舜居攝來朝賀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然既月說者不同。孔氏謂盡正月中乃日見四岳羣牧。林少穎以既月爲二月。劉敞則謂正月之明日乃二月朔。陳少南因謂之既盡也。盡一月乃以是覲諸侯亦謂二月朔也。三說不同。此皆未盡。余謂三說雖不同。然孔氏徒見下文言二月東巡狩遂以既月爲正月。殊不知覲岳班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不應加既月乃三字。蓋證舜五載一巡狩于其當巡之歲。故二月往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則自歲二月以下。乃作書者載舜巡狩之歲月。本不與上連文。不可泥此。二月卽以既月爲正月也。况上文言正月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至輯五瑞。而後言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而班瑞實二月事也。但少穎謂盡二月之日亦不可。蓋覲岳班瑞不應許多日。劉敞陳少南謂二月朔亦不可。蓋舜攝位四方諸侯遠近不同。故聞有先後。而來賀必不能如他朝會同于一日。余謂既月當爲一句。乃日覲西岳羣牧爲一句。蓋舜自正月受終繼而察璿璣祭羣神。輯五瑞行是數事。月既盡矣。乃于月盡之後日覲見四岳羣牧。既見羣牧乃還以其所輯之瑞班而還之。使歸於國。蓋此瑞本于舜居攝班還於諸侯。若舜親授。故爲舜臣所以與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

歲二月東巡守。二孔皆謂舜既班瑞於羣后。卽以其歲二月東巡守。省守土之諸侯。此說不然。蓋上文覲岳班瑞。乃二月事。前于既月解辨之詳矣。覲岳班瑞。既爲二月事。則此二月不應爲當年二月事。少穎以此二月加歲字于上。乃歲之二月。蓋前一年羣後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考制度於四岳。此說雖順經文。而經無明文。又安知歲二月爲明年之二月哉。蓋經但云歲二月。未嘗言來歲之二月。豈可直指此歲字爲來歲乎。余謂舜之居攝。先既輯瑞。次之班瑞。自是之後。必有一歲往巡狩四方。故此直言歲二月東巡狩。必是居攝之後。于中有一歲。二月巡東。五月巡南。八月巡西。十一月巡北也。岱宗。唐孔氏謂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也。一曰岱宗。其說以岱宗卽泰山也。舜既巡狩。故先至東岳之下。燔柴祭天。以告至。既燔柴祭告至。乃望祭山川而秩者。蓋有當祭而不祭者。有不當祭而祭者。與其品位之高下。牲禮之厚薄。莫不各有其序。故山川不可不盡其秩序也。舜既燔柴告天。望祭山川。卽于東岳之下。遂見東方之諸侯。而與之考制度。自協時月正日以下。皆考制度之事也。孔氏謂協時月正日。合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蓋古者天子諸侯國皆有掌歷之官。天子歷官主頒朔于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則不得自爲正。乃受歷于天子。還以天子之歷頒授其民。故堯命羲和四子定律數。既頒朔于諸侯矣。至舜居攝。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狩

而協之。協之爲言合也。蓋以王朝之正朔考而合之。然時月言協而日言正者。蓋時之差常起于日之不正。故日尤不可不正也。時月日既協而正之。則歷法定矣。歷法既定。然後律度量衡可考而知焉。蓋度量衡生于律。而律之十二又生乎歷之十二辰。班孟堅律歷志云。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成度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則律度量衡實本于歷矣。律度量衡既本于歷。則舜于巡狩之際。欲同律度量衡。所以必先協時月正日歟。同之如何。蓋考而校之。使遠近內外均同如一也。既同律度量衡。于是又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蓋禮隨時損益。久而不修。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巡狩之際。所以修之。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者。巡狩于四岳之下。覲諸侯。考正制度。故五等諸侯。與其國之卿大夫士。各以其所執之玉帛生死。以贊見于天子。鄭元謂贊之言致。所執以自致也。此說是也。但孔氏以五玉連上修五禮之文。唐孔氏謂不言修者。蒙上之修字。此說不然。夫禮固有因革損益。謂之修。可也。五等諸侯。執圭璧來朝。不過正品秩而已。何修之有。張橫渠以修五禮爲一句。今按周禮典命。雖只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竊意孔氏亦有所據。但不知出何書。二生。謂卿執羔。大夫執雁。是也。一死。謂士執雉。是也。鄭元謂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不失其行。雉取其守死而不失其節。恐或如此。至林少穎則謂所贊之物。量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非有義理于其間。王氏曲生義訓。穿鑿之甚。皆無取焉。夫既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又云如五器。卒乃復者。三帛二生一死。天子受之。惟五玉。禮終則復。遺諸侯。程氏

謂諸侯尊而至重。已覲復還其玉。所以禮答列辟。此說是也。按聘義云。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璧。輕財重禮也。此雖主於聘禮。竊意朝禮亦然。又按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贄。己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二生一死。則不還也。又按周禮膳夫云。凡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鄭司農注云。以羔雁雉見者。亦受以給王膳。則三帛二生一死不還也。明矣。河南劉敞不深求其故。乃謂五器爲吉凶禮樂戎器。陳少南和之。乃謂如同也。巡狩之時。同吉凶禮樂戎器。巡狩既畢。乃自方岳反還。蓋謂巡狩既修五禮。又修五玉。又修三帛。又修二生一死。至此。又同五器卒事。乃復還。此皆徒見前言五瑞。又云五玉。又云五器。辭異如此。遂生分別。不足取也。程氏謂五器卽五瑞。五瑞卽五玉。以其物言。則曰玉。以其寶言。則曰瑞。以其形言。則曰器。此說是矣。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舜之巡守。旣以二月有事于岱宗。岱宗禮畢。因而南巡。以五月至於南岳衡山。其燔柴望秋山川以下。皆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因而西巡。以八月至于西岳華山。其禮亦如初時。西岳禮畢。因而北巡。而以下。十有一月。至于北岳恆山。其禮同于西岳之禮。四方巡行。其禮如一。然必曰如岱禮。如初。如西禮者。特作史者變文耳。本無別義。北岳禮畢。然後復于京師。格于文祖之廟。其牲用特牛。告于文祖。以其歸之。

既至故曰格。春秋桓十有二年。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則舜之格藝祖。卽此所謂飲至之禮也。孔氏云。藝祖卽文祖。以文之與藝。其義相同。故知其必爾也。朱博士曰。天子巡守。必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東而夏南。秋西而冬北。又以地言之。則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出此。以入京師。蓋理當然。此說得之。據此云。巡北岳既畢。然後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一歲周四岳。然後歸也。胡舍人疑之。以謂計其地理。恐不相及。鄭元乃以謂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出。夫一出而巡四岳。胡舍人尙計以地里。考其日程。謂不能周萬五千里。若巡一岳歸。至仲月再出。則一歲出入往來。不管數萬里。此必無是理也。故孔氏有言曰。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若如鄭言。當于每巡之下。卽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歸而復去。計程不能周徧。此未必然也。是說甚當。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前既載舜巡守四岳之事。至此則又總結前言。故言五載一巡守。謂此巡守四岳之禮。蓋五載而一行也。羣后四朝。說者不同。孔氏謂羣后各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胡舍人既疑其一載而不能巡守四岳。遂以五載一巡守。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之所以四朝。五年之中。一歲息駕。二說皆不然。蓋上文言肆覲東后。而南西北覲禮。又皆如岱如初如西。則巡守之際。諸侯朝于方岳之下。上文已備言之。不應于此又言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則孔氏之說所以不然者。此

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是諸侯未嘗不來朝于京師。今若胡氏謂四年巡四岳，諸侯四朝方岳，則諸侯惟朝天子于方岳之下而已。未嘗朝京師，必無此理。則胡氏之說不然矣。惟鄭元謂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來朝于京師。此說得之。蓋唐虞分天下爲五服，其在畿內，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臣，朝夕見焉，不特朝覲。至于侯服當一年一朝，綏服當二年一朝，要服當三年一朝，荒服當四年一朝，四年朝畢，則五載天子巡守。若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卽此禮也。但時有先後，故禮有詳略。則巡守來朝年歲，不無久近之不同耳。旣言羣后四朝，下又言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者，蓋天子五載一巡守，但協時月，同律度，修五禮之類而已。未暇黜陟也。五載一巡守之後，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來朝京師，則訪問之使陳其言，旣言矣，則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之旣著，則庸以車服也。庸與格則承之庸之庸同。蓋言用之也。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此卽車服以庸之事也。而王氏乃以爲民功之庸，謂上之所用，用民功爲主。此附會之說也。唐孔氏旣以四朝爲四朝方岳之下，遂以敷奏以言以下，亦巡守之所行。其說謂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使自說己之治政，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如其言，則賜以車服。余謂四朝旣不依孔氏之所說，則此說亦不可從。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沈博士謂堯遭洪水，天下分絕，故舜始分爲十二州。禹平水土，然後更別九州。其說蓋謂肇十二州乃

在禹平水土之前。反復考之。沈氏於經。初無明文可據。彼徒見商詩言九圍。商書言九有。王制雜記商周之制。亦稱九州。而十二州之名。未聞于夏商之時。兼又周官職方。爾雅亦只載九州。遂謂十二州乃洪水前權宜分置。禹既平水土。乃復舊制爲九州。夏商承之。故亦爲九州。殊不知舜居攝二十八載。堯殂落之後。是時水平已久。舜尙有咨十二牧之言。安得爲洪水之前。舜分十二。洪水之後。禹復正而爲九。而不復爲十二哉。兼周官職方載九州。有幽并而無徐梁。爾雅載九州。有幽營而無梁青。幽營并三州。本皆舜時分置之州名。若使洪水之前有此名。洪水之後。禹重正之。復于舊。如禹貢所載。則幽并營之名。至禹平水土之後。已無聞矣。豈至商周而猶有存者。余竊謂洪水之初。禹別九州而治之。既平之後。舜乃分爲十二。故於九州之外。別立幽并營三名。夏商周承之。故幽并營之名猶存。然詩書職方。爾雅只載九州者。蓋舜于平水土之後。實分爲十二。至夏商時。或有重合而爲九。或去徐梁而存幽并之名。或去梁青而存幽營之號。不可得而知。惟唐孔氏按左傳宣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此說似乎有理。故漢孔氏亦直謂禹治水後。舜分冀州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置十二州。程氏林少穎皆依此說。但唐孔氏謂禹貢治水通緜爲十三載。則舜攝位元年。治水功畢。二年之後。分十二州。林少穎此說甚合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說。與孟子八年於外之說。但少穎既有此說。自信不篤。及疑舜居攝次年。則巡狩朝諸侯考制度。使治水未平。則此禮不可得而講。觀此則治水功畢。又當在居攝之前。數說皆齟齬。學者當闕之。原少穎之意。蓋謂如前之說。治水功畢。故在居

攝數年之後。今考之經。前既載舜居攝之事。次載舜歲二月東巡守之文。是巡守近在居攝之二年矣。巡守欲周行四方。若時洪水猶未平。舜如何巡守。今舜既以二年巡守。則治水之功。當先二年而畢。山前說。則功畢于數年之後。由後說。則功畢于二年之先。故少穎以爲齟齬不合。學者當缺而不論。余謂少穎前說極當。後說乃考之未深。論之未熟耳。何以知之。蓋典謨所載堯舜之事。雖因其事之先後次第載之。然實非一時事。或近在一日。或遠間數十載。作史者因其先後而次第錄之。以成文理。正不可聯爲一時之事。若堯典既載命羲和。卽及若時登庸。卽及若子采。卽及鯀治水。命舜禪位。豈可聯爲一時事。謂堯既命羲和。卽行下數事哉。今舜典前既載舜居攝之事。次卽載舜二月東巡守之文。竊意舜之居攝。既輯瑞爲諸侯正始矣。數歲之後。洪水既平。于其中間。以歲之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巡守四岳。又豈可聯爲一時之事。謂舜既居攝。卽以次年巡守。遂以此疑治水功畢于舜居攝之前乎。學者當精思也。封十有二山。澹川者。洪水之後。舜既分十二州。封殖十二州之山。與其川而深澹之。封山所以禁採伐。澹川所以除壅蔽。恐其後爲水害也。孔氏乃以封訓大。每州取山之殊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夫左傳云。封豕長蛇。則封可訓大矣。但此封若訓大。當言大十有二山。其文不順。故不若訓以封殖之。封十二山。諸儒皆以爲十有二州。各封一山之。大者以爲鎮。亦不若凡十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川皆深澹之。如禹貢九山刊旅。謂九州之山。皆刊木而旅祭。九川滌源。謂九州之川。皆疏滌其根源也。山言十二。而川不言者。胡益之云。川之交會。非若山之可以州別。故不言十二。觀此說似有理。故特存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象以典刑。漢孔氏以象訓法。蘇氏亦依其說。唐孔氏遂引易繫辭云。象者。像此者也。是象爲放法。故以象訓法。謂各象其所犯。程氏亦謂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刑。而說文謂象刑爲畫象之刑。其說蓋出于大傳與漢帝之詔。雖若相似。然以象爲畫象。而解象以典刑之句。其辭不順。兼又荀子謂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爲治。則人民莫觸罪。非特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亂莫大乎此。惟薛氏云。世俗謂畫衣冠異章服爲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歟。歷考數說。惟王氏之說爲長。王氏之說曰。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刑象于象魏。是也。蓋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所避。苟不垂以示人。使知所避。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此舜所以象以典刑者。蓋示民以常刑之法。使知所避也。周官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法象。挾日而斂之。此卽所謂象以典刑者也。林少穎謂此象以典刑一句。乃統說其事。自流宥五刑。至怙終賊刑。乃垂示典則之目也。此說雖可喜。然象以典刑爲統說。以流宥五刑以下爲象刑之目。則是舜刑特有流鞭扑贖數等。無五刑正法。按大禹謨。舜美臯陶作士。有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皆先言五刑而後言五流。則此不應只說五流以下。而不言五刑正法。余謂象以典刑。是舜示民以常刑。常刑

卽五刑也。旣言五刑，故下言流宥五刑，卽是五流。此說與帝舜之言合，故此說以少穎爲長。流宥五刑，漢孔氏謂流宥之法，宥五罪。唐孔氏廣其說，謂據其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則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流之遠方。王氏諸儒皆同此說，其說極當。舜旣以五流宥五刑之輕者，至於官事不治，其罪至輕，又不應致以五刑五流之法，亦不應宥而赦之者，故舜又立鞭箠之法，以爲治官之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三百。卽鞭作官刑是也。其有學校之間，不勤學道者，卽扑之以爲學導之刑。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卽扑作教刑是也。然舜又謂人有過誤入罪，罪涉疑似，鞭之刑之宥之，赦之，皆所不可，故又作贖刑是也。但孔氏謂金爲黃金，唐孔氏謂安國以此金爲黃金，以呂刑其罰千鎊爲黃鐵，俱是贖罪。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周官考工，金之工七，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皆爲金，則此黃金、呂刑黃鐵，是皆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後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銅相敵。此說亦有理。舜垂刑象，旣立五刑五流，鞭扑與金贖之法矣。故於下文言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以見用上數等刑罰，皆原其情而爲輕重也。漢孔氏謂過而有害，乃緩赦之。程氏謂眚，過也。過失而入於罪者，災害非人所致而至者，皆則縱肆寬緩之。災則赦而除釋之。林少穎謂眚，災者，不幸而入於罪戾，其罪非己作，或爲人罣誤而入於刑，如論語所謂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如此之人，情在所恕，逋逃未獲，則肆之，已獲而囚繫，則赦之。曾氏又謂自生謂之眚，天火謂之災。眚災雖有所肆，亦赦焉。怙終賊刑，漢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程氏謂怙，恃其惡，與終固爲非者，殘害之以刑。蘇氏

謂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曾氏謂內怙財。外怙寵。謂之怙。成而不肯改者。謂之終。怙終而有賊。則刑之。數家之說。皆有可取。惟林少穎謂孔氏以賊刑爲刑之殺。豈有聖人用刑所以賊人。故引左傳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少穎引此。蓋謂左傳所言昏者。墨者。賊者。卽殺之。其文勢與怙終賊刑相似。故其說謂怙乃怙恃其惡。終乃爲惡而終不改。賊乃賊害人者。此三者情重。故皆刑之。夫少穎解此。既謂怙終賊刑。三者情重。當刑。則上言災肆赦。不當謂皆災者。則肆緩而赦宥之。亦當謂皆者。災者。肆者。三者情輕。皆赦之。蓋自己所誤爲。謂之皆。因人而致罪。謂之災。縱緩自怠。於事不勤。謂之肆。三者情輕。是舜所以赦之也。鄙見如此。更在學者精思去取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程氏謂史官既載舜制刑之法。而重明舜之意。曰。舜之用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言其敬慎哀矜之至也。孔氏云。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愛。欲得中。以此爲舜言。非也。史官既言慎用刑。於是又論誅四凶之罪。以見其用刑之當也。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杜注以渾敦爲驩兜。窮奇爲共工。檮杌爲鯀。饕餮爲三苗。據此而言。舜流四凶。在歷試之初。肇十二州。封十二山。濬川。乃在禹平水土之後。而作典者。載前後之辭。如此者。蓋史官因言舜之明慎用刑。遂援其誅四凶之事。以爲證。非謂肇十二州而後誅四凶也。唐孔氏亦云。此四凶者。徵用之初。卽流之。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書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驗其刑當之實。此說得之。但鄭氏徒見此經先言肇十二州。而後言誅四凶。以爲治水既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

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用人之子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以致父之殛於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豈不迂哉。唐孔氏亦謂流者移其居處。若水之流然。放者使之自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述作之文體耳。此說得之。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四地名。孔氏因北狄南蠻西戎東夷之說。遂以幽州爲北裔。崇山爲南裔。三危爲西裔。羽山爲東裔。竊意孔氏所以有此說者。徒見左傳有投諸四裔之言。遂分東西南北之異。要之左傳所謂四裔亦猶言四處而已。非有南北東西之異也。況四凶之惡貫盈。故投之遠惡之地。其何以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此必無之理也。四凶不誅于堯世。而誅於舜時。紛紛之說多矣。惟周恭叔謂四凶皆有過人之才。在堯之時。朝廷清明。禹臯稷契之徒。相與彌縫。無所肆其惡。則堯雖欲誅之。其可得乎。況靜言庸違。方命圮族。堯已知其惡。非堯不能知也。及一旦舜舉于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然後始有不平之心。其罪已著。舜雖欲不誅。其可得乎。四凶之惡。其始也見用于堯。其終也見罪于舜。皆自爲之。堯舜豈容心于其間哉。此說盡之。旣言誅四罪。而繼以天下咸服。蓋言罰有罪而天下心服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漢孔氏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凡壽一百一十七歲。唐孔氏按堯禪之年。卽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更得二年。卽爲歷試三年。更加舜居攝二十八年。合後舜三十在位之數。是堯壽實一百一十六歲。孔云一百一十七者。誤也。舜攝二十八載而堯崩。不曰崩而

曰殂落。漢孔氏謂卽死也。唐孔氏廣其說謂殂往也。言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之落也。故王氏諸儒從而爲之說曰。魂氣歸于天。故謂之殂。體魄降于地。故謂之落。此說極當。堯之盛德。泱泱人心。今既殂落。百姓思之。如失父母。三年之間。四海之內。皆盡絕八音。而不復作樂。蓋思堯而不忍聞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卽正月也。元日卽上日也。舜前以正月上日受終文祖。乃是攝位未嘗卽政。今堯既崩。三年喪畢。故以正月復至文祖之廟。告已踐天子之位也。前言正月上日。此言月正元日。特史家變文耳。初無別義。王氏乃謂卽月而後有政。故言正。曾氏廣其說。舜之中國踐天子位之月。格正以更一代之始。建元以更一君之始。故言月正元日。夫舜前雖受終。天下乃堯之天下。故用堯之正元。堯喪畢。踐天子位。于是月則始用舜之正元也。殊不知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故王氏曾氏所以藉爲曲說。非通論也。惟唐孔氏謂正訓長。月正言月之最長。卽是正月上日。日之最上。元日卽是上日。且引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若孔云。今月吉日。又變言吉月令辰。此說如何。漢孔氏與諸儒皆謂此月正乃舜服喪三年既畢之正月。按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既言如此。而此又承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之下。故知此月正卽服堯喪畢之正月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卽政之後。詢謀于大臣。求所以治天下之事也。曾彥和謂于者。往之之詞。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詢于四岳者。謂往就四岳。特爲謀于四岳而已。若十二牧。則咨誨之而已。無所往。故不言于。余竊謂此所謂詢于四岳。特爲謀于四岳而已。下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乃其所以謀四岳之事也。不必曲爲之說。惟唐孔氏解此言。達而得理。謂舜告廟既訖。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所謀者。爲闢四方之門。使爲己廣大仕路。招置衆賢。明四方之目。使爲己遠視四方。達四方之聰。使爲己遠聽於四方。恐遠有所蔽塞。故令爲己悉聞見之。此說甚善。一說又謂天下之利害。生民之休戚。君門萬里。黼座九重。不能徧知。故舜卽政之初。首詢四岳。使之闢四門。所以來此。明四目者。所以視此。達四聰者。所以聽此。蓋欲四方之情。雖至遠常不越乎廉陛之下。耳目之間焉。此說亦然。夫四方之來。各由其門而入。則門固以四言。若耳目者。特人君之兩耳目之聰明耳。何言四目四聰哉。蓋人君端處一堂。覽觀四方。四方之情。皆欲耳聞而目見。故言四目四聰。蓋欲耳目之力常徧察四方故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舜前詢于四岳。則已詢之在內之臣矣。此咨十有二牧。則又及于在外之臣焉。曰咨曰詢。皆是訪問之意也。夫天生聖人。爲之司牧。則人君爲天牧民也。人君縣地千里。而寄之州牧。則牧守爲君牧民也。牧民之道。以食爲先。言食哉惟時。欲民之粒食。當使之各得其時。李校書謂。書稱惟時亮天工。惟時有苗弗率。皆以時訓是。則食哉惟時。亦應訓是。

而先儒乃謂當以敬授民時之時者。以句自此絕。則訓自當異。與直哉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柔遠能邇。孔氏謂安遠如安近。鄭元謂能猶如也。安遠之國順如其近者。蘇氏謂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懷柔遠者。使與近者相能。王氏謂遠者柔之而已。近者吾所治也。故當能之。曾彥和廣其說。謂富之教之。刑賞因革。無所不能。故曰能邇。此數說皆費訓釋。不若李校書之說爲近而易見。李校書曰。能者耐也。古文能耐皆同字。則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遠人修文德以來之。所謂柔遠也。至于邇人。尤在所能忍。以有濟。昔人所謂弗擾獄市。又言不如是何以爲京師。皆能邇之謂也。詳考李氏之意。蓋以能邇若世俗所謂忍耐得住。況人之不能相容者。皆謂之不相能。能則實耐之意。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諸儒皆謂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信任之。蓋進德而用之也。任人。佞人也。佞人謂之任人。謂其包藏不可測知。若婦人之妊娠焉。謂之難任者。退絕之。使不得進。皆退不肖而遠之也。此說雖善。未若毛李中謂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誠能于有德者。惇之。元善者。允之。是非取舍。足以服羣小人之。心。人君雖未嘗求遠而斥之。彼自不敢進。此惇德允元。乃是難任人之道。此說極善。自食哉惟時。至而難任人。是數者誠能行之。則內治舉矣。內治舉。則蠻夷所以相率而來服也。胡益之謂蠻夷以身率之則服。此說誤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舜既終堯三年之喪。格于文祖。然後卽政而稱帝。此稱舜曰者。所以別堯也。蓋自此而上。稱帝曰。屬之

堯自此而下稱帝曰者皆以屬舜也。故于此特稱舜曰以別之。林少穎謂書之所載至爲謹嚴。蓋懼其涉于疑似。有以啓後世異同之論也。舜既卽政。咨于四岳。將求其可以宅百揆者。故咨以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其意蓋謂百揆之職。其任至重。所以亮采者在是。所以惠疇者在是。非已試之效。不可居其職。故舜必欲求能奮起其功。廣堯之事者。然後使之宅之。以當堯之時。能奮功廣事。則已有成效可驗。故用之則無不稱其職。薛氏乃謂帝載猶云王事。殊不知帝載自他人言之。則可謂之王事。自舜言之。則不應自指其事。而謂之帝事。則帝載實堯事也。亮采惠疇。亮蓋如弼亮之亮。寅亮之亮。疇蓋如九疇之疇。疇之爲言類也。謂居百揆之職也。於弼亮朝廷之事。皆當各順其類。而不至於倒行逆施也。孔氏乃以疇爲誰。謂舜求人居百揆之官。咨于四岳。謂信能立其功。順其事者誰歟。以亮采惠爲一句。以疇爲一句。文勢不順。王氏以亮采爲明其事。惠疇爲順其疇衆。其意以疇爲百官之疇衆。夫以疇爲百官之疇衆。則不當言惠之爲言順也。百官當稟命于百揆。豈有以百揆之尊而反順于百官之衆。于理不通。皆不可取。唐孔氏按國語云。有崇伯鯀。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以伯禹必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受其伯爵。故稱伯禹。恐有此理。四岳既採衆議。薦禹。舜于是俞而然其舉。且稱美禹曰。汝平水土。實有成績。今居是職。可不勉哉。故曰惟時懋哉。舜既命禹使居是任。禹則稽首而拜。讓于稷契臯陶。蓋推賢遜能之事也。稽首。首至地也。唐孔氏謂拜稽首。蓋謂拜而稽首也。稷。官名也。契。臯陶皆稱名。而稷稱官者。唐孔氏謂出自禹意。不必強解。其說是也。禹既讓于稷契臯陶。舜則俞而然之。直曰

汝往哉。蓋謂所讓之賢，非不當才，皆已各有職任。汝不可不往。下文言汝后稷播時百穀，汝作司徒，汝作士，皆因禹之讓，稱美前功，以見其各有職任。禹不可固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命九官，或讓或不讓。學者多疑之。沈博士謂舜命九官，有知其人而命之者，有咨于衆而命之者。已知其人，則不復咨于衆，而受其任者，亦不辭。咨于衆而得人，雖任之無疑，而受任者必辭遜而居職，所謂濟濟相遜也。此說雖有理，不若唐孔氏爲有據。孔氏謂：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前功以勸之。故林少穎特從其說。且按孟子：洪水橫流，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爲司徒，是皆在舜未卽位之前，分列于九官之次者。特爲禹既讓此三人，舜不之許，始稱述其功而申做之焉。且以見其各有職任，無可遷者也。由少穎此說以考之，則因讓述效，或云益稷脫文重出於此。余謂夔龍之命，乃因伯夷之讓而重述其功，夔亦因贊其所職之效，正不可指爲脫簡也。棄稷之名也。蓋其生棄之隘巷，寒冰平林，故以棄爲名也。禹既讓之，故舜稱其名而美其功。曰：洪水未平，黎民之艱阻，而在於饑餒者，惟汝居稷官，教民敷播百穀，則汝功誠可嘉也。蓋禹既讓之，舜不從，故稱其功以慰后稷之心也。穀品雖多，未應有百言百穀者。以穀品在粟麻麥與夫秬秠糜苳之類，其種非一，故取數多，以百言之。稷爲五穀之長，故主穀之官，以稷名之。謂之后稷者，官實名稷，特以棄居稷官，雖在朝爲公卿，亦分土胙民爲諸侯，尊而君之，故稱爲后稷。如呂刑稱：三后，夔稱后夔，皆尊而君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亦因禹讓。稱美前功而申命之也。五品。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五者各有尊卑品秩。故謂之五品。因其品秩而教之。故謂之五教。即父子教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者也。要之。品乃自然之秩。教乃因其秩而施其教也。左傳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五典。不若孟子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爲五典。足以盡人倫之道。舜之意。謂往者教化不明。百姓不相親睦。五者尊卑品秩之序。皆不遜順。吾旣已受命。汝作司徒。以掌是事。則汝往乃職。可不敬敷五典之教以教之乎。然雖教之。又須寬以居之。不可急迫。陳少南謂。亟則以德爲怨。否則相率爲僞。蘇氏謂。敷此五教。以敬爲主。以寬濟之。以敬爲主者。匡之直之之謂。濟之以寬者。使自得之之謂。二說雖美。惟少穎之說爲詳。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亦因禹讓。稱述前功以申警之也。按孟子之言。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稷播百穀。契敷五教。雖無用皐陶之文。然下繼以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則皐陶亦與稷契同時登庸也。以此推之。可以知皐陶前此已爲士師久矣。王氏見此蠻夷猾夏之言。遂謂是周大司馬之官。當舜之時。以士師兼之。其意蓋謂蠻夷猾夏。非刑可制。必加以兵。故謂皐陶實兼掌兵刑之任。諸儒和之。以謂唐虞兵刑之官合而爲一。成周分而爲二。殊不知此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之下。特云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未嘗有兵也。兼後誅三苗之兵。而禹掌之。未嘗用皐陶。則謂皐陶兼掌兵刑之任。其說非也。

然而此必先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胡益之謂。天下本無事。蠻夷內侵。人民離散。常法一曠。則寇賊姦宄因而生焉。其意蓋謂。前此蠻亂中國。中國之人。因此而肆爲攻劫之寇。殺人之賊。在內之姦。在外之宄。故命臯陶作士。以治此寇賊姦宄之人。而主意初不在蠻夷猾夏。林少穎求其說不得。乃謂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雜居。如揚州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之類。則猾夏者。蓋此輩。此亦牽合之說也。唐孔氏謂。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于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于人。作與奪之勢爾。此說有理。士。理官也。鄭元謂。士。察也。主察刑獄之事。故謂之士。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有服。服其罪也。呂刑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五刑。謂五流。不忍加誅。制爲五等流法。以宥之也。有宅者。居其所之謂也。蓋臯陶作士。于五刑則原其輕重而服其罪。而所服則有三就焉。于五流則亦原其輕重而宅其地。而所宅則有三居焉。三就者。孔氏謂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此說甚善。蓋五刑所服。其罪各有輕重。五流所居。其流各有遠近。其說可以該五刑。此王氏爲長。惟明克允者。蓋五刑五流。其用各有輕重。遠近。惟明足以有察。則能原人之情而定其罪。故或刑之。或流之。斯能允當也。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作士。教以一言曰。明。所任至重。而戒飭不過一言。此其所以簡而易守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禹既由司空以宅百揆。於是又求其可爲司空以代禹者也。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鄭

氏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唐虞以上謂之共工。此說恐未盡。唐虞謂之共工。然亦謂之司空。伯禹作司空。是也。僉曰。垂哉。四岳見垂能任百工之事而薦之也。垂有創物之巧。精於制器。所謂垂之竹矢是也。汝共工。謂使汝居是官。猶汝后稷播時百穀意。孔氏見無作字。遂云共。謂共其執事。則與堯典所稱者異文。無是理。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

按孟子禹平水土之初。舜命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則益掌山澤亦已久矣。至此又命之者。蓋洪水未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雖欲施功。有不可得。故先禹而命益。使焚山澤。以除草木之障塞。禽獸之逼人。今洪水既平。舜將求人若上下草木鳥獸。故朝臣以其前曾焚山澤。能知鳥獸草木之宜。故共薦于舜。使作虞官也。若之爲言。謂順。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所謂若上下草木鳥獸。其事與烈山澤而焚者不同。故知此命與前命實不同。不可泥孟子而疑此也。唐孔氏謂此官以虞爲名。言朕虞者。猶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然則名官爲虞者。豈非欲其度鳥獸草木之宜。而若之乎。若草木鳥獸。而言上下草木鳥獸。先儒以上爲山。以下爲澤。猶言若山澤間所生草木鳥獸。爾要之。草木鳥獸。或上而生于山。或下而生于澤。則謂上下爲山澤。亦有理也。但益所讓朱虎熊羆。孔氏以爲二人。據左傳。謂高辛氏有才子伯虎仲熊。既爲二人。則朱與熊亦當爲二人。朱博士

云。父、圻、伯與、二人也。故云暨以別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暨。此言爲善。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禮之品有五。吉、凶、軍、賓、嘉。是也。五者其別有三十六。周官大宗伯備言之。是典禮之官。於此五者無所不掌。今舜欲求典禮之官。乃使之典三禮。孔氏謂三禮爲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則此三禮特五禮之所謂吉禮而已。然巡守尙修五禮。不應此獨典三禮。林少穎謂典禮之職。於吉凶軍賓嘉之事。雖無所不統。然實以郊廟祭祀爲主。故但云典三禮。蓋人君盡孝敬以祀天地祖宗。則民歸厚。此實禮之本也。此說甚善。舜既咨四岳。欲求典禮之官。故四岳採衆臣之議。同辭以伯夷爲薦。說者謂舜命九官。惟宅百揆。典三禮。言咨四岳。蓋重其事。故必咨于大臣。一說又謂禹伯夷言咨四岳。而得薦之之辭。皆言僉曰。垂益雖不言咨四岳。而薦之之辭。亦以僉曰爲言者。意當時亦必詢于四岳。經不言者。蓋史官經緯其語。以成文理。使上下文勢互相發明。二說皆近似。故特存之。四岳既薦伯夷。故舜乃兪而然其所薦。且咨伯夷曰。汝伯其爲我作秩宗。以典禮。典禮之官。謂之秩宗者。蓋宗如宗主之宗。故先王之制。一族之內。以長子主祭祀。則謂之宗子。記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則長子之謂宗子者。以其爲祭祀之主。故謂之宗子。然則典禮之官。謂之秩宗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彼實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都宗之禮者。謂之都宗人。家宗人。亦此意也。舜既咨伯夷。使作秩宗。于是戒之曰。夙夜惟寅。直哉。

惟清。蓋寅也。直也。清也。三者皆所以事郊廟。交于鬼神之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正而不諂。清者。潔而不污。伯夷誠能夙夜盡此三者。則神必感之矣。一說謂戒伯夷曰。汝典禮之官。誠能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于事神之道肅清。而神無不格。此說亦通。舜既知伯夷可用。而戒飭之言。又精切如此。伯夷乃因讓于夔龍。宜舜所以不許其讓。而戒以往欽哉者。蓋欲其往敬乃司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亦因伯夷之讓。故舜稱前所掌而申戒之也。說者多謂前稱稷契臯陶。皆直言汝作司徒。汝作士。未嘗言命典樂。命汝作納言。則夔乃因伯夷之讓。而任用之。不可謂二臣前已任用。至此特申戒之也。殊不知新命之臣。未嘗不讓。若此二臣。亦爲新命。則何獨不讓。況舜一命夔。夔即應聲言百獸率舞。若二臣果新命。何爲一旦能致如此之功效哉。此必不然也。胥子者。胥之爲言胤也。胤之爲言嗣也。繼父世者。爲長子。胥子即長子也。即王制所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者是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舜戒夔以教胥子之法。皆所以發揚宣導。使因其和聲。作其和心。心和則于道必超然獨得故也。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即教以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即教以樂語也。蓋人之氣質。直者常勁正。而不溫。和。寬者常緩怠。而不莊栗。莊栗即恭謹之謂也。剛强者常失于苛虐。簡易者常失於傲慢。皆失之一偏。不合于中。

和之理。故教者因其直則教以溫。因其寬則教以栗。因其剛而教以無虐。因其簡而教以無傲。皆使歸于中和。不蹈一偏之失。此所謂教以樂德也。既教以樂德。則氣質全矣。氣質全。然後可教以樂語。而發越其良心。自詩言志以下皆是也。詩如今三百篇之類。古亦有詩。謂之詩言志者。蓋使之諷誦其詩。即詩以稱述其所志也。既以詩言其所志。則情動于中而言有不足。以盡其志者。故欲使之即是詩而歌之。所以永其所言。即所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非于詩之外。又有所謂歌也。既歌以永言。則發揚蹈厲已極。其所欲言矣。故又以其所永之言。依之于宮商角徵羽之五聲。言與聲既協。由是播之于十二律。以和之。使前所言所歌。常寓于聲律之間。一聞聲律。則向所言所歌。雖愈久而常不越于耳目之近。教之至此。則邪心蕩盡。良心日生。教人之道。復有妙于此者乎。舜既以是戒夔。然又恐夔教之不力。故又教之以樂。教之能至于此。則八音諧和。疾徐高下。各有倫類。無相侵奪。幽而神明。而人且和矣。況胄子哉。唐孔氏謂。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此說是也。一說又謂。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爲教人之道。且引孔子曰。吾無隱乎爾。是教人者欲其直。詩曰。載色載笑。是教人者欲其寬。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是教人者欲其剛。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是教人者欲其簡。夔將以樂教胄子。必在我者有是德。然後可以用樂。自詩言志以下。所謂以樂教人也。故有是德。然後用樂。則樂之和。且可以感神。人況胄子乎。儻無德。以爲之本。而徒用樂以爲之文。則所用樂者。不過聲音節奏之間而已。何以教胄子哉。是故大司樂之教國子。亦必以德爲之本。而後以六樂爲之文者。正此意也。此說不若前說爲長。然參之命伯夷典禮。既言

咨伯汝作秩宗。于下卽言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皆言典禮之官。其德當如此。則此言命汝典樂教冑子。于下卽言直而溫。至簡而無傲者。是亦教人者其德當如此。以此推之。故知後一說于經亦通。故併存之。舜旣命夔典樂教冑子。夔卽對以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者皆疑之。謂舜方命以職。不應遽有是效。皆指爲益稷脫簡。重見于此。余謂筆削聖人之經。以就已意。此學者大患。況舜命九官。其不讓者。考之孟子。皆是前此用之已久。至此特因其相遜。重述其所掌。以申警之。故自稷契以下。皆不讓。不讓者旣爲舊有職任。則夔之典樂。蓋已久矣。舞獸之效。正不可疑其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唐孔氏謂夔言此者。以舜戒以神人以和。欲使勉力。乃答之以百獸率舞。言此帝德已及鳥獸。此說幾是。然唐孔氏以此明夔所以言此之意。則善。但所以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言。則未詳。惟王氏之徒。謂堂上之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石者。堂上之樂也。夔方擊石拊石。以象宗廟朝廷之治。鳥獸不待堂下之樂。因已率舞。以此見舜功化之敏。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堂上之樂。非止于石。特曰擊石拊石者。蓋八音惟石難諧。舉石則餘不足道也。詩曰。鼗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以此知樂之和。由石聲而依之也。夫石一也。或言擊。或言拊。唐孔氏謂擊是大擊。拊是小擊。言其輕重各有法也。於字釋文無音。當如字作一句連讀。而曾彥和林少穎諸公。皆云此當爲嘆。而自作一句。讀爲鳥字。如堯典言僉曰於緜哉之於同。此說亦通。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也。聖嫉也。史記言畏忌讒說。則聖爲嫉可知。讒說邪說也。殄行。孔氏謂舜嫉讒說能殄絕君子之行。不若陳少南殄絕也。詭異卓絕之行。使人不可跂及者。是之謂殄行。讒說殄行是二事。皆足以恐動人之耳目。使人厭常而好怪。背正而趨邪。有害于治。故舜嫉之。嫉其能震動驚恐我衆民也。夫讒說殄行。舜既嫉之。嫉之而不以嚴刑峻法禁約之。誅斥之。而乃命龍作納言之官。使之出入上下之言者。何哉。却讒說殄行所以能恐動衆聽者。特上之志意不宣于下。則君之向背民不得而知。故讒說殄行日以鼓惑其觀聽。下之志意不達于上。則民之向背君不得而知。故讒說殄行而君無自而察。惟納言之官。受上言而宣于下。使民皆知君之所向在此。莫不惟君是從。受下言而達于上。使君皆知民之所向在此。又以觀其革與不革。如是。則上下之情交孚。讒說殄行不攻而自破。又何必驟加以刑哉。然旣言夙夜出納。又言朕命惟允者。蓋舜之意。謂讒說殄行。惑人之甚。雖命龍革其弊。又恐龍于出納之際。或以邪爲正。或以僞爲眞。不能自知。故又教之。朕命惟允。欲其出納之際。惟取信于君命。其合於君命者。乃正言正行。不合于君命者。乃邪說殄行也。如是。則出納之際。知如是而爲讒說。如是而爲殄行。有所不革。革之無不中其弊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前旣詢四岳。咨十二牧。命九官。至此又總而勅之。故言汝二十二人。則所謂二十二人者。蓋四岳一人。加十二牧。爲十三人。又加九官。是爲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孔氏以四岳爲四人。故謂二

十有二人。乃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其意蓋謂稷契臯陶皆申命。故不戒飭。此說不然矣。夫稷契臯陶是申命。四岳十二牧豈非申命哉。四岳十二牧猶申戒之。何獨遺于稷契。至林少穎亦以四岳爲四人。知孔氏說不通。又曲說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舜特咨二十二人者。蓋當時或有兼居岳牧之任。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居九官之列。故言二十二人也。凡此皆不可用人君代天理物。故百官之事莫非天工。四岳九官十二牧。實人君使之亮天工也。亮有輔相之義。如弼亮四世之亮。謂欲以輔相天工。其事甚重。非簡忽所可能。故舜必戒以欽哉。惟時亮天工。蓋欲其以欽敬爲心。惟以是欽敬之心輔相天工也。一說又以時如百工。惟時之時。謂百工之事。各因時赴功。故戒以欽哉。惟常因時以亮天工。此說雖通。然史記載此言。直云惟時是相天事。則不若從前說爲可據。舜既飭之使亮天工。然又恐其行之或不力。故繼言吾三載考爾之功。以觀爾職之稱否。繼而至于三考九年。則勤者功既久而必成。怠者時既久。亦可以知其無績。吾于是升陟其明黜退其幽。而加誅賞焉。如此。則庶績無有不廣。汝可不勉哉。此正舜欲其各勉乃事。故預要其效以勸之也。唐孔氏疑庶績咸熙非舜語。乃謂自三載考績以下。乃史述舜事實。非舜語。其說蓋謂舜命羣臣之後。經三年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黜陟幽明。羣臣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殊不知詳味此文。實舜語。豈可謂舜止言欽哉。惟時亮天工。不應于此曰庶績咸熙。胡不觀堯典既分命申命。羲和繼又總而申戒之。亦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文勢略相似。豈可謂彼爲堯語。此非舜語哉。學

者詳味之。其理自見。分北三苗。此句不與上文相連。不可曲爲之說。只是舜既咨二十二人之後。繼而分北三苗。故作史者因而錄之于下。爾三苗之君。前已竄于三危。然未滅其國。至是猶怙惡不悛。舜恐其同惡相濟。終或召亂。故分北。如成周之商頑民。善者則表厥宅里。惡者則殊厥井疆。此所謂分北也。唐孔氏云。分。謂別。北。謂背。此說得之。鄭氏謂三苗卽所竄于三危者。既竄而復不從化。故分北之。誤矣。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不敍。則是所竄于三危者。當洪水既平之時。已不敍矣。不應于此復爲亂。故當從前說爲是。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居側微三十年。然後堯徵用之。歷試三年。然後居攝。居攝二十八年。堯崩。終喪三年。然後踐天子位。則舜踐位乃年六十二。今此言舜三十徵庸。又三十在位。則是在位始年六十。不同者何也。蓋舜在位實年六十二。但作文之體。上旣言三十徵庸。下又言五十載乃死。不應于此言三十二在位。故取其句讀而舉其全數。以三十言之。如詩三百十一篇。孔子特言詩三百。不言十一篇者。亦以下語之法。以便爲貴。故舉其大數。便于句讀而已。一說謂歷試三年。在二十八年之中。更加居喪三年。是舜徵用三十九年在位也。此說亦通。舜宅帝位三十三年。然後薦禹。薦禹十七年。然後舜崩。是故既踐位後。五十載乃死。孔氏以陟方乃死。謂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其說本于檀弓有舜葬蒼梧之野一句。然孟子言舜生諸馮。卒于鳴條。則死于蒼梧。其說不可信矣。況揆以理。有大不可者。蓋實爲舜升遐而

死也。故成王升遐，書亦曰惟新陟王。但韓退之亦知孔氏升道南方之說爲不然，而以陟方爲升遐，至乃死，則謂作書者以此釋陟方義，其意以謂上旣言升遐，不應于此又言乃死，非下語之法，殊不知揚子亦言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此文勢相同，安可以語法爲疑而曲生意義哉！林少穎之說，正出于此。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

此亡書之序也。唐孔氏謂安國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則以序附于本篇之末，故此序在此。林少穎謂其書旣逸，則其序之義不可得而強通，漢孔氏乃謂舜釐治下土之諸侯，各設其官，使居其方，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其類使相從，故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凡十一篇，汨治也，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稟勞也，飫賜也，此皆順序文而爲之說，未必得書之意。故唐孔氏亦謂凡此三篇之序，旣不見其經，暗射難以考中，孔氏爲傳，特順其文而爲之爾，是非不可得而知也。此說甚善。河南劉敞謂九共當作九邱，卽八索九邱者是也。古文邱字並與共字相似，安國爲隸古定，不知邱字，誤以爲共，遂肆意云述職方以除九邱，況職方一官出於周公，孔氏未嘗刪述，何云述職方以除九邱，又此序言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故知九共當作九邱，篇言一州，故云九篇，敞之說若自有理，然書旣亡矣，無從可據，姑亦存之，未敢信然也。

尙書詳解卷二

大禹謨

林少穎謂。虞史既述二典。而其所載義有所未備者。于是又敍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二典之所不載者。以爲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此蓋備二典之所未備者。非如舜典之初上接堯典之末也。蓋舜典已載舜死。此三篇皆舜未死以前之言。文不相接。而意實相屬。舜典既載禹宅百揆。繼舜之任。而其本末未有所屬。故此篇載禹攝帝位。率百官若帝之初。然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此所以爲虞書。左氏傳所舉。以爲夏書。蓋孔子未定書以前傳寫之誤也。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在舜之時。皋陶以謨顯。大禹以功著。作書者既述二典。載其君之始末。于是又錄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作此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以見當時爲臣者忠力如此。孔氏敍書。將發明其所以作此書之意。故言皋陶爲舜陳其謨。禹爲舜成其功。舜則因二子之謨功而申之。故作大禹、皋陶、益稷三篇。蓋此三篇皆是禹之功。皋陶之謨。與舜美之之言。故孔子作序所以必云也。帝舜申之。說者不同。林少穎謂。申重也。皋陶之謨顯矣。舜則申之。使致其功。若所謂時乃功懋哉。是也。禹之功著矣。舜則申之。使陳其謨。若所謂汝亦昌言是也。蘇氏則謂。申。推明之也。張氏則謂。申。發揚而暴白之。使功與謨皆申而不屈。皆不

若漢孔氏謂申重美二子之言。唐孔氏廣其說曰。若大禹謨言。帝曰。兪。地平天成。時乃功。懋哉。益稷又云。迪朕德。時乃功。惟敘。是書重美二子之言。此是矣。篇次先禹後皋陶。序乃先皋陶而後禹。唐孔氏謂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殊不知禹謨言后克艱厥后以下。亦禹先發端。則禹言又在皋陶之先。豈可謂皋陶言在禹先。故先皋陶。又孔氏之說。特可該皋陶一篇而已。此序包括三篇。豈可只以皋陶謨一篇爲據哉。沈博士又謂。篇次先禹後皋陶。以禹繼舜有天下。序先言矢謨而後成功。意禹之功未必非皋陶有以發之。此說雖近似。然考之于經。禹功自功。皋陶謨自謨。未見有皋陶發之之意。惟少穎謂先言皋陶而後言禹。非有輕重取與于其間。蓋先言謨而後言功。事辭之序然也。此說最爲平穩。說者謂伏生以益稷合于皋陶謨。今考益稷篇首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與皋陶篇末。思日贊贊襄哉。文勢相接。又此篇無益稷一言。則安國分爲二篇。未必古文如此。余謂安國得古文于屋壁。以其古書。心必尊敬。豈敢以己意妄加分別。益稷一篇。必是古文自爾。林少穎謂古者編竹簡成書。竹簡所載不能多。必析而分之。既分之。必取數字名篇。此篇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簡策。猶論語以顏子微子。孟子以公孫丑萬章等名篇也。又此三篇又謂之禹謨者。豈盡禹之謨。亦有皋陶之言。皋陶謨者。豈盡皋陶之謨。亦有大禹之言。其分爲三。便于簡策。而非謂禹謨盡在第一。皋陶謨盡在第二。漢孔氏謂大禹謨九功。皋陶謨九德。是皆拘于篇名而爲此說。故林少穎亦云。不必如此。凡三篇中。出于禹言者皆禹謨。何必九功。出于皋陶者皆皋陶謨。何必九德。此說尤

當。

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此言大禹謨曰者。蓋作書之體。皆揭其目。諸篇盡然也。下言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蓋史官欲作禹謨。故自言我考于古之大禹。其人有文教。布于四海。且能敬承于帝。謂大禹雖有是之教。猶不忘于敬君。此蓋作書凡爲此人作此書。必先述其德。如堯典若稽古下。言放勳欽明文思安安。舜典若稽古下。言重華協于帝也。史官謂禹之文德。敷於四海之外。無所不及。于是陳其謨。以祇承于帝。帝者。指舜而言。其所陳謨。卽下克艱厥后以下是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曰乃禹言也。不言禹者。上既有稽古大禹。故繼上文。不言也。禹告舜。謂爲君難。爲臣不易。君臣者。政之本也。君能盡君之道。而克艱于爲君。臣能盡臣之道。而克艱于爲臣。如此。則政之本立矣。本立則政治。而黎民則敏于修德。敏之爲言速也。民速于從善。如所謂故民之從之也。輕是也。林少穎以爲此禹之謨也。世之人。徒以舜之爲君。恭己無爲而已。遂以舜之治天下。優游無爲。曾無所用其心。殊不知舜之君臣。其都兪。庶歌于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爲戒。惟其君臣之間。皆不忘于克艱。此所以享無爲之治也。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甯。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此一段諸儒之說皆不貫穿。惟林少穎謂禹既以克艱厥后陳謨而告舜。舜于是然其言。謂能盡克艱之道者。惟堯爲然。而猶不足于此也。允若茲者。猶曰信能行此也。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堯之治。至于人之懷嘉猷。則皆入告于上。而無所隱伏。草野之中有賢者。則皆願仕于朝。而無遺其萬邦。又已成甯。則其治之可謂大成矣。嘉言罔攸伏。若可以無事于詢訪。野無遺賢。若可以無事于營求。萬邦咸甯。若可以無事于憂恤。而堯之心猶以爲未也。于是稽于衆。以詢其政治之得失。有未至者。則舍己從人。而不吝。又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無告。謂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皆哀矜而不虐之。困窮。謂士之失職者。皆任用而不廢之。極四海之間。無有一士之失職。無有一民之不被其澤。然後爲能盡君之道。則是后克艱厥后。惟堯足以當此言也。此說爲當。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林少穎謂都美辭也。此舜既卽天子位。羣臣之稱帝。皆指舜言也。蓋舜既言克艱之道。惟堯能盡之。于是益言舜之德既如此。則其于克艱厥后之道。蓋亦優爲之也。此說極貫穿上下之意。廣運。孔氏謂廣言所覆之大。運言所及之遠。薛氏云。廣如地。運如天。廣則大而無不載。運則通而無不周。此說與孔氏相同。不若張橫渠謂廣大而流行。其意謂廣運不可析而爲二。特言舜德大而能運用。故以廣運言之。下文聖神文武。此皆舜自廣大中運而爲之也。蓋大而能運。則偏若伯夷。可名以清。而不可名以任。伊尹。可名以任。而不可名以和。惟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

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于外而言。則謂之文。聖神武文。皆廣運之所發。非于廣運之外。復有聖神武文也。故益于廣運。下皆言乃者。蓋謂是德廣而運之。乃所以爲聖神武文也。惟舜之德如此。故皇天由是眷佑而命之。起于側微之中。玄德升聞。遂受堯禪。奄有四海。而君天下。故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然則益必言及此者。其意蓋謂。舜既以大禹克艱之戒。惟堯獨能他人不可及。故益言此。謂舜廣運之德。既修于畎畝之中。升聞于天朝。上爲天所眷顧。下爲民所仰戴。則欲克艱厥后。以合乎堯。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此正益之意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林少穎謂。益既言舜德廣運。爲天所眷命。民所愛戴。于克艱之道。可以優游爲之矣。禹于是又戒之曰。帝雖爲天所眷命。然禍福吉凶。本無常也。人能順之而從道。則天應之以吉。其或從逆而不順道。則將變而爲凶。是道也。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言舜雖有廣運之德。尙當兢兢業業。盡言寅畏之志。然後有以盡克艱之道。蓋益之言勉之于其始。禹所以戒之於其終。此說曲盡其妙。吳蘊古謂。作善則福在其中。非於善之外。復有所謂福。作惡則禍在其中。非於惡之外。復有所謂禍。譬之有形。斯有影。有聲。斯有響。夫豈判然二物哉。此說極得大禹惟影響之本意。故特存之。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虞度也。言天下無可度之事。故謂之無虞。與畢命言四方無虞同意。大抵天下之理。多事之際。中才之主。亦知儆戒以居之。惟無事之際。則燕安鳩毒藏於中。居安而忘危。不知福者禍所伏。雖聰明之主。亦有時而惑。卒至變起不圖。有不自知。故禹既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於舜。益於是申言所以儆戒之道。尤在於無虞之日。自罔失法度以下。皆無虞之日所當儆戒者也。吁者。疑怪之辭。禹言吉凶禍福常理。若無可怪。而益必言吁者。蓋益聞禹善言。驚而爲是聲爾。故唐孔氏謂。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使聽者精審其言。此說極是。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天下無事。雖無爲而可以致治。然好大喜功者。則欲紛更舊章。以逞己能。恣行淫逸。以快己欲。優柔不斷者。久安則怠於黜陟。而賢否不分。昧於聽斷。而疑謀必行。故益必戒以罔失法度者。恐其紛更舊章也。戒以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者。恐其恣行淫逸。又戒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者。恐其怠於黜陟。而昧於聽斷也。蓋舜之時。夔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治。愠解財阜。夫何爲哉。惟謹守法度。使不失故常而已。故先言罔失法度。若周公當太平之後。作無逸之書。亦以變亂先王之正刑爲戒。正此意也。罔遊於逸者。言人君春省耕。秋省斂。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則人君何嘗不遊。但不遊於逸。若周穆王車轍馬足遍天下。爲無益之遊也。林少穎所謂不爲己甚之遊。是也。罔淫於樂者。淫。過也。過於樂。若紂長夜之樂。謂淫樂。林少穎所謂不爲己甚之樂。是也。任賢勿貳。欲其一意用賢。謂知其賢。則一德一心。共圖政治。故謂之勿貳。一有異念。則貳矣。去邪勿疑。欲其果于去邪。蓋奸邪之人。詭計邪謀。足以固寵。一知其邪。當決然去。

之勿復懷疑。使出其不意。彼雖欲別生詭計。有所不及。一疑而不果。則奸謀旋生。雖去之。或以招亂。故去邪所以欲勿疑。疑謀勿成。說者多連上文解。謂任賢而貳。去邪而疑。皆疑謀也。故不可成。余謂上言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卽言疑謀勿成。三句皆對之。而下不可連文而解。當自作三句解。謂任賢欲其一意。故戒以勿貳。去邪欲其果斷。故戒以勿疑。疑謀足以敗事。故戒以勿成。疑謀如詩所謂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則謀之疑者。苟行之。非惟不能成事。且將敗事。故戒以勿成者。謂既知其疑。則不復強行以求其成也。凡是數者。皆足以蔽人君之心。故既如此上文數事。人君誠能戒而不爲。則一心之中。明白洞達。無有蔽惑。如浮雲掃盡。太空廓然。百志如之。何而不光明哉。人君特一心耳。謂之百志者。蓋天下百爲之事。皆關乎人君之心。人君以一心經營百爲。是心一而志百。故曰百志。益既戒舜以不爲上數事。則百志光明。而其意猶以爲未也。故又戒以罔達道。以干百姓之譽。欲其遵道而行政治。則民自親譽于我。若大道而不行。區區如後世移民移粟之君。務行小惠。故取民譽。豈足取哉。又戒以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者。以天生斯民。立之君以司牧之。將以人君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故人君當順衆心以圖治。不可拂衆欲以從己欲也。又戒之以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者。蓋益既反覆申戒如此。又恐其行之不勤。故又言舜于此數者。能盡其儆戒之意。躬而行之。無怠于心。無荒于事。豈惟中國治而已。雖四夷亦將來王。蓋極言其效以勉舜。使之儆戒也。林少穎謂無怠無荒。猶所謂不倦以終之。此說是矣。蘇氏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國語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其意謂諸侯見君。有日見者。有月

見者時見歲見世見者日見者爲日祭月見者爲月祀時見者爲時享歲見者爲歲貢遠夷一世見者爲終王此言四夷來王謂四夷皆講朝見之禮也林少穎謂益非不知舜之心不至如上所云而必諄諄告戒惟恐不及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惟其兢兢業業者實未嘗須臾忘此其所以爲聖人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前既諄諄告戒使舜儆戒無虞而盡其所以致治之道故禹于是又言舜今日以德政養民已有成效尤不可不保其成使之至于無壞也於嘆美之辭既嘆美而又言帝念哉者謂今日德政已成其事誠美在帝不可不念其保之之術也蓋莫非政也以德爲政則斯爲善所謂善政者凡欲養民而已今舜之治以之水火金木土穀之六府則既已惟修惟修謂六者各得其性各致其利也以之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則既已惟和惟和謂三者施之天下而不失其和也正德若所謂謹庠序之教是也利用若所謂穀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也厚生若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是三者別而言之則謂之六府謂之三事合而言之則謂之九功六府修三事和則九功可謂有敘矣有敘非謂先水火而後金木土穀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也特謂九者之功各得其敘而不失其利爾九功既有敘則民被澤懽忻鼓舞卽此敘而歌詠之故謂之九敘惟歌禹言此者謂善政所以養民今六府三事修和如此民皆頌而歌舞之則善政之養民于此無加爲舜計者不必復求所謂善者惟思

所以戒之。董之。勸之。使此政不壞。足矣。此正大禹所以言之之意也。林少穎謂九者得其敝。則天休滋至。吾乃寅畏以享之。此之所謂戒之用休。其或不然。則天威將至。故督之以威而避之。又以九功之歌。播之于聲樂。發湯蹈厲以自勸。其意蓋謂戒之。董之。勸之。皆使人君自戒自董自勸。然詳味文理。似乎非是。望君以此自戒。其意乃謂今日養民之政。既已如此。然六府三事。皆斯民所日用者。民情勤始。怠終。萬一蒙養既久。怠心一生。雖人君以是爲養民之具。而民或忽而不念。則安保不壞。故必戒之以休。使知勤于此者。必有無窮之美利。董之以威。使知怠于此者。必有可畏之刑威。勸之以九歌。使之歌詠其事。樂而忘勞。如是。則民皆將終身惟六府三事是賴。共起而修之。則人君養民之政。豈有壞耶。是戒之。董之。勸之。皆欲人君用此以勸天下之民。說者皆謂修六府和三事皆禹之功。然禹身致其功。而自言之。豈夸其功以侈其君耶。殊不知禹舜臣也。既委質爲人臣。任天下之責。則視天下之事。皆所當爲。雖爲之而功蓋天下。亦不自以爲功。非特不自以爲功。亦不知爲己之功。豈若小丈夫稍有寸功。卽矜夸而以見知爲說哉。今其所以及此。特因益以儆戒無虞爲舜之戒。故進此言。使舜知今日養民之政。既已如此。在舜猶不可不念。所以保之之術。亦所以助成伯益進戒之意爾。陳少南謂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所自出。故曰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人事所當爲。故曰三事。此訓釋府事二字甚善。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禹前既陳今日六府已修。三事已和。在舜不可不知念其所以保之之術。故舜乃俞而然之。謂言之當

也。既然其言。于是又歸功于禹。謂六府三事所以治者。實禹之功也。夫禹平水土而已。六府三事。禹未嘗加之意。然乃以爲禹功者。蓋洪水未平。六府三事雖存。而人孰蒙其利。惟水土既治。則地平矣。地平則天時之運于上者。人皆可以因之播種斂藏。故六府自此日修。三事自此日和。是六府三事。禹雖未嘗修和之。而實若有功于其間。故舜所以先言地平天成。而後繼之以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者。蓋言今日六府修。三事和。皆由汝治水之後。地平天成。故六府三事所以允治。而萬世永賴其利。則汝前所陳養民之政。雖保之在我。而其功實原于汝也。且以今日觀之。天下之民。皆安然無事。飢食渴飲。曾無憂愁困苦之患。皆禹之功。然則禹之功。安得不爲萬世永賴。雖然。又豈惟萬世而已。其曰萬世云者。姑取其數之多而言之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言舜將禪位于禹之事。不與上文交接。禮記八十九曰。耄。耄之爲言昏也。百年曰期。頤。期。要也。頤。養也。謂年老不知衣服食味。惟要孝子頤養。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終堯三年之喪。時年六十三。更加宅帝位三十三載。時年九十六。在耄期之間。故兼耄期而言之。舜之意。謂帝位甚大。惟兢兢業業。勤而行之。方可以稱其責。今舜年在耄期。倦于勤勞之事。故呼禹來而謂之曰。朕倦于勤。汝惟不怠。可以代已。總夫天下之民。夫舜上聖之賢。繼堯之緒。年至耄期。方倦于勤。而求巽位。又必命禹之。不怠者。是古人君常以天下爲己憂。不以得位爲樂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舜既讓禹以位。禹謙遜不敢當。而讓臯陶。故其言朕德罔克。謂我德不能勝其任。民不依附我。惟臯陶邁種德。惠澤加于民。兆民允懷。實可當帝位。帝念其功而授之。蘇氏謂邁遠也。種德如農夫之種殖也。其意謂衆人有德于民。必期其報。惟臯陶遠種其德。無求于民。而民自歸之。此實人之所甚難。故禹所以舉此爲讓臯陶之辭也。禹讓臯陶。既言其種德。使帝念之。于是又言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以見禹之注念常在臯陶也。蘇氏則謂禹既稱臯陶之德。因以是教舜。使舜念德。其說雖可喜。然上文言帝念哉。下文言惟帝念功。皆是禹讓臯陶。稱其德。使帝念之。不應于此使舜自念其德。故當皆爲禹讓臯陶之辭解之。諸儒雖多有作讓臯陶之辭解之。然其說不同。王氏則謂念此人當知此人有可念之道。釋此人當知此人有不可念之理。名言此人當察此人之賢否。此事之是非允出于此道。則當察此道之可否。蓋禹以爲臯陶有可念之功。無可釋之事。名其人則有德。言其事則民懷。舜允出于禪位。則臯陶在所當念。不在所當釋。陳少南謂念茲在茲者。禹戒舜以念臯陶也。名言茲在茲者。禹自言臯陶之功也。舜念此。則臯陶當在念慮之間。及其久也。念之熟矣。舜雖欲釋臯陶。不可得也。禹名言臯陶之功。常在臯陶。然言有窮而情不可窮。禹于不言之間。其情未嘗不允出于臯陶也。此二說雖作禹讓臯陶解。然不如林少穎之說爲當。少穎謂禹之讓于臯陶也。蓋以爲我心念其可以受

帝禪者。惟在臯陶。捨臯陶。無人能及之者。則可以受帝禪者。亦惟在臯陶。故名言于口。以爲在臯陶。允出于心。亦以爲在臯陶。謂己之反覆思之。無有以易。此說極當。禹旣言臯陶可以當帝位。故告以惟帝念功。謂我前言臯陶如此可用。令帝念其功而用之也。林少穎謂。朕德罔克。正如舜典所謂舜讓于德。弗嗣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舜因禹之讓臯陶。于是稱美臯陶之功。以勉之也。刑所以正民之不正。謂之罔或干予正者。猶云罔或犯于法也。舜之意。謂此羣臣衆民。所以各率理循教。無有一人敢犯于法者。實惟汝臯陶作士師之官。于用刑之際。不務刑人殺人。惟以教人爲主。教之不從。則明五刑以輔五教之不逮。其所以刑者。直期如我之欲治。故于施刑之際。必欲刑一人。而天下皆有所懲。莫敢犯法。可以致無刑之效。然後始刑之。此舜之時。所以民皆合于中道。而無一人犯法者。實臯陶之功也。臯陶可不勉哉。此正舜之意也。大抵制刑以防民者。君也。體君之意以用刑者。臣也。儻君有愛民之心。而臣不能體其忠厚。而慘酷行之。則君雖有是欲。將誰從其欲哉。惟舜之刑。非務刑名。本欲輔教。而臯陶奉行。又能期如其所欲。一刑之施。必欲至于無刑。此其功。舜所以談不容口也。林少穎謂。一節。正如使禹宅百揆。禹讓稷契暨臯陶。舜旣不許其讓。則更稱三人前功。以勉之。故言時乃功懋哉。蓋舜之意。已決欲禪禹。今禹旣讓于臯陶。故

舜述其前功以勉之。未嘗言及禪位之事。蓋其意已述于禹。不可易其美。皋陶乃順適禹意。少穎又謂禹宅百揆。讓于稷契暨皋陶。此惟讓皋陶。而不及稷契者。案史記。稷契皆帝嚳之子。帝嚳崩而摯立。摯崩而堯立。堯立七十年。而使舜攝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終堯之喪三年。而後卽位。卽帝位。而後命九官。當命九官之時。稷契蓋年百有餘歲。舜卽位三十三年。而後禪禹。此時稷契之徒蓋已死矣。此言似亦有理。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舜既推美皋陶之功。皋陶于是推本其所自。以謂非舜之盛德。則己亦不能成此功也。帝德罔愆者。謂帝之德無有愆也。蓋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則有司得以奉公守法而行其志。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者。謂上無繁苛之法。則無暴虐之政。惟簡故寬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見聖人用刑賞之法。本于人情。人情倖于用賞。而屈于用刑也。宥過無大。謂過誤所犯。雖大必有刑。故無小。不忌故犯。雖小必刑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張彥政謂。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則其罪爲可疑。輕之可也。可以賞。可以無賞。則其功爲可疑。重之可也。解此二句語。法甚當。但未甚分明。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謂其罪在于不可之間。與其殺陷于非辜。甯縱有罪。而失于不經。此大舜不忍用刑。自臨下以簡。至甯失不經。皆舜明慎用刑。忠厚之至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皆知上不忍刑我。而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而不輕于犯法。此不

犯于有司。臯陶所以推本爲舜德之所致也。夫舜以罔或干予，正爲臯陶之功。臯陶復以不犯有司爲舜之德。君臣之間，豈徒爲是虛言以互相稱美哉？舜非臯陶，則雖有忠厚之心，無人推而致之于民。臯陶非舜，則雖欲推人君忠厚之心，以致之于民，而無其君，則無所稟令。有是君，有是臣，此舜所以得從欲以治。臯陶所以得推舉而行。蘇氏謂舜以禹讓臯陶，故稱其功以勉之。臯陶憂天下，以刑爲足，以致治。故推明其所自，以爲非帝之至德不能至。余謂蘇氏此說雖善，但謂臯陶爲能推明所自，非帝至德不能至，則可謂憂天下後世，以刑爲足，以致治。故推明所自，則不可。林說並見拙齋全解。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胡益之謂：舜知天下之治，本由于己，非臯陶之功。以禹之所推如此，而義不蔽善，故舉言之。及臯陶推明舜德所致，則舜不復虛飾，祇言俾予從欲以治。夫舜禹臯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若果如益之之言，則舜之美臯陶，乃姑爲是云耳，非出于中心之誠然。是何待舜之淺耶？况制官刑者君也，順君意以行刑者臣也，則臣之能事莫大乎使人君從欲以治。令臯陶能使舜從欲以治，則能舉人臣之事矣。舜以是稱之，正所謂美其功之極致者。安可謂舜知功不在臯陶，故祇言從欲以治哉？然則舜言及于此者，蓋謂吾前美臯陶能明刑以弼教，期如我之所欲治。以此謂臯陶之功，臯陶乃辭不敢居。推明所自，本于我之德化，故民不犯。吾不忍臯陶有是功，辭而不居。天下後世無自而知，故再申美其功，謂我本心期于無刑，而汝乃能從我所欲，而致于無刑。故四方皆喜人君以君子長者之道待我，而亦以君子長

者自期靡然向善。如風之動。懽忻鼓舞。日趨于善。此實汝之美也。陳少南廣其意而爲之說曰。從欲者。不拂吾之本心。舜之本心。不在用刑。特以天下無刑。則惡不知懼。善不知勸。故不得已制刑。命臯陶掌之。使臯陶不能納民于無刑。必拂舜之本心。惟其能致民于無刑。故舜得以慰其心。故申言從欲以治。所以盛陳其美也。此說得之。林少穎謂臯陶歸功于舜。不敢自有其功。舜不以盛德自居。而又推美于臯陶。更相稱譽。夷考其實。未有一言溢美于其間。由此言之。則胡益之之謂舜姑爲是云者。何待舜君臣之淺耶。

帝曰。來禹。洚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舜既歷數禹之功。欲行禪位之事。注意在禹。而不可易。迨禹讓于臯陶。帝雖美臯陶。而卒不言其讓。故至此申言攝位之事。且直言歷數在爾躬。謂天命已歸。不可辭也。林少穎謂來禹。猶言格汝禹。洚水者。洪水之異名。說文。洚洪皆胡公反。二字義同。可通用。先儒從經文。作誕降嘉種之降同。其說以水性流下。故曰降水。此蓋不然。水性下流。逆行所以爲害。堯之洪水。說者皆以爲堯時有如此變異。胡文定則以爲自開闢以來。水行者未得其所歸。非堯有以致之。乃事勢之自然。非忽然。而有今舜必曰做予者。蓋聖人雖無事。猶不忘于做戒。況洪水方割。聖人豈謂非己所致。而不畏天之戒歟。此舜所以必言洪水做予也。洪水之患。無人能任其責。惟禹能體舜之意。而成允成功。則當時之人莫賢于禹也。衆人之

于功。皆急欲其成。凡立一功。必期成于朝夕。雖拂忤民。有所不恤。惟冀其成爾。何暇求人之信不信哉。惟禹則不然。雖任治水之責。而不敢要近效。圖速成。先有以信服于人。然後始敢施功。如洪水之害。以禹之智。豈不能速去哉。必徘徊八年不入其門。至十有三載。乃始有成者。蓋不急于功之成不成。必期有以信服于人。而後始冀其功爾。此舜所以獨賢。成允成功者。蓋衆人皆急于成功。而禹乃能成允成功。所以爲尤難及也。舜旣以成允成功爲禹之賢。然又謂衆人有是功。必恃其成而怠心。或生。安能勤矜其成。而夸心。或生。安能儉。惟禹有是功。而不自以爲功。方且勤于邦。不以其已成而怠。方且儉于家。不以其已成而夸。而處心常慊然。未嘗有一毫盈滿假大之心。此所以爲尤賢。故舜又言惟汝賢。以申美之也。舜旣賢禹有功。而不自滿假。故于此又言。汝之有功。不自滿假。豈惟我賢汝。天下莫不賢汝。而不敢與汝較功爭能也。凡人之情。于人有寸長者。孰不欲我有以勝之。縱不求勝。亦必謂我亦能是。不獨彼能而已。豈肯漠然自謂我不能。而不敢較哉。何者。好先人而不忍後己。天下之通患也。今有好先人而不忍後己之人。而乃能漠然自處于無能。而不敢與人爭者。非好勝之心向也。存今也。亡。蓋惟人之有能有功者。不以是能是功。夸耀于我。彼尙自視若無能無功者。吾雖與之爭。將誰與之爭哉。此禹之能所以人莫敢與之爭能者。非不敢也。禹不以是矜之。彼雖欲與之爭。不可得也。禹之功所以人莫敢與之爭功者。亦非不敢也。禹不以是伐之。彼雖欲與之爭。不可得也。蓋矜與伐。皆是以我之所長。夸耀于人也。我旣不夸耀于彼。彼與我初不相涉。宜其不與我爭也。若相如避廉頗。方且引車而避。無心

于服頰也。不與之度。長絜短爾。及其終也。頗乃負荆請罪。此豈非我不以所長自居。彼無所與較。故自不容不服者。禹之不矜不伐。而致天下之莫與爭。觀此可見。舜既極言禹之謙德如此。大功如此。謂其必可踐帝位。故斷然告之曰。我實懋盛爾之德。嘉美爾之績。汝之德如此。則天之歷數在爾躬。汝雖欲辭之。不可得也。終當升帝位。少穎謂是時方命以居攝。未卽帝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前既謂歷數在禹躬。禹當陟元后。故此以心學之妙傳之于禹。蓋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苟不正。則作于其心。害于其政。雖堯舜不能以善治。故堯之授舜。既告以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宜舜亦以命禹也。心一而已。豈有二哉。此言人心道心者。蓋喜怒哀樂之既發。是心出與人接。故謂之人心。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心冥與道俱。故謂之道心。其實一心耳。由其有已發未發之異。故有人心道心之殊也。方喜怒哀樂之既發也。一不中節。則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可不謂危乎。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寂然無有。可不謂微乎。心者中之所在也。中者治天下國家之要道也。人君執中而治天下。而人心乃危而難安如此。道心乃微而難明如此。中將何自而見哉。故舜之戒禹。必謂中固不離于此心。然人心則危而難安。道心則微而難明。汝必欲執中治天下。不必他求。惟專精守一。精則不雜。一則不二。不雜不二。則神全。而天理昭徹。吾于是卽是心。而求其所謂不偏不倚。卓然中立者。允而執之。則出與人接時。中不離乎此心。何危之有。冥與道俱時。中不離乎此心。何微

之有。自其精一之理未全而言之。則有人心道心之別。自其精一之理既全而言之。則人與道融。非惟一。心。反觀而照。惟其所謂中者。卓然特立于方寸之中。初不知孰爲道孰爲人也。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治天下國家者。患不當其可而已。苟當其可。則雖堯舜之授不爲泰。湯武之取不爲貪。伊尹放君而不爲篡。周公誅兄而不爲逆。宜堯舜禹必以此爲相傳之懿也。舜既授禹以心傳之妙。然又恐禹未盡精一之理。反求其心。未知中之所在。或滋其異議。而失其固有之中。故又告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蓋謂吾前所謂允執之中。非由外鑠我也。惟人精一之理未盡。則是中隱于吾心。而人皆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苟精一之理全。則如將囊取物。近在目前。汝今惟盡精一之理足矣。不可謂求之吾心而不得。而求之于人。至于無稽之言。有時而聽。弗詢之謀。有時而庸。若然。則去中益遠矣。舜言及此。誠以天下與人。其事甚大。既告以心傳之妙。又恐其萬一自信不篤。則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故雖禹以聖授。舜亦必極其弊。以反覆詳告之也。無稽之言。說者皆謂不考于古。謂之無稽。弗詢之謀。說者謂不咨于衆。謂之弗詢。此說允當。蓋言而能考合于古。謀而能咨訪於衆。則所言所謀必合于中道。惟無稽弗詢。皆私意曲說。背道益遠。實中之大害。故舜所以切戒于此焉。無稽謂之言。弗詢謂之謀。唐孔氏謂言是率意爲語。謀是預計前事。余謂此釋謀言二字極然。但此說言與謀皆隨意立言。非有取予于其間。故不若林少穎謂曰。言曰謀。或聽或庸。蓋隨意立言。非有深義。此說然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舜既戒禹以執中治天下之道。至此又告以君民相須之理。言民當愛君。君當畏民也。唐孔氏謂可愛非君者。謂民之可愛。豈非君乎。言可畏非民者。謂君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詩北風。言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莫赤者非狐乎。莫黑者非烏乎。與此文勢正同。舜既言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又言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者。謂民所以愛君。以民以君爲命。非君則無奉戴。至于無主而亂。故民當愛君也。君所以畏民。以君或失道。則民叛之。君非得衆。則無與守國。故君又當畏民也。舜既言君民相須。至相愛畏如此。故戒之以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以君民之相須如此。在禹不可不欽其事。以慎守其位。而所以慎守其位。又在敬修其可願。可願。謂人君所願欲之事。人君之願欲。不過欲人心愛戴于我。我能得衆以守邦而已。舜上言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是已言人君所願欲之事。故于此又言敬修其可願。蓋欲其盡夫在我。使民戴于我。而我得其以守邦也。既欲敬修可願。又恐禹修之或不敬。故又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謂人君可願固在得民。儻不能修其可願。而使四海之民至于困窮無告。則天祿永絕。謂其不得民。則無與之守邦。宜乎天祿所以永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皆得于天之眷顧。故言天祿。唐孔氏則以屬于上文。謂人君能慎有位。修可願。撫育困窮。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秩常終于汝身。夫經但言四海困窮。孔氏增撫育二字以解之。豈有此理。一說謂戒禹使慎有位。修可願于四海困窮之民。又當以天祿長及之。所謂推恩以長終其身然。此說于經文雖順。但不貫穿上下。

文意故皆不可從也。舜之志其欲禪禹也。蓋已斷然而不可易。至此既反覆告戒。然又恐禹或再三辭讓。有拒成命。故又告以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其意蓋謂吾之言已出諸口。言出于口而善則能出好。則能出好言也。言出于口而不善則能興戎。謂能興誅殺也。口爲榮辱樞機如此。我言其可再發乎。蓋欲禹之必從也。陳少南又謂天位人之所窺也。人君授受之際。呼吸出乎口。則易致兵戎之事。苟或依違未決。未有不爲魯子翬宋與夷之禍者。今舜之言其可再乎。少南此說蓋以好謂其口之所出。多好興兵于義亦通。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諾。

禹前讓于臯陶。帝不允。而復以禪位之事命禹。禹無所與讓。于是請帝枚卜功臣。擇其卜之吉者而授之。枚卜。漢孔氏謂歷卜之。唐孔氏推廣其義。謂禮銜枚氏。以銜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二枚。則枚是籌之名。其曰枚卜。謂人人以次歷卜。若枚數然。此說是也。禹既請帝枚卜。擇吉者授帝。于是言不必再卜之故。謂帝王立卜筮之官。于占問之際。惟先斷其志。然後始即命于元龜。以次之。昆後也。元大也。昆命于元龜。謂後命于大龜。舜之志其欲禪禹。已先定于中矣。而又詢謀于衆。而衆皆同辭。以爲在禹人謀既從。則鬼神依人而行。自然依其所謀。而于卜筮之間無不從矣。如洪範之稽疑。必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始謀及卜筮也。舜謂自我斷于志。則禪位之事既決。在禹稽之卜筮。無不協。

從則汝又欲使我枚卜。卜豈能習吉哉。少穎謂習重也。如習坎之習。不習吉。猶言無所事于重卜。余謂以習訓重。極當。但此言卜不習吉。而少穎謂無所事于重卜。則于文勢不順。舜之意蓋謂我前卜汝已吉矣。今若又枚卜之。豈有汝既已吉。又更有人與汝重疊而吉哉。卜筮既信。決不如是之不可憑也。唐孔氏謂帝此言。則帝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今禹又言枚卜者。必當時帝與朝臣私謀私卜。禹不預知。故請更卜也。恐亦有此理。禹拜稽首固辭者。蓋言禹又不敢受帝之位。于是再拜而固辭焉。古之人于賓主授受之際。必三辭三讓。然後成禮。况于受天下之重。禹敢易而爲之哉。故必辭讓至于再三。再三辭者。皆出于中心誠然。非勉強而爲之。如漢文帝入自代邸。東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天下者再。此亦知天下之不可輕受也。故文帝刑措之治。其端蓋始于此。若夫締情釣譽。爲不情之讓。以濟其私。若王莽之所爲。乃舜禹之罪人也。毋者。禁止之辭。止之使不復讓也。惟汝諧者。惟汝可以當此元后之位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辭既不獲矣。于是正月之朔日。受命于神宗。神宗。堯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大禹謨。虞書也。所稱神宗。必指有虞之世而言之。蘇氏云。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所從受天下者。此論是也。蓋舜前居攝之後。卽察璣衡。類上帝。輯五瑞。覲羣后。今禹又居攝。故其所行之事。皆如帝舜攝位之初。則此若字。蓋訓如。與舜典載巡守言如初同意。先儒乃以若訓順。謂順帝舜初攝帝位之事。余謂奉行故事之說。則固然矣。若以若訓順。則未然也。說者乃謂授禪則與舜同。受終文祖。係于虞書。至

禹受命神宗。乃不係于夏書。豈帝之與王。必有隆殺。殊不知禹謨本夏書。孔子序正。以明三聖相授守一道。余前已詳辯于堯典矣。又豈知受神宗不係于夏書乎。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林少穎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蓋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尊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之征有苗。蓋在居攝之後。而其稟命于舜。禹不敢專也。禹既承帝之命。于是合羣后共征不庭。蓋古者有負固之國。則天子議討罪之辭。以告諸侯。然後方伯連帥率諸侯以征之。禹既會諸侯之兵。于是誓于衆而告以往征有苗之意。自濟濟有衆以下。至其克有勳。皆誓衆之辭也。有會必有誓。自唐虞以來則然矣。而禮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子亦曰。誥誓不及五帝。此皆附會之說。不探本原。豈有承天子命以討有罪。而不會諸侯者。又豈有軍旅之事。欲衆用命。而無誓以警之者哉。濟濟言其盛也。禹謂此濟濟之衆。當聽我誓命。惟此有苗。蠢動作亂。昏昧迷惑。不明上下之分。乃不恭上命。于教命之施。皆侮慢而輕忽之。常自以爲賢。此卽帝前所謂有苗弗率者也。惟其不率教如此。故以道則反之道。當順而行之。今乃反正道而從邪道也。以德則敗之。德者常自得于己。乃棄而不修。至

于敗也。惟其反道敗德，則以正爲邪，以善爲惡。故君子則棄之在野，小人則用之在位。小人得位，則剝下附上，民棄不保，民既不保，則天乃降災。此蓋深言有苗積惡如此，民既不歸，則天必不與，我不可不征也。故禹于是謂我奉天討罪之辭，以伐有苗，爾衆尙庶幾一乃心力，則能有功以報上矣。此蓋勉之之言也。禹既率諸侯以征有苗，至三旬而猶不服，故作書者紀以三旬苗民逆命，謂禹奉命討罪，而苗尙逆命未服也。漢孔氏謂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有苗所以生亂。此說不然，要之苗民逆命，但是昏迷不恭耳。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征有苗，旣逆命，益是時亦從禹出征，見苗負固不服，不可以威制，乃以言贊佐于禹，欲使之班師振旅，以德懷之，謂德上可以動天，旁可以及遠，苟處心自滿，反自招損，惟謙者乃可以受益，虧益益謙，乃天道之常，益言此，蓋欲禹以謙沖爲德，不與苗較，使自修德，則彼自服也。益旣言謙受益之說，于是舉舜之事，以爲謙受益之驗，謂舜當側微，居于歷山，不得意于父母，舜不敢歸咎于父母，方且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于耕田之次，日日號泣，上以哀籲于天下，以怨慕于父母，惟自任其罪，引咎于己，不敢以爲父母之失，惟舜以謙沖之德自居，不以父母之不我愛爲怨，行之不已，故一旦敬以事見瞽瞍，夔夔然

恐懼。雖恐懼亦不失其齋莊嚴慄之容。惟其如此。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夫舜不得已于父母。號泣于旻天。誠意上格。天心密相。使瞽瞍至于允若。是至誠且可以誠格于神明。况此有苗人。爾苟謙以自居。不以其不服而歸罪于彼。反而自修。則何苗之不可格哉。此正益贊禹之意也。說者謂此言舜居歷山之時。瞽瞍已允若。及堯典言舜未舉之前。而三惡已不格。姦是舜于彼時。父母兄弟各已和睦。至孟子萬章問。言舜乃有焚廩掩井之事。與象欲分倉廩干戈琴張之說。是舜于堯既舉之後。三惡猶欲害之。安得爲允若不格姦。若以允若不格姦之說爲然。前萬章之言。必是無有此事。余謂孟子以咸邱蒙之問。非舜實事。孟子必辯之。謂此非君子之言。今萬章問三惡共謀殺舜。孟子不辯。方且一一教之。是當時實有其事。明矣。不格姦者。前已詳辯于堯典。不復言允若者。唐孔氏謂信順是舜。以至誠敬見瞽瞍。瞽瞍見其誠。時適信順。益于贊禹之際。將使禹知至誠必能感物。故以此爲言。爾益既以修德來遠之事告禹。禹于是拜其善言。且猶俞而然之。遂班師振旅而歸也。班師。還師也。振旅。復整理其衆也。蓋謂禹從益言。還師于有苗之國。自有苗歸至京師。乃復整理其衆也。舜既班師旅而歸。舜于是大布文德。以懷來之。偃兵不用。而舞干羽于賓主之兩階。以示偃武修文之意。故苗民知舜待之之意。非樂于誅殺。其遣禹徂征者。乃前此既竄其君。又分北其民。我猶不服。故不得已而征之。我既逆命。卽不再加誅戮。反自責己。益務修德。彼之待我。既如此。我其可自絕于彼乎。是宜其退省。至于七旬。舉國而來格也。干盾也。舞者執之爲翳蔽。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簡。右手秉翟。蓋文舞也。帝敷文德而舞文武者。竊意

此言兩階必當時或舞文舞武于主階或舞武舞文于賓階以示抑揚之意但經文不備不可強通姑意之云爾夫舜文德何時不誕敷至此始言誕敷者蓋作書至此見舜責躬自反不與苗較而修文德故以誕敷言之非謂前此未之有至此始敷布也林少穎云唐虞之世聲教所被訖于四海之外不服者惟有苗一國而已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國之逆命何難之有而舜禹懷之以德待之以寬遷其君而不服則爲之分背其善惡而析居之分背而猶不服命率諸侯而征之亦不責其必至也又爲之班師能使之自服蓋自苗民始叛至是凡五六十年然後得其心說誠服聖人優游寬大之政非後世所能及也

尚書詳解卷四

皋陶謨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據皋陶謨一篇。從首至尾。雖皆是禹與皋陶相答問之辭。其實陳于帝舜之前。故揚子雲謂皋陶以之爲帝謨。史記謂帝舜朝。禹皋陶相與帝前陳此法。則知實陳于帝舜之前明矣。首言皋陶謨曰者。每篇必揭其題于首。作書之體皆如此。繼言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蓋作書者謂順考古之皋陶。其陳謨有是言也。蘇氏謂此若稽古。在書有四。于下皆言其爲人之大略。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所以稱其人之德。其說謂世稱皋陶之德。皋陶信能蹈而行之。盛德之人。通于至理。而無間。故其謀事也。明合于大公。而無私。故其正人也。和。此說解經文雖順。與前篇之體雖同。然言禹曰。俞如何。則是因皋陶既言之後。然其言而問其果如何也。禹既問其言果如何。則此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當爲皋陶之言。不當爲史官美皋陶之言矣。蘇氏既以此爲稱皋陶之德。于下禹曰。俞如何。其文無所屬。乃謂此下常有缺文。夫解經不通。卽以脫文斷之。則經之難通者。皆可強爲之說。此病于學者。故不敢從。惟從舊說。作皋陶之言解之。而又皆不同。孔氏謂皋陶言人君當信蹈行古

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諸其政。夫以謨明爲謀廣聰明。以弼諧爲輔諸其政。上加廣聰二字。下加其政二字。豈不贅哉。王氏以爲迪道也。允迪厥德。謂所行之德。允當于道。能允迪厥德。則心徹于內。而思慮不蔽。以之成謀。則明智徹于外。而視聽不悖。以之受弼則諧。夫皋陶直言允迪厥德而已。王氏乃加道字。直言弼諧。王氏乃加受字。其辭亦贅。故不若林少穎之說爲常。少穎謂劉昭信以此迪如啓迪之迪。如問命曰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是也。言人臣欲以至誠啓迪人君之德。則其謨不可以不明。謨不明。則不能開陳道義以啓迪人主之德。謨明矣。而欲弼人主之爲。則不可以不諧。弼不諧。則詆訐太甚。非所謂優游歷飲而入之也。謨明弼諧。則事君之義盡矣。下文禹曰。兪如何。卽是禹問皋陶所謂謨明弼諧者如何也。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以下。謂謨之明弼之諧者。乃此也。詳考少穎此說。頗貫上下文意。故特從之。但少穎旣以此二句爲皋陶之言。而若稽古之下。不稱皋陶之德。大禹謨若稽古下。乃有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之言。遂謂此二句亦非稱禹之德。但作書者謂禹成治水之功。聲教訖于四海。然後爲帝陳謨。故言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自此以下。皆禹祇承于帝所陳之謨。少穎自知其說頗迂回。乃曲爲之說。謂典謨皆稱若稽古。而其辭則異。典主于記載堯舜之事。謨主于記載禹皋陶之言。殊不知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詳味文意。實所以美禹之德。豈可因皋陶謨不美皋陶之德。遂謂此非所以美禹。乃述所以陳謨之故哉。蓋作書各自有體。正不可求其必同而強爲之說。且如虞書五篇。四篇言若稽古。益稷獨不言。又豈可強爲之說哉。故少穎之說。不敢以爲必然之論。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臯陶前既言人臣欲啓迪人君之德。謨不可不明。弼不可不諧。禹于是然其言。遂問謨明弼諧之道。當如何。臯陶既承禹問。于是言都。以善其問。遂言其所謂謨明弼諧者。下文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只此數語。用以啓迪于君。則其爲謨。豈不明。爲弼。豈不諧哉。臯陶之意。謂人君誠慎修其身。不苟目前之利。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直欲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思永如此。而又能惇厚以次序九族。又得衆明之臣。勉勵輔翼。則設施措注。雖在目前。而自近及遠。實不外乎此道。故言邇可遠在茲。謂自近而可推之遠者。實此道也。詳考文意。理正。或然。先儒則謂臯陶之意。謂能慎其身。厚次九族。則衆庶明其教。而自勉勵戴于上。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其意以上兩句爲政治之本。下兩句爲政治之效。至王氏之徒。則又曰。身立則政立。故臯陶先言修身。能修其身。然後可以齊其家。故繼之以惇敍九族。齊家而後國治。故繼之以庶明勵翼。國治而天下平。故繼之以邇可遠在茲。其意以修身爲本。以下三句爲馴致之效。然詳文意。皆不如前說。又在學者深思而去取之。

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戒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既爲禹陳修身而致邇可遠之道。禹于是拜而俞之。謂臯陶之言切于治體。故拜而服其言。且稱

愈然而其言也。皋陶猶以其言爲未盡。故又推廣其義。謂在知人。在安民。其意蓋謂人君所以慎修其身。惇敘九族。復賴庶明。左右勸翼者。凡欲自是推之。以知天下之人。以安天下之民也。蓋能知人。則無賢之不用。能安民。則無一民不得其所。治道至此。蓋無餘蘊。宜乎皋陶所以必爲禹推廣而言之。將使禹知向吾所以必欲人君修身親親尊賢者。意蓋在此也。皋陶旣爲禹推廣其義。謂在于知人安民。禹于是謂自修身親親尊賢。推而至于知人安民。其效如此宏大。故稱吁者。所觀變于前。所聞聳于後。不覺卒然而驚。故爲是歎辭也。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猶云皆如是。雖帝亦難之也。說者多以此帝爲堯。謂堯之朝。驩兜黨共工。害于知人。三苗不分孤寡。不卹窮賈。害于安民。堯不能去。至舜臣堯。乃始去之。是知人安民實堯所難。林少穎謂不然。舜爲天子。凡羣臣稱帝。皆指舜。不應爲堯。前大禹謨帝德廣運。解已詳辨之矣。兼張橫渠亦以此帝爲舜。難此二者。故去四凶。故少穎亦謂四凶之誅。在舜歷試之時。雖知其大奸大惡。然未有可誅之罪。故堯釋而不誅。非憂之畏之。而不敢誅也。兼分北三苗。乃舜踐位三考黜陟之後。始分北之。堯未嘗有苗。苟必以惟帝其難之爲指堯而言。則是禹意以堯未能盡知人安民之道。故憂驩兜。遷有苗。畏巧言令德孔壬。誠如是。則禹之言。乃所以貶堯。非所以稱美。以善則稱君之義。竊料之。禹意必不昧此。少穎謂禹言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者。謂皋陶之言如此。帝常難其言而行之也。所以在于難其言而行之者。蓋知人始于尊賢。由尊賢而推之。至于哲。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則能官人。安民始于親親。由親親而推之。至于惠。則無所不愛。無所不愛。故黎民懷之。此蓋所以推廣皋

陶之言而發明其義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安民則庶黎民懷之，則盡乎仁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盡矣。此所以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少穎此說極當。四凶皆舜所畏，但禹言驩兜三苗共工不及鯀者，馬融云：禹爲父隱，亦有此理。此言實是舜先儒多以爲堯而難之之說，又皆多以爲堯不能盡知人安民之道，頗似貶堯。惟少穎作堯解，而就中其說又最可采。故又存之。少南謂堯之知人安民與後世不同，堯之于人固無有不知者，見其間未有可以賢否判者，聖人亦姑容之，故以知人爲難也。堯之于民固無有不安者，見其間有未可化者，聖人亦誅殺之，故以安民爲難也。且如堯知共工，共工主驩兜，堯亦知驩兜也。奈何驩兜在位久矣，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之患，堯猶未有以去之，何以大慰斯民哉。未有以大慰斯民而誅戮遽行于舊臣，在堯有所未可知。前所未可以賢否判者，驩兜之類是也。放于既老之時，亦非堯之本心也。堯之意謂竄一人則一人不安，遷一民則一民不安，故二事皆謂之難。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既以知人爲難，臯陶于是又爲詳言知人之道，謂苟得其要，則爲之亦不難矣。中庸曰：取人以身，言必己有是德，然後可以求之于人也。臯陶告禹以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其意正謂用人之道必在履之于身者先，有是九德，然後可以言他人之德也。臯陶告禹既欲其先有諸己，然後求諸人，然恐託之以空言，不考以行事，則銜玉賈石者，或得以廁迹其間，故臯陶又告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

事也。蓋謂我言是人。有是德。不可徒言也。必告于衆曰。是人也。有是德。非虛言也。其載而行之者。實有是事。以驗其有是德也。謂之載采采。又見其行者。非一事。其可驗者。非一端也。如四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所謂言其人。有是德也。繼之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乃言曰。載采采也。楊龜山謂。知人安民。皋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皆知人之事。天敘有典而下。皆安民之道。此說甚當。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皋陶既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故禹于是問以九德之目。問德之目。而曰何者。其目果何如也。禹既詢其目。皋陶于是以九德之目告之。自寬而栗。至彊而義。人之德不出于此九者。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曰可見之行也。君子之德。必至于成。然後爲行。德而不至于成。則德非其德也。寬而不栗。柔而不立。至于剛而不塞。彊而不義。皆非成德也。德之不成。不爲我有。惟寬而能栗。柔而能立。至于剛而能塞。彊而能義。然後謂之成德。自非聖人。則或得其一。或得其三。或得其六。但能至于成德。而不至于一偏者。皆可用之才也。寬者易失于放縱。故貴于栗。栗。謂莊栗也。柔者易失于懦弱。故貴于立。立。有立志也。愿。敦樸謹愿之人也。敦樸謹愿者。常略于外貌。故貴于恭。亂。謂有治亂之才也。有治亂之才者。必恃才輕物。故貴于敬。擾。馴也。亦安也。馴理安分之人。多失于無斷。故貴于毅。毅。謂果毅也。直者常直情徑行。多失于不能容物。故貴于溫。欲濟以溫和也。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遺細。故簡率

之人常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貴于廉剛者當官而行無所避忌然色厲者多內荏故貴于寒欲其內剛健而篤實非外剛明而內乃柔懦也彊者執己所是不爲衆撓然彊明自任者多任情違理動不合宜故貴于義欲其合宜也上九字皆人之性質所固有者其下九字乃所以長救其失輔成其德恭之與敬剛之與彊其義則同唐孔氏謂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于儀故言恭以表其貌亂者輕物內失于心故稱敬以顯其情剛是性彊是志剛則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彊則執己所長不爲衆撓此說是也臯陶既言九德之目又言彰厥有常吉哉者言雖如此九德觀夫人才成不成又必其德之有常者然後可以爲德一作一輟未足爲德也且以一德之常明之如霍光可謂有濟亂之才也而其爲人在漢武帝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是其能亂而敬而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非其亂而敬之有常者哉武帝以是知其可用故其末年託以遺孤卒能擁昭立宣不負社稷之寄彼一德有常其效如此況于九德咸事其效宜何如哉臯陶以是爲知人之要信彰厥有常哉此德惟一動罔不吉也有徵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臯陶上既序九德之目故此又論天子諸侯大夫所治有大小故用九德有詳略天子所治大故兼九德而用之下文所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者是也諸侯則狹于天子矣故于九德之中用其六德而足大夫又狹于諸侯故于九德之中用其三德而足夫所謂三德六德者特謂諸侯大夫所治者狹于天

子不必兼用。或九分得其三。或九分得其六。已足致治。不必指定其德。以充三六之數。鄭氏乃謂三德。簡而廉以下六德。亂而敬以下信斯言。則直而溫以上諸侯大夫皆不可用。天下豈有是理耶。宣達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者。言卿大夫當日日宣達九德之三。使之治明其所有之家也。漢孔氏以浚訓須。謂夙夜以思之。須明以行之。以浚訓須。無據。兼此文意。亦不如是。惟馬氏訓爲大。陳少南訓爲治。訓浚爲大。謂使之夙夜大明有家之事。訓浚爲治。謂使之夙夜治明有家。二說雖皆無據。然文意上下却通。故特從之。要之。此二訓少南又長。又何以知之。蓋古字多通用。書有濬川。謂治而深之之謂也。則此浚字訓治。亦有理也。曰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者。言諸侯當日日敬重六德之人。使之弼亮其事于所有之邦。既曰嚴。又曰祇。又曰敬。但是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已。不必如王氏曲生分別也。浚明有家。亮采有邦。說者多謂大夫有三德。可以有家。諸侯有六德。可以有邦。其意謂有三德者。可以爲大夫。有六德者。可以爲諸侯。夫王朝之臣。尙用九德。豈有諸侯分治一國。乃只用六德之人。詳此文意。正謂大夫當宣三德。以浚明于有家。諸侯當敬六德。以亮采于有邦。非謂三德者使之有家。六德者使之有邦。學者味上下文。自然可見。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皋陶上既言卿大夫常用九德之三。諸侯常用九德之六。此又言天子當兼九德而用之也。翁合也。翁受。謂于九德之人兼收並蓄。合而受之。敷布之也。敷施。謂既合而受。于是敷而施之于職位之間。使各

治其事。各任其官也。惟人君能翕受敷施。故九德之人皆任其事。俊乂之人皆任其官。孔氏謂俊乂爲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焉。馬鄭云。才能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要之才無大小。皆使之居官有職位也。旣言百僚。又言百工者。僚其官屬也。工其事也。猶言百官僚屬皆相師法。則以之治百事。皆得時也。惟百官皆以時興。故能順乎五辰。而庶績皆成也。蓋五辰者。金木水火土之辰。是五者分配于四時。木王春。火王夏。金王秋。水王冬。土王四季。百工之事皆因是時而作也。今也旣能惟時。宜乎其能撫于五辰也。能撫于五辰。則庶績之成亦理之宜矣。此又臯陶極言用九德之效。以勉人君使勤于用人也。孟子曰。晉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然終于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今臯陶言翕受九德。必至于九德之咸事。俊乂之在官。可謂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矣。蓋百官旣得其職。以撫順于五行之時。五行旣得其順矣。則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草木茂。此庶績所以其凝也。自翕受敷施。至于庶績其凝。此天子官人本末之先後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臯陶前旣言人君當翕受九德。敷施于庶位。而致撫五辰。凝庶績之效。至此又恐溺于逸欲。而致于曠官。故又言人君之所爲。諸侯之所法也。不可教逸欲于有邦之諸侯。惟當兢兢而戒慎。業業而恐懼。所以然者。誠以人君任天下之責。萬務叢于一身。而其事皆微而難察。一不克慎。則所失甚微。所敗甚著。故人君當登籲賢俊。共成治功。不可曠廢其官。以人君所治之事皆天之工。天不能以自治。必須人以

代治之也。下文言典禮命討。皆本于天。而人奉行之。皆所以發明天工人其代之意。

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懋哉。

皋陶上既言天工須人而代治。故此又申明其代天以治之理。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是五者彝倫。實敍于天。然天能敍而不能使之加厚。必勅正以我之五典。然後有惇厚之風。五禮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是也。是五者其等差實秩于天。然天能秩而不能使之有常。故必因我之五禮。然後可以常行而不惑。夫天敍之典。待人以加厚。天秩之禮。待人以有常。則君臣之間。可不同其寅畏。協其恭謹。和其衷善。相與共行典禮。故皋陶于典禮之後。所以必言同寅協恭和衷也。林少穎謂既曰寅。又曰恭。又曰衷。畏天之意。有加無已。此說甚善。有德。天所命也。然天有命德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彰之以五服。有罪。天所討也。然天有討罪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威之以五刑。命德討罪。天必待人而後行。則人君子于政事之間。可不勉哉。故皋陶于命討之後。必言懋懋懋哉也。天敍有典。秩有禮。必待人同寅協恭和衷。而助其秩。敍命有德。討有罪。必待人懋于政事。而助其命。討天工須人以代。如此。人君可不兢兢業業。登籲賢俊。而與之共治乎。皋陶之言。正所以申明前義也。蘇氏謂典禮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之。若天命有德。討有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臯陶前既以典禮命討之事，明天工人其代之之說。至此又恐人君以天道遠而行典禮施命討之際，徇私意以違天理，故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以見天雖高而視聽常卑，天雖遠而好惡常近，欲人君知所做懼而不敢忽于代天也。孔氏以聰明屬于天命，有德謂天之聰明，觀人有德常用民爲耳目，以明畏屬于天討，有罪謂天明可畏，亦因民明其威。按呂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明者天之所彰也，畏者天之所威也。由此而言，明畏天討而已，兼天之用有德，討有罪，無不用聰明。豈有彰有德則用聰明，而討有罪則不用哉？此說不通。王氏則又以聰明主于典禮而言，明威主于命德，討罪而言。夫以聰明爲主典禮，未免過泥。要之，二句只一意，所以總結上文而盡其義。且以泰誓觀之，泰誓之作，蓋武王誓衆，謂我爲天所命，紂爲天所討，故其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此言天聰明亦可以該命討之事矣。由是觀之，則此言天聰明，天明畏者，臯陶之意，實爲天工須人而代，典禮不自行，待人惇而庸之，命討不自行，待人彰而用之。今也人君不可謂天道遠，無與于人，曠庶官而忽于代天，殊不知天至聰明也，而所以爲聰明者，乃因民之視聽而爲之視聽。天至明畏也，而所以爲明畏者，乃因民之好惡而爲之好惡。人君于此苟任私意而忽天理，則設施措注背于民心，則亦背于天心矣。天位乎上，民位乎下，上下之間常相通達，有土之君可不敬哉！此正臯陶之意也。天言明畏，民言明威，少穎謂古文書威與畏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皋陶之謨。自允迪厥德。至敬哉有土。既終矣。故告于禹曰。我言順于理。可底而行。蓋欲禹行其言也。禹又謂。汝之言豈但可行而已。底而行之。必可成功。皋陶則又謂。行我之言。至于成功。實由于禹。我未有所知。但思一一贊襄。以助成汝功而已。贊之爲言相也。襄之爲言成也。蓋禹以皋陶之言。行之可以成功。皋陶謂成功在禹。我但能贊禹之成。不敢自當成功之任也。孔氏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信如孔氏之說。則曰之一字。遂爲衍文。張橫渠、薛氏皆以曰當作日字。與下文予思日孜孜相類。此說比先儒爲優。

尙書詳解卷五

益稷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皐陶前既已陳謨。帝于是呼禹。使汝亦陳善言。禹既承命。于是拜而歎美。謂皐陶之謨既已盡善。夫何言哉。惟思日孜孜。奉臣職而已。揚子雲曰。禹以功。皐陶以謨。當舜之時。禹皐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于上。皐陶陳謨。不敢自許其功。大禹成功。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命陳昌言。而禹謙遜。不敢卽承命而遂言者。其意謂皐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恐不逮。其何以有加于皐陶。此正禹不敢自任能言之責也。以下又歷陳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等事。乃因皐陶問其所以孜孜不忘之意。故一言之。實非自夸耀其治水勤勞如此也。

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既不敢以能言自任。而謂我惟思日孜孜。奉臣之職。故皐陶于是吁而疑怪其事。謂禹非不能言。故繼以如何。所以問禹所謂孜孜者。果何事也。禹既承皐陶之問。于是言孜孜之事。謂洪水之時。其勢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襄陵。下民遭此水災。憂愁困苦。至于精神昏惑。雖墊陷沉溺。亦不自知。我于是乘

此舟、車、輻、楛、四種之載。以隨行其山。刊除其木。開通障蔽。然後致功。是時益實掌火。焚烈山澤。助我治水。我又念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乃與益因其焚烈所得鳥獸。進之于民。使食之以充饑。蓋鳥獸新殺者。謂之鮮。故言奏鮮食也。但四載之說。解者不同。或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兗州言十有三載。乃同。是九載之後。乘以四載。是爲十三載。其實禹之代鯀。乃四載而成功。世多喜此說。蘇氏謂詳味本文。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是禹自謂。芻此四物。以行山林川澤之間。非通九爲十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殛鯀而後禹興。則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九載相接。兗州之功。安可通九爲十三乎。大禹言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禹娶在治水之中。而生啓亦在水患未平之前。夫禹服鯀三年之喪。自免至娶。自娶至有子。自有子至能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中乎。况兗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蓋指兗州之事。非謂天下共此十三載也。惟孔氏謂四載爲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楛。而史記尸子。慎子。漢溝洫志所載。亦與孔氏大同小異。竊意秦漢以來。必有師傳。其說可信。水乘舟。陸乘車。諸家皆然。惟泥乘輻。史記作輻。音蕪。慎子及溝洫志作輻。山乘楛。史記作權。溝洫志亦作楛。然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輻。輻。一物也。楛。以版爲之。其狀如箕。以擲行泥上。楛以鐵爲之。其形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禹治水之時。以此乘之。以之履山川。踐行險阻之具也。禹旣乘此四載。隨山刊木。以除障蔽。然後治水之功。可施。自予決九川以下。又禹申言其孜孜治水之事也。史記以此決九川。謂卽禹貢導弱水以下。蓋弱水一也。

黑水二也。河三也。漢四也。江五也。沈六也。淮七也。渭八也。洛九也。要之不必如此之泥。但所謂決九川者。蓋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通之。使距于海也。史記既謂導弱水以下爲九川。故說者遂以此距四海。導弱水入于流沙。爲西海。導黑水入于南海。爲南海。導河積石後。言此播爲九河入于海。爲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爲東海。竊謂亦不必如此泥。要之言決九川。距四海。但謂決九州之川。使各因其勢以歸于海。故以四海言治水之法。先大而後小。先下而後高。使大水有所歸。然後小水有所入。理勢當然。禹之治水。先決九川。距四海。則大者已有所歸矣。故此又濬畎澮。使得達于川。則小水有所入焉。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今獨言濬畎澮。距川。不言其餘者。舉大以包其小也。禹既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水既退而地利可興。亦有魚鼈可食。故禹于是與稷奏進其艱食鮮食。而使民得其口體之養焉。艱食。一說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故謂之艱食。蘇氏又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而得之艱難者。謂之艱食。若古者凶年飢歲。民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羸以充饑者。卽此艱食之類是也。二說皆通。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上言刊木而奏鮮食。是除木所得。故知益所進爲鳥獸之肉。此言決九川而奏鮮食。是決川所得。故知稷所進爲魚鼈之肉也。陳少南謂益稷奏艱食鮮食于民。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有方爾。此說極當。禹

既奏艱食鮮食以救民阻饑。于是又使之勉于遷有之無。互相資給。使有居積者得以貿易。如魚鹽徒山林。林木徙川澤。既懋遷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安坐而享粒食之利。粒食既足。萬邦自然各底其治。蓋禮義生于富足。盜賊起于貧窮。故也。舜使禹陳昌言。禹讓不敢當。能言之責。故以孜孜自任。至臯陶問以孜孜之事。禹乃反覆陳其躬行之實。而其所言皆根極至理。雖曰陳其所行。實天下之至言也。故臯陶所以有兪而師汝昌言之說。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不應。僉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禹前既陳洪水之初。已與益稷盡力營治。終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至此稱都以嘆美其治。且戒帝使慎乃在位。欲帝不以天下已治而不思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禹與益稷併力治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雖無可憂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雖多難。人皆知其難。而焦心勞思。共拯救斯民。今也。已安已治。一無所難。人情既玩其所可樂。而忘其所可戒。已治已安者。或不可保。故禹所以一言蔽之。曰帝慎乃在位也。董仲舒評堯舜禹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豈非有見于此乎。禹之言既在于居安不忘危。故帝所以兪而然之也。帝既然其言。禹于是又言其所以慎在位之事。下文安汝止而下。皆慎在位之事也。禹之意。謂帝之所以有此大位者。皆本乎天命之眷。今也履茲帝位。能慎以保之。安汝止而不爲外物所移。惟幾惟康。而不忽于至微。不玩

于已安。其弼直而不謬聽于諂諛。惟動不應後志。而不違于民意。以此昭受上帝之命。則天將再命以休矣。故曰天其申命用休。安汝止者。言所止不可不安。大學引詩曰綿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曰穆穆文王。於穆熙敬止。故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蓋人各有所止。止于所當止。則善矣。非所止而止焉。則外物得以移之矣。此禹欲帝慎乃在位。而必貴于安汝止也。幾者。動之微也。事至于顯然著在耳目。人誰不知所以圖之。惟藏于渺綿。微而未著。則人多忽之。殊不知已安而不能保。則安未幾而危。或繼于後。此慎在位又在于惟康也。好人順己。惡人逆己。人之常情也。况已治之後。人情溺于安安。必厭聞切直之言。殊不知不好切直之言。則讒諂面諛之人。日至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又在于其弼直也。惟動不應後志。舊說皆謂人君無妄動。則凡後志者皆大應于外。詳味經文。但言惟動不應後志。未嘗言惟動後志不應。信如舊說。則文勢不順。余謂此亦是禹戒舜慎乃在位之事。蓋人君居士民之上。自非以天下國家爲念。則恣情縱欲。妄動妄作。無所不至。故禹戒舜。謂人君不可妄動。惟其動之際。必欲大應天下後志之民。天下之民。所以後望于君者。不過欲其治我安我。今人君子于惟動之際。必期欲不應天下後志之民。則必無妄動之失。此不應後志。正與盤庚所謂不從厥志之言相類。夫舜始也因天眷命。尊履帝位。今也誠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兢兢業業。慎乃在位。如此。則乃以昭受上帝眷命之意。天心亦以其能副吾眷託之隆。而再申以休美之命。此正大禹之意也。林少

穎謂天帝之稱其實一也。考經所載凡稱天稱帝皆同。但變文以成其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亦是變文可知。若必欲爲之說。則鑿矣。此說極當。禹既爲帝。推廣慎在位之道。帝于是吁而嘆美其言。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自能爲之。實賴羣臣之助。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林少穎云。孔氏以鄰爲近。言君臣道近。相須以成。此說未通。據下文言欽四鄰。則所謂鄰者。乃指禹之僚屬也。謂左右前後相與叶力以事君者。然則此所謂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指禹而言也。謂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爲助我也。既言臣哉鄰哉。又言鄰哉臣哉。此言之不足。故重言之。反覆重言。以見其至誠之深。此說爲善。帝既謂慎乃在位。賴臣鄰之助。禹亦知此事非一人所能。實賴羣臣贊襄之力。不復過讓。故直言俞而然之。謂舜責助于臣鄰。其說然也。由是觀之。唐虞君臣以誠實相與。不爲不情之舉。于此可見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禹既然舜臣鄰之責。故帝于是又申言其所以資臣鄰之義。謂人君居上無爲。待臣以有爲。亦猶心居中虛。未嘗有爲。皆須股肱耳目之助。故言臣作朕股肱耳目。謂人君欲有所動作視聽。皆須臣爲之用也。自左右有民而下。皆所以解釋股肱耳目之義。王氏謂。汝翼。汝爲。言作股肱。汝聽。汝明。言作耳目。此說是也。予欲左右有民。謂予欲善政善教。左右斯民。使叶于中。若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卽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

也。體人君欲左右之心而輔翼之者。則又在于臣。舊說皆謂汝翼爲人君欲右左有民。臣則輔君以爲之。此說不通。蓋下文言汝爲汝明。汝聽。汝明。汝聽。謂宣力四方。君所欲爲也。君不能自爲。汝臣當爲之。觀古人之象。若欲觀也。君不能自觀。汝臣當明之。聞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君不能自聞。汝臣當聽之。此三事皆責臣自任其責。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乃輔君而已。予謂此云左右有民。蓋謂君欲輔翼其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爲。汝臣當輔翼之也。此說正合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之意也。故其理尤長。予欲宣力四方。蓋欲布治功于天下也。舜謂我欲布治功于天下。以身居九重。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爲也。汝當代我爲之也。舊說左右有民是作肱。宣力四方是作股。然以人情觀之。手能左右扶翼于人。是左右有民爲作肱。可知矣。左右有民既是作肱。則宣力四方爲作股。又可知矣。蓋奔走四方。必待力乃能至也。林少穎謂汝翼汝爲。申言作股肱之事。若欲一句爲股。一句爲肱。如下文以汝聽爲耳。汝明爲目。則不可。此說尤渾成。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此舜又言臣作朕目之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製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矣。故謂之觀古人之象。蓋謂上衣下裳。十有二章。取象于物。古人爲之。已有成法。舜今欲觀其所象之法。而作爲盛服。故在禹不可不爲舜明其制度也。日月星謂之三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能興雲雨。龍取其變化無方。華蟲。雉也。取其文昭著。宗彝。宗廟彝尊也。取其祀享。周禮六彝。有虎彝。

雌彝。則此宗彝蓋謂虎雌之狀。雌音柚。獸名。似猴。周禮音壘。又雌讀爲蛇虺之虺。藻水草之有文者。取其有文。火繡爲火字也。取其炎上。鄭氏乃謂考工記言火以圓。則此火乃繡其形。圓如半環。唐孔氏謂今之服章皆繡爲火字。則孔說是也。粉米米之白者也。取其潔白能養人。黼如斧形。取其能斷。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倣爲兩己相背。謂刺繡爲兩己字相背。欲以見善惡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線刺繡爲兩己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大抵當以鄭氏爲證。其說讀會爲繪。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絺爲疋。展几反。疋。絺也。疋。時栗反。絺以爲繡也。十二章之服。謂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者畫以爲繪。施之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爲繡。施之于裳也。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旗。冕服九章而已。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其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于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于裳。此周之九章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華蟲卽鷩雉也。故以鷩爲名。毳冕五章。以宗彝爲首。蓋爲虎雌之狀。虎雌毛淺毳且亂。故以毳爲名。此成周增損有虞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據。而云若夫孔氏之說。則有二失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一句。謂以五采成服。雖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于後。則是此言蓋謂作服而云爾。豈于中雜人宗廟之彝尊者哉。其失一也。又以絺爲葛之精者。葛非

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爲裳者。今孔氏知其說不通，乃附會爲說曰：「暑月則染絺爲之，夫絺繡所以爲祭服，豈暑月則染葛爲服，而冬月則去耶？」其失二也。而又以粉米爲二物，其說與制度皆齟齬而不通。故不若鄭氏之說爲善也。上旣言作會爲衣，絺繡爲裳，下又言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蓋所言特其所象之物，然作服須用繪采，有繪采然後繪畫絺繡其所象之物于上，故此必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謂如上所象十二章之物，當先用五等采色于繪采，上明施以五色，或繪畫，或繡刺，皆以五色施之也。此十二章天子備焉，諸侯則降于天子，大夫則降于諸侯，士又降于大夫，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分有尊卑，故服有隆殺。此任作服者所以不可不明其差等。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服自龍以下，十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鄭氏又謂十二章天子備有，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藻火而下，卿大夫粉米而下，二說雖不同，要之皆以意度之。經文不詳，無所考據，姑存之，未敢必信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又舜命禹作耳之事也。人君之情，貴乎下通于民，下民之情，貴乎上通于君。君民之間，相去遼邈，不能以自通，故出納之際，不無賴于大臣焉。然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欲出君言以通于下，納民言以通于上，又不可不本于樂矣。舜之命禹，必謂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者，其意蓋謂君民之情，雖不可不出納，而出納之際，尤不可不本于樂，故當出納之際，所以必欲其先審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政事之治忽，還以是樂而出納五言也。所謂以樂出五言者，謂受君之言于上，乃播

之于樂。使其言合于宮商角徵羽之五音。民間聞之。皆洞曉上意。故謂之出五言。所謂以樂納五言者。謂採民之言于下。亦播之于樂。使其言亦合于五音。君聞之。足以爲戒。故謂之納五言。聞樂以察治忽。因察治忽而還以出納五言。在舜特有是欲而已。自不能任其責也。資之以聽者。其在禹乎。此所以言汝聽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讖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既命禹以作股肱耳目于此。又言汝既居是任。不當阿諛曲從。當直言極諫。凡我一言一行。苟有違戾于道。汝當弼而正之。不可面則苟從。退則言我不可弼也。林少穎謂舜大聖人也。所言所行。爲法于天子。可傳于後世。豈復有違于道者。而曰予違汝弼。禹亦大聖人也。其事君盡忠。亦可以爲法于後世。又豈復有面從而退有後言之事哉。而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君臣之間。相與警戒。不得不爾。惟其無是事而尤不忘警戒之心。此其所以爲大聖人也。舜既責禹使盡輔弼之誠。故又欲其欽四鄰。謂禹所與比肩聯事左右前後之人。禹亦當欽之。使之同心協力而弼正我違也。禹既自盡弼違之誠。又欽四鄰而相與弼君之違。其或有庶頑讒說之人。不以弼違爲意。邪說媚上。曲從順旨。不在是道者。在禹不可無術以處之也。蓋所謂庶頑讒說之人。乃小人之有才者。其使口利辭足。以變易人之觀聽。而彼亦自謂其邪說爲是。而頑然不可化。故謂之庶頑讒說。若人者。不用則已。一或稍用。則浸潤膚受。雖聖

主亦不能無惑。故舜于是命禹。謂不幸而有如此之人。汝當講侯射之禮。以明其賢否。既明之。若果是讒說。頑然不可化之人。然後鞭撻之。使之痛楚。常記而不忘。又書其過于冊。以識錄其事。而爲他日格不格之驗。凡所以再三如此者。欲其受辱于外。愧恥于內。而生其善也。既撻之。書之。其間必有同心向道者。故又使樂工採其言以納之。時以舉颺于上。觀其格不格者。格者則承而庸之。不格者則威之以刑。蘇氏云。承薦也。春秋傳曰。奉承棗犧。古者奉圭幣而薦之。謂之承。承之庸之。謂薦而用之也。邵康節曰。堯舜之世。天下非無小人也。難其爲小人也。所謂難其爲小人者。雖有小人。而蒙聖人之教。亦變而爲君子也。今觀庶頑讒說之人。蓋小人之尤者。舜不忍加誅絕。乃撻之。書之。又颺其言以觀之。待之如此。彼欲以小人自爲。不可得也。此所以雖有小人。漸染其化。亦難其爲小人也。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舜命禹以作股肱耳目。又命以欽四鄰。以共弼朕違。禹于此故稱兪哉。以然帝之言。雖然。其言又有以廣帝之意。未敢全以帝之言爲然也。故曰兪哉。與他人之言兪者異。蘇氏按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未必然也。今禹亦曰兪哉。其亦有味于帝之言矣。此說極當。夫禹之所謂兪哉。未敢全以帝言爲然者。其意蓋謂輔弼之任。雖在臣鄰。然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又當廣延天下之賢。使之居輔弼之任。無謂賢才止此而已。此正禹兪哉之意也。或說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多

謂帝德之光能及天下海隅。其有衆賢當舉而用之也。光天之下猶普天之下。敷天之下張橫渠謂中國文明之地故謂之光天之下。海隅蒼生謂四海之隅。蒼然草木之處也。既言光天之下海隅蒼生又言萬邦者蓋謂內而光天之下外而海隅蒼生其地所有萬邦其邦所有黎獻皆帝之臣帝當舉而用之。獻賢也。如大誥所謂民獻論語所謂文獻皆賢之稱也。謂之黎獻孫氏云大夫士而上冕弁在首其色不同至于野人戴髮但黎首而已。黎首之民謂之黎民賢者未舉亦民爾。故曰黎獻禹意言此謂當時或有處于版築耕釣未仕帝朝者帝當旁搜博采罔有遺佚也。禹既欲帝求賢舉用故告以舉賢之術。敷納以言而下卽舉賢之術也。賢者在外議論不達于朝廷功業未著于天下賢否難辨故必使之敷陳其嘉言奏之于上。然言但可以觀議論未可以知行事故彼之敷奏于上者雖以言而我所以明其衆庶之賢否者又當以功。既觀其言又明以功于是旌以車服而用之也。故曰車服以庸。人君子賢者既能庸以車服則在位之臣誰敢不舉賢薦士以讓其所不如之人而賢之在下者又誰敢不欣然樂用敬出以應帝旁招之命。故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禹既告帝以旁招遺佚則得賢之效如此又恐帝行之不力故又以不能旁招之失傲之謂帝苟不如此則遠近敷同日奏無功之人果何以益于治哉。故曰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禹之陳言。既欲帝廣求黎獻。以助成至治。故此又舉堯子丹朱爲惡。所以失天下者爲舜戒。使舜知堯之天下。合傳丹朱。丹朱惟慢傲。則殄厥世。故舜得以受堯之天下。今舜既受。故不可如丹朱之傲。而不知所以求賢致治之道。漢書溝洫志。堯禪舜位。丹朱爲諸侯。則朱是其名。丹乃其所封之國也。丹朱不肖。自以爲帝之子。恃其富貴。謂人出己下。謔浪笑傲。陵人傲物。無復有好賢樂善之意。惟其傲。故所好者。乃褻慢之遊。所作者。乃傲而至于虐。所謂傲虐者。謂始雖謔浪笑傲。終實以虐陵人。丹朱于此二事。不惟暫行而已。乃無有晝夜肆意而行。額頷然未嘗休息。額頷。蓋不休息之狀也。丹朱之惡。不惟如此而已。又矜其勇方。陸地行舟。多聚朋黨。而淫亂于家。惟其如此。故堯之天下。雖朱當受。而堯不與。所以絕厥世也。丹朱如是。而堯不授以天下。舜有聖德。而受堯之天下。舜既受之。果可如丹朱乎。此禹所以傲之曰。無若丹朱也。夫舜。聖人也。萬萬不至于如丹朱之舉。禹言此者。蓋君臣相與儆戒之道。不得不然也。蘇內翰曰。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成王又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威靈。當時人君不以爲罪。乃書之史冊。以爲美談。此說是也。禹既戒舜不可如丹朱之傲。故此又言己惟懲創丹朱有如是之惡。至于殄絕厥世。乃不敢恣情縱欲。抑自勉于事功也。蓋禹惟能以丹朱爲戒。故娶于塗山氏之女。辛日娶妻。至甲日卽往治水。甫及四日。而不敢耽于宴安。其後自娶。至于有子。自有子。至于能泣。歷世如此。再過其門。亦不以子故而稍留。以撫字之。孟子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卽此之謂也。夫妻子之情。人孰無之。禹所以忘情者。以

其急于救民之溺。故割己之愛而大治土功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毛注：荒，大也。則此所謂荒度土功者，豈非大治土功乎？禹愛民之情，根于天性，視民之溺，由己溺之，急于營救，不期然而然，豈特懲丹朱而始有是心哉？然必云爾者，蓋既戒帝以無若丹朱傲，故不得不言己亦以丹朱爲戒而不敢暇豫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此文繼惟荒度土功之下，蓋禹謂我以丹朱爲戒，惟大治土功，故能成五服之制，而內制十二師，外建五長，以共治也。五服，卽禹貢甸、侯、綏、要、荒也。五服之制，自古已有其制，洪水橫流，其制圯壞，至禹平水土之後，于是輔成之，使復其舊，故言弼成。則弼成者，蓋古有成法，禹特輔成而已。或謂制五服者，君之事，禹不得專，弼君之成而已。此說不通，蓋禹貢五服之制，皆禹自裁斷，舜未嘗與，安得爲弼君之成哉？五服各五百里，五共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爲五千里，南北相距爲五千里，故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王肅謂五千者，直方之數，其說是已。禹既弼成五服，則已制地域矣，故又謂之制地守。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所謂地守也。州十有二師，孔、鄭之說不同，孔氏謂一州用三萬人工，總九州計二十七萬，據其意，謂此師如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二師，是通計三萬人，然司馬法所謂師，乃兵制，治水豈用此師哉？惟鄭氏謂每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九州之外，薄迫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故言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也。林少穎謂自甸服至綏服，方三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

服荒服各一千里。是謂九州之外也。自甸至綏。每州建十二師。要荒二服。每服建五人。爲長。詳內略外之道。但世代久遠。不知當時若干諸侯。置一師若干種落。而置一長耳。惟禹平水土之後。內建十二師。外建五長。內外相維。故能蹈迪其職。而各底成功。獨有苗頑不率教。不肯就工。帝不可不念。王氏謂禹言帝念哉。蓋謂苗頑弗卽工。帝當念其罪而誅之。故帝于下文言臯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乃所以告禹。謂汝欲我念其所以誅三苗。我當命臯陶施刑以誅之。此說雖可喜。林少穎謂勸人君以用刑。豈禹愛君之意。兼當時苗之頑凶。率六師以征之。猶且不服。豈臯陶象刑而能制哉。此所謂帝念哉者。特謂洪水旣平。內外皆樂于赴功。惟三苗頑凶。負固不服之國。不肯就工。帝當以苗民爲念。憂勤于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禹之陳謨。有及于此。蓋謂四海九州。旣以悉服。苟使天子不能宰其利欲之原。則情竇一開。慢遊傲虐。無所不至。將見一國叛之。天下靡然。日入于亂矣。唐明皇之時。海內無事。四方諸侯貢于京師。不敢有後。及其一旦。天子惑于女色。侈心遂生。忠直浸疏。讒諂並進。朝廷勢輕。祿山竊發于幽陵。兩京陷沒。四海橫流。雖李郭之徒。奮其忠義。以圖恢復之功。而河北之地。卒爲割據之壤。終唐室而不能復收。舜時有頑不卽工之三苗。苟舜忽而不念。至于怠忽之心生。憂勤之念忘。三苗乘間而起。則雖內之十二師。外之五長。各迪其功。亦不足恃也。禹之陳謨。其言至此。旨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敍。臯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

禹前旣言我戒丹朱之惡。勤于治水之事。內外之臣。各已迪功。在帝不可不念。故帝因而歎美其功。謂

洪水之初。五行汨陳。九功失序。人救死不贖。何迪德之有。惟禹障百川而東之。水土平而九功復。殺。人皆知有生之樂。而勤于迪德。是天下之民所以迪行我之德者。實汝治水。能致九功之惟。殺。故人皆迪德也。汝謂內而十二師。外而五長。各已迪德有功。惟苗頑不即工。欲我以此爲念。我已命臯陶敬承汝功之有殺者。而用刑以防之。想已迪德者。益勉其迪德之誠。未迪德者。當知懼而不敢不勉。汝不必過憂也。此正如前九功惟殺之後。而董之用威。俾勿壞也。漢孔氏乃以上二句爲舜美禹。下二句乃史官之辭。因舜美禹而美臯陶。詳味此文。實出于舜一人之言。安可以二句爲史官之辭。惟鄭氏云。此乃舜推美二臣之言。其說得之。

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呂曰。治定功成。故夔以樂之至和爲言。堂上之樂作。祖考來格。幽而神和也。虞賓羣后。以德相遜。明而人和也。堂下之樂作。鳥獸跄然而舞。微而物和也。簫韶九成。聖樂大備。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則和之至也。帝王致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如祖考。虞賓。羣后。鳥獸。鳳凰。盡在舜和氣之中。林少穎云。自此而下。夔言其所以作樂之效。其文當自爲一段。不與上文勢相屬。蓋舜在位三十餘年。與禹臯夔益之徒。相與問答者多矣。史官特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是所言自有先後。史臣集而記之。非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其文勢相屬。薛氏謂舜以苗民逆命。命臯陶方施象刑。

故夔進諫。乃謂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感。况人乎。王氏則謂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治功至此已成。故夔稱其作樂。凡此皆欲會同數篇所載。以爲一日之言。豈史官獨載其一日之言。而盡遺其餘乎。此理之必不然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享禮曰。聲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歌鹿鳴。下管新宮。是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堂上以歌爲主。則此言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其爲堂上之樂也。可知矣。堂下以管爲主。則此言下管鼗鼓。合止祝。祝敵。笙。鏞。以間者。其爲堂下之樂也。可知矣。堂上堂下。其器雖不同。要之作樂之際。實相合以成樂也。然經于堂上之樂。則言祖考格。於作堂下之樂。則言鳥獸和。豈旣作堂上之樂。以格祖考。然後作堂下之樂。以感鳥獸哉。予謂堂上堂下。必翕然並作。其格祖考。感鳥獸。當如大司樂。幾變而格祖考。幾變而感鳥獸。但經文不備。不可得而知。然夔所以于堂上言祖考等格。堂下言鳥獸等感者。特以祖考尊。其格也。必在堂上。故配堂上言之。鳥獸賤。其感也。必在堂下。故配堂下言之。鳳凰難致。故必韶樂九變大成。而能感其至。非謂堂上樂可以格祖考。而不可以感鳥獸。堂下樂可以感鳥獸。而不可以格祖考。蓋經文上言以詠。下言以間。當是堂上之樂。歌詠于上。堂下之樂。乃與之間。作迭奏于下。况復下文總言簫韶九成。是堂上堂下。詠歌迭奏。至于九變。然後樂成也。以此推之。則樂雖有上下之異。其實蓋相合而成樂。非奏堂上而後奏堂下也。明矣。孔氏謂憂擊爲祝敵。所以作止樂。搏拊以章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林少穎謂其說無據。但以意度之。實有可疑者。蓋器雖有堂上堂下之異。其實一樂作止。節奏必相

待而成聲。豈有堂上既設祝敵。而堂下又設之理。憂擊既不爲祝敵。則搏拊亦不得爲作止樂之用也。沈氏謂鳴球非可以爲憂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憂且擊。琴瑟不可以爲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也。據沈氏此意。謂憂擊爲憂擊。鳴球以搏拊爲搏拊。琴瑟此說可取。至謂和之至。詠之不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未必如此。揚子長楊賦云。憂滴鳴球。劉氏注。球。樂器也。憂滴。搏擊也。顏師古注。憂擊考也。以是知鳴球固可以憂擊矣。古語云。撫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撫五絃。目視雲漢。以是知琴瑟固可以搏拊矣。由是觀之。則此謂憂擊者。豈非擊鳴球乎。搏拊者。豈非拊琴瑟乎。鳴球。玉磬也。謂之鳴球者。以其擊之能鳴也。堂上之樂。以人聲爲上。故特取鳴球琴瑟聲之清越者。憂擊而搏拊之。以爲歌詠之聲。故言以詠。凡此皆堂上之樂也。作于堂上。則祖考神位。虞賓助祭之諸侯。皆在堂上。故夔言堂上之樂。則祖考來格。丹朱雖頑。以堯之後。爲賓于虞。亦在助祭之位。與羣后以德相讓。考夔此言。但以其並列于上。故配堂上之樂言之。其實是上下之樂並作。樂聲既和。上則祖考羣后咸和。下則鳥獸萬物咸若。不必如王氏謂堂上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故堂上之樂作而能致和于宗廟朝廷。堂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故堂下之樂作而能致和于鳥獸萬物也。夫虞賓羣后相讓。固有可見之實。祖考位于幽冥。夔何以知其來格。蓋夔謂樂之和。想其必來。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實有所見。祖考既非實有所見。而想其來。則鳥獸踴躍。百獸率舞。當亦是想其樂和于此。感于彼。非實有鳥獸踴躍在廷之事。蓋百獸有奇形怪狀。見者必畏。

若一時奔走。豈不恐懼動人哉。若夫鳳凰來儀。是果有來儀于庭。此言來儀。其有物爲可知也。他但言率舞踴踴而已。不言來儀。則夔之意可知矣。大抵夔所言作樂之效。謂之果有物。亦不可。當是樂既和。自應動物。悟人如此。下管猶大司樂所謂孤竹之管。陰竹之管。絲竹之管。是也。謂之下管。所以別堂上之樂也。鼗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耳旁自擊。所以出音。祝郭璞云。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鍔刻以木。長一尺。櫟之。蓋樂之始作。則擊祝以合樂。樂之將終。則櫟敵以止樂。故謂合止祝敵。笙以匏爲之。列管子匏中。又施篳于管端。三十六篳者。謂之竽。十三篳者。謂之笙。鏞大鐘也。凡此皆堂下之樂也。堂上言以詠。堂下言以間者。蓋謂堂上之樂。以鳴球琴瑟歌詠于上。堂下之樂。以下管等器與詠歌迭奏于下。故言間。接儀禮云。歌鹿鳴以生南陔。歌魚麗以生由庚。此間所以爲迭奏也。堂上之樂作。故鳥獸微物亦感而踴踴以和也。堂上堂下之樂。上旣備言之。下又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者。蓋舜之樂。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簫韶夔之意。謂堂上堂下合奏。九變而樂成。鳳凰乃感至和而來儀也。簫韶。孔氏謂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其說亦不然。按古文尙書。簫字從竹從削。籥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籥音同而形異。說文于簫管之簫。注云。參差管。至于從竹從削之籥。注云。舜樂名。籥韶。又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籥者。其字從竹從削。足見籥韶是舜樂之總名也。但今文作管。簫之籥。故諸儒以簫管解之。此皆曲說。非古書本意也。今當依古書。

以簫韶爲舜樂之總名。斯可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一節。陳少南謂夔既述堂上之樂能致祖考來格。堂下之樂能感鳥獸。于此又曰。予但知擊石拊石而已。不知其他也。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豈無所自而然哉。皆帝德有以致之也。少南此說。蓋謂夔之意。言所陳堂上堂下之樂。感召如此。豈我之能。我但知擊石拊石。而人物自爾格。則上之所陳。蓋有不止于我也。林少穎則謂此一節。又別是一時論作樂之效。於字釋文無音。當作如字讀。據此。當是嘆爲起語之詞。宜讀爲鳥韶樂之作。八音皆備。而獨言擊石拊石者。蓋五聲之播于八音。而角之聲其數六十有四。其聲在于清濁大小之間。尤難和者。石聲屬角。石既和。則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之聲無有不和。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備韶樂之和而言之也。此雖只云擊石拊石。其實總韶全樂而稱之。上言鳥獸。下言百獸。考工記曰。天下之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則知鳥獸皆可總而名百獸也。尹者。正也。庶尹者。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昔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乃曰。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鬼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庶尹允諧。微而感物。則百獸率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而孔子聞之于齊。尙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以此觀之。則當時所感。如夔之言。雖極其褒美之辭。豈有一言之溢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漢孔氏謂此帝庸作歌。乃因庶尹允諧之效。作歌戒安不忘亂也。林少穎謂據此一段。乃史官載舜臯陶相與庶歌之辭。與上文初不相貫。但有庸字。孔氏從而爲之說。考之于理。在所不取。庸雖訓用。其實助語也。其曰帝庸作歌。猶言帝乃作歌。亦不必曲爲之說。詩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觀舜君臣相與答問于廟堂之上。曰都曰兪。曰吁曰於。皆言之不足。而嗟嘆者。至此帝庸作歌以下。則又嗟嘆之不足。而見于詠歌矣。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所謂歌也。舜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臯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乃導其意于詠歌之前也。舜之意。謂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本乎天命之眷顧。今也已安已治。則于天命不可以治安而忽。當求有以勅而正之。所謂勅天命者。惟時惟幾是也。蓋治安所以難保者。惟恃其治安而不知趨時。故于事之當爲者。或不爲。而至于失職。不知察微。故于事之至微者。或忽而不察。至于失機。如是。則天命若何而保。故舜所以先言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也。然舜又謂勅天之命。雖在于惟時惟幾。而時幾之來。又非一人之所能獨任。又必有資于臣焉。故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又任時幾之責者。實賴大臣之助也。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舜先言股肱而後元首者。豈非君謂我所以記治功者。實賴臣之樂于赴功乎。臯陶先言元首。後言股肱者。豈非臣謂我之所以得爲良者。實賴君之明于任用乎。君言則先臣。臣言則先君。理當然耳。然舜所以先言股肱。

喜哉。其意蓋謂大臣喜而樂于赴功。則人君之治功翕然奮起。無一事之不治。百官之職業自然廣明。此舜之歌所以先言股肱喜而後繼以元首起百工熙也。林少穎曰。文中子言。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然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窮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矣。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一而不可雜也。故聖人與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于一書也。至後世簡策繁多。始分爲三。詩始于商。書始于唐虞。春秋始于平王魯隱之際。而其原流皆出于書。故自商周以前。歲月之始終。皆見于書。此則春秋之未分也。虞夏庶歌。與其書並傳。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二者皆合而爲一。舜禹皋陶之庶歌。與夫子之歌。雖載之于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二者皆出于一。而後學者各自分藩。以立同異。故學詩者不知有書。學書者不知有春秋。以是爲學。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學詩者當自此始。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庶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大言而疾曰颺。自首至手曰拜手。自首至地曰稽首。蓋敬之至也。舜之歌既謂元首之起本乎股肱之喜。故皋陶于是拜手稽首。大言以宣告于庭曰。念哉。蓋謂帝之責望于我等如此。我等當念帝之所歌。求有以副帝所望之意。所謂念帝所作歌。求有以副帝所望之意者。不過相率于興事功之際。不可妄

作當敬以慎其常法。既合于常法，又須再三循省，決之于心，然後始成。始也慎，憲而後作，終也屢省而後成。二者皆不可不敬。故皆言欽哉。臯陶既颺言于庭，使各念帝所歌，求有以副帝責望之意。然又念臣雖有樂事赴功之心，非君之明足以知之，則臣雖有是心，未必能展盡底蘊。于是又庶載帝歌，以致其意。庶績也，載成也。帝意有不盡者，臯陶乃續而成之。帝之所歌，謂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望于臣也。然未及臣之所望于君者，故臯陶之歌，乃謂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惟人君明于上，則人臣得以盡忠于下，而庶事所由以安。此所以成帝之意也。亦猶訪落之詩，是嗣王朝于廟，訪于諸侯之言，必繼以敬之之詩。然後其文始足。故序訪落之詩，則曰：訪落，嗣王謀于廟也。于敬之之詩，則曰：羣臣進戒，嗣王也。此正臯陶所以庶歌之意。然臯陶又謂上之庶歌，特言君臣相須之理，未及儆戒之意。故又歌曰：元首細碎，不務大體，致侵臣之職。如後之人君兼行將相，則爲人臣者，知人君任之不專，必怠惰不共，乃事萬事從而墮壞矣。在帝又不可不戒，故臯陶所以又歌之也。范內翰謂：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士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舉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共之事，舜不知也。禹爲相，總百官，自稷而下，分總而聽焉。人君如天運于上，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上不勞而萬物成也。林少穎云：舜之時，君無爲而執其要于上，臣有爲而致其詳于下。雖其治歷萬世而不可及，原其所以致此者，亦無出于庶歌之數語。豈非君臣之間，嗟嘆不足，形于詠歌，雖不過數語，言有盡而意無盡。讀之者如聞弦歌發越之音，可以一唱而三嘆。

矣。此說盡之。臯陶既歌以成其義。又歌以致其戒。所言皆根極至理。故帝拜而受其言。且僉然而然之曰。往欽哉。言自今以往。君臣皆當敬其事而行之。禮曰。君子臣則不答拜。蓋至尊之勢不可屈也。然大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臯陶之歌。帝拜而受。豈非以師傅之禮待臯陶歟。

